

玉谿生詩詳註

李義山詩文集詳註總目

玉谿生詩詳註

卷首 錢序 王序 自序 發凡 史文 年譜 贈詩

詩話 目錄

卷一 編年詩

卷二 編年詩

不編年詩

樊南文集詳註

卷首 錢序 發凡 目錄

卷一 表

卷二 狀

卷三

啓

卷四

啓文

卷五

祝文

卷六

祭文

卷七

序

卷八

書 篆 傳 碑 銘 賦 雜 記 逸 句

此卷內有
又十三張

玉谿生詩詳註序

余於乾隆初持服里居同學伯陽馮翁以司寇
予告在籍居第與余近朝夕過從時令孫孟亭侍御未弱冠每侍
坐間出所爲詩示余余喜而嘆曰玉谿生再生矣司寇心然余言
乃曰初學從玉谿入手庶不染油滑齷厲之習今承長者言當不
令改趨也又十年孟亭成進士爲名翰林擢侍御史臺館中評臨
孟亭詩者亦與余言券合壬申夏余忽遘沉疴急請假歸丁五冬
孟亭以母憂還里去余所居更近考業論文修乃祖洎余故事獨
念余衰白僅存情誼益篤旣孟亭服闋以舊有心疾時發時止未
得赴補因素愛玉谿詩文惜諸家所註各有蹊駁附會舊新唐書
本傳各有岐誤爰細意鉤核發詩文之含蘊以詳譜其行年年譜

定而詩之前後各得其所矣詩得其所文之前後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傳之同異自見於是作者之心跡大彰灼於卷帙間書成問序於余余惟昔賢聲詩蹤跡其顯晦遲早若默有定數者然同一玉谿生集也余亦稍涉焉其膾炙人口詩篇未嘗不流連而諷詠之餘有闕疑者往往弗深考曩者尙書高文良公善詩愛少陵玉谿兩家多所箋記頗有得解處每於來朝退食之餘余偶詣之談論至夜分不倦曾出以相示惜未成書今得孟亭註本與二三學子首尾繙閱浹旬始得終讀挹其聲光若更異於昔日者余亦不能自解焉是可爲玉谿幸而又多孟亭之深嗜孤詣爲難能也乾隆乙酉秋九月香樹錢陳羣題於荆合齋

李義山詩文集詳註序

論古今著述得失者甚多請以一言決之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李義山詩文詳註吾師孟亭先生碎金耳要而論之斷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蓋義山爲人史氏所稱與後儒所辨均爲未得其中注之者倘非貫穿新舊唐書博觀唐宋人紀載參伍其黨局之本末反覆于當時將相大臣除拜之先後節鎮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經月緯了然于胸則惡能得其要領哉若先生之所注信乎其能如是矣是雖不過一家之言而已有關於史學尤奇者鉤稽籍記其筆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細心考古如是平心論古如是讀

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盡舉天下書評閱之然後快也故曰斷
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或謂著述家蹈空者固多若注釋則安
能蹈空爲予謂不然夫躁于求名而懶于攷核俗學之恒態也彼
所甚畏者史冊之繁重故所引用每不出于本書徒襲取人牙後
慧鈔謄了事如此縱滿紙爛然究與蹈空無異不但虛談義理馳
騁筆鋒者空而無實卽在注釋家亦猶之空而無實矣若先生此
編則從實學中來非襲取可得甚矣真讀書人可貴也予曩者由
詞館敎習出先生門下每蒙招集邸舍杯酒論文受益多矣比來
跔伏里閈竊欲以垂老之年專力經史以藥游談不根之病捧誦
此編爰趣舉牘見書之簡端用爲勸學之一助若夫義山詩文家
數何如其出處行事何如諸家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乾隆丁亥

九秋受業東吳王鳴盛拜撰

玉谿生詩詳註序

余幼學詩聞之長老言初學乍知詩味每易墮麗浮輕率之習以自喜而不知其自畫也若從晚唐入殆免是矣是詩學中之一徑也晚唐以李義山爲巨擘余取而誦之愛其設采繁艷吐韻鏗鏘結體森密而旨趣之遙深者未窺焉後雖間爲披閱無暇專攻侵尋三十餘年學不加進而病已搜心夙昔願以姓名託文字以傳於世者當遂付之泡影也偶復取義山詩一爲諷詠動有微悟試詮數章機不可遇於是徵之文集參之史書不憚悉舉而辨釋之詩集既定文集迎刃以解鮮格而不通者迺次其生平改訂年譜使一無所迷混余心爲之愜焉夫箋註義山詩文者既有數家皆積歲月以尋求顧作者之用心明者半昧者猶半疑諸家之力有

所不逮歟抑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卽雕蟲小技亦有默操其顯晦之數者歟然則又安知後之讀斯集者不更有一往之深情如覩其面如接其言論而嗤余之所得尙有遺憾也哉余旣憲心疾固不能更進於斯也編纂成筆之以弁其端若謂余於詩惟義山之是尙也則又余之所不居也

文集義註
不更序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

王谿生詩詳註發凡

十一條

一諸家註本皆名李義山詩集今從唐書藝文志玉谿生詩三卷之名以復其舊

一自明以前註斯集者逸而無存

朱長孺曰西清詩話載都人劉克贊註杜子美李義山詩又延州筆記載張文亮有

義山詩註今皆不傳張延州筆記所載唐音諸人詩釋句張文亮註者非專註本集也且專顧不足言註

釋石林

道源

創之朱長

孺

鶴齡

成之行世百年矣近則程午橋

夢星

姚平山

培謙

各有

箋本余合取而存其是補其闕正其誤焉疑而未晰者尙間有之蓋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奧博性愛風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紜迴寄其恨而晦其跡者索解良難所無如何耳

一余初脫稿聞吳江徐湛園

逢源

有未刊箋本徐爲虹亭太史子

王谿生詩詳註

發凡

一

窮老著述余因外弟盛

百二

向其後人借觀視朱氏程氏爲優

第或疎或鑿時不能免而持論多偏聞其晚歲改易點竄反有

舍前說之是而遁入岐途者窮苦之累其神明也余虛衷研審

擇其善者採之庶苦心孤詣不至全泯亦可以無恨矣

原稿仍歸徐氏

一年譜乃註釋之根幹非是無可提挈也義山官秩未高事跡不

著史傳豈能無訛舛哉今據詩文証之時事一生之歷涉稍詳

史筆之遺漏或補讀者宜細閱之

一舊本皆作三卷而凌亂錯雜心目交迷其分體者更不免割裂

之病余定爲編年詩二卷不編年詩一卷行藏遞考情味彌長

所不敢全編者慎之也

朱氏曰采錢

龍暢

陳帆

畔

潘之說余所見有馮曰蒼

舒

定遠

璵

田賓山

蘿芳

何義門

焯

錢木菴

良擇

楊致軒

守智

袁虎文

彪

家評本又陸圃玉

崑曾

有專解七律刊本皆爲節采附入庶深

情妙緒尤能引而伸之已

余旣采何義門評本辛卯春日取吳下所刊義門讀書記中兩卷細爲校勘同異頗多且有他
人評語而誤收者有意義舛莫斷不出自義門者蓋屢經傳錄漸滋淆亂而義
門於斯小集固不比經史諸大集之審慎精當世之服膺前哲者宜更決擇焉

一箋者表也註者著也義本同歸况一手所成豈宜並舉故專題爲詳註云凡舊說之是者必標明某曰不敢攘善顯然誤者改之而已若似是而非或滋後人之疑者則贅列而辯正之引據故實未免繁冗緣取義隱曲每易以刪摘失其意指故不可不詳也

一事屢用註皆見前間有見
於後者亦有前後互証者

一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大堪領悟似鑿而非鑿也如無題諸什余深病前

人動指令狐初稿盡爲翻駁及審定行年細探心曲乃知屢啓
陳情之時無非借艷情以寄慨蓋義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陽其
後郎君久持政柄舍此舊好更何求援所謂何處哀筆隨急管
者已揭其專臺之苦衷矣今一一詮解反浮於前人之所指固
非敢稍爲附會也若云通體一無謬戾則何敢自信

一論義山詩每云善學老杜固已然以杜學杜必不善學杜也義
山遠追漢魏近仿六朝而後詣力所成直於浣花翁可稱具體
細玩全集自見毋專以七律爲言其終不如杜者十之三學爲
之十之七時爲之也

一集中雙聲疊韻屬對精細而押韻每寬律詩東冬蕭肴之類通
用古詩如支微齊佳灰五韻通用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用唐

人常例不足異也且所重不在韻故略之

一友朋贈答傳自當時評隲抑揚紛於異代皆爲不可廢者故附

諸譜後架鮮藏書恨網羅未備耳

一海鹽陳靈度

許廷

有箋本久不傳矣聞閩中寧化李元仲

世熊

亦有箋本未及訪其存否也數十年來海寧許蒿廬

昂霄

其半部亦無可覓

許蒿廬校注義山詩云時事年月職官遷轉舊唐書必詳著之新書則疏漏多矣張宗炳云高麗靈度注王渙生詩六卷又年譜考此數卷博考新舊兩書傳記百家以及近時評註疏通證明正瑕墨期與作者謔詞託寄不隔一座定藁僅有其半餘則零丁件紙塗改勾勒

殊難辨識

近如

如

皇史管亭

鳴臯

與余先後入翰林每舉玉谿詩互

爲賞析而凡文士之從事於斯者應不乏也夫文有一定之解詩多博通之趣茲編也我自用我法耳若前輩之精研同時之濱發各有會悟不妨異同自當並行以俟後人之審擇

重校發凡

二條

一初恐病廢急事開雕既而檢點謬誤漸次改修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旣欲重鐫通爲校改大半如出兩手矣然究未全愜意也初行之本無從收回祈四方學士見輒爲我毀之或郵寄相易實叨惠好

一所引典故初梓半仍舊本以爲何煩盡改也詎意舊本動有疏誤甚且僞造妄增以成其說而後起諸書或不之察轉相據引襲謬承訛久而轉疑古籍之脫落是誠爲害已今逐條討核不目審而心會者弗以錄也學者庶可見信

桐鄉馮浩孟亭氏識

舊唐書文苑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
陽令祖備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
陽謂受知始於河陽誤以所業文于之年統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
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先天不後汴州誤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
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
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
其才以子妻之數語從茂元鎮河陽故下多誤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
裕素厚一本無厚二字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
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旣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
楚已卒子絢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

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

判官誤

檢校水部員外郎

誤

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

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

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

尹爲宏正誤

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

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

掌書記誤

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

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

誤

商隱

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

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

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

號三十六

小學紹殊三人皆行十六故曰三十六體

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

一作持非

操

莊子問兩間景何其無特操唐人文中特操字習見此謂反覆無特操也

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

進坎壈終身弟義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

十卷

傳文之誤皆於年譜辨正

新唐書文藝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誤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鑑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遷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

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

誤

凡三年乃歸

凡字誤

亞亦德裕所善

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諂不通

未至謝不通

也三字誤

京兆尹盧宏止

宏止舊書

皆作正新書傳作止世系表仍作正

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

舊書

商隱歸窮自解綯幅

不置宏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

誤

還朝復于綯乃補太學博

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

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

商隱儼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

十六體

傳中既承舊書之誤又自有誤者

藝文志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
文一卷

宋史藝文志

李商隱賦一卷

又雜文一卷

別集八卷

又四六甲乙集四十

卷別集二十卷

詩集三卷

亦別集

蜀爾雅三卷

小學類

雜纂一卷

雜藁

一卷

小說類

金鑰二卷

類事

桂管集二十卷

總集

卷儀注

使範一卷

家範十

按宋志視唐大有增矣但志文多重複未可盡據惟管集出在桂海諸賢之合集則志於雜稿一卷舊李義山史志著名不詳字余初疑之核其上下所引諸書當即商隱也雜藁似即象江太守等五紀之類後人亦稱雜記

鄭氏通志藝文略

李商隱蜀爾雅三卷

古文略

不書卷數

雜纂一卷

溪生詩一卷

玉溪生賦一卷

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於甲乙集各二十卷外又文集八卷

晁氏曰商隱偶繁縟旨能感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又有古賦及文

玉谿生詩詳注

史文

三

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謠怪則李商隱蓋以此詩五

卷清新纖色

拔晁氏以合古賦與文三卷詩五卷統稱文集八卷也與宋志異矣矣別標玉谿生集三卷引陳氏書錄解題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卽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又於詩集標李義山集三卷引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撰皆不細符也陳氏曰商隱所作應用之文當時以爲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也蓋宋人駢體與六朝舊法異故反喚點楚南耳文集幾本不採評語附識於此

馬氏通考經籍明蜀爾雅下引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

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又雜纂下引陳氏曰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又有別本稍多皆後人附益與岩李氏曰用諸酒杯流行之際可謂善謔其言雖不雅馴然所詞謂多中俗病聞者或足以爲戒不但爲笑也

又金鑰下引陳氏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爲牋啓

應用之備

王海藝文類唐金鑑二卷太學博士李商隱分門編類極是則宋本多稱學博

明文淵閣書目李義山文集一部十冊

李商隱詩集一部四冊

目書

係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等編次文集舉字詩集舉名一也十冊四冊豈較

按宋英國公夏竦柳古文

焦氏經籍志小學書類李商隱古字略一卷

按宋英國公夏竦柳古文

書有李商隱字略而郭忠恕汗簡所載七十一家有李尚隱集略其每字下李尚隱字略李尚隱集略皆商隱非商隱是可疑而難定者今且以通志載古文略爲互証

玉谿生年譜

譜創於朱氏改訂於程氏徐氏俱有疏誤今以詩文爲據史書爲証重定一通意在詳明不嫌辭費○譜中詩文同編但遺佚既多傳者又錯亂故行藏大略猶可追尋年月細蹤不能殫審或從類敍之科要無凌節之弊所採史事視舊譜大有刪增惟取與詩文印合者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

本傳

朱曰義山乃宗室英國公孫敬業則天時起義事敗被誅復姓徐氏新書傳乃云或言義山是其裔孫不足信也 楚李氏溯原隴西史記傳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也晉書傳涼武昭王廣之十六世孫也舊唐書紀高祖神堯皇帝涼武昭王七代孫也

義山詩曰我系本王孫又曰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李勣本徐氏曹州離狐人隋末徙滑州之衛南義山非其裔誠不足以辨李翹撰歙州長史隴西李則墓誌云涼武昭王十三世孫李君歸葬鄭州某縣岡原正與義山家世相合必卽其族而分派已遠如李白亦涼武昭王後而不編屬籍也又舊書傳李元道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李揆隴西成紀人家於鄭州則李氏之居鄭州者多矣義山詩曰爲邦屬故園謂鄭州也祭叔父文曰壇山舊塋山在鄭州也祭姊文云寓賓獲嘉又云小姪寄兒來自濟邑濟源獲嘉乃河北地則義山必舊居鄭州遷居懷州故有習業於玉陽王屋之跡然姊與姪女仍歸葬壇山是終以鄭州爲故園也舊傳云還鄭州最得其實新傳客字小

誤而二傳祇書懷州河內人皆小疏也

父嗣

本傳

嗣爲

本傳

簿尉之流終浙東西從事詳下文

憲宗元和八年癸巳

商隱生

按義山生年無明文核之當在此年也朱氏據今狐楚鎮河陽義山纔及弱冠而謂生貞元十二年間不知史已誤矣徐氏以爲楚鎮河陽義山當十六歲亦誤也本集可據考年齒者有三一爲開成時上崔華州書是猶從非戎一爲會昌四年改葬姊與姪女之祭文以諸祭文所書定爲四年一爲驕兒詩祭裴氏姊文曰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於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又云寓殯襄嘉向經三紀又云沉綿之際殂背之時某方解扶牀猶能記面又

云此際兄弟尙皆乳抱時義山僅二三歲耳若泥三紀實數則當逆數至元和四年矣然三十餘秋者踰三十卽可稱而三紀舉成數不必細拘如開元天寶合四十三載而云四紀爲天子也况國語云十年數之紀也何必定十二年哉祭姊與姪女時袞師未生其後初在東川時云或小於叔夜之男約當爲七歲則袞師約生於會昌六年乃騎兒詩形容四五歲嬉戲情狀而自歎顛頽欲四十又云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指大中三年党項寇邊及回紇遺種逃附袞部者言之逆數至元和八年則三十八年與欲四十合其姊若亡於元和九年則至會昌四年得三十一年云經三紀可也崔龜從爲華州紀在開成元年十二月崔鄆爲宣州在二年正月盡爲其時所上而云患生二

十五年今自元和八年至開成二年數乃正符此尤其朗然者故斷以是年爲生年縱或少有先後而大要足據不若舊譜之動多窒礙矣

九年甲午

十年乙未

商隱隨父赴浙祭姊文云恭惟先德實紹元風貞時不來百里爲政又云時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轍已轄蓋義山父爲鎮浙東西者所辟 桀姊亡當在九年而以赴浙辟屬下年者參以下文年方就傳之句也况姊亡與赴浙其爲某月皆不可考安知非九年冬十年春耶

十一年丙申

十二年丁酉

十三年戊戌

十一月令狐楚爲懷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

舊書紀參

令狐
楚傳

本傳皆言受知令狐始自河陽今則其誤不待辨矣

十四年己亥

七月令狐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書

十五年庚子

正月憲宗崩穆宗卽位

七月令狐楚罷爲宣歙

池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

舊書紀
參傳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四月令狐楚量移郢州刺史是年遷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

舊書
傳

商隱隨父在浙約六年父卒奉喪侍母而歸祭姊文云

浙水東

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傅家

佳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旐是也

校在浙似六年有奇喪父是九歲幾十歲

二年壬寅十一月令狐楚授陝虢觀察使楚至陝復授賓客歸

東都

舊書傳

三年癸卯

四年甲辰正月穆宗崩敬宗卽位令狐楚爲河南尹九月檢

校禮部尚書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

舊書紀傳

敬宗寶歷元年乙巳

商隱年十三父喪除後似懷州無可居始居蒲州之永樂

其在是年

或猶在後未可定

校祭姊文云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

祔故邱

謂葬父於鄭州壇山故邱

便同逋駭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憲乃占數東

甸傭書販畚占數占戶籍之數也蓋其先由鄭居懷此似懷州

亦無可居而蒲州在西京東北三百里外貞觀中昇爲四輔故
曰東甸其後會昌四年移家永樂有昔去今來之句舊蹟當於
此徵矣時雖居家於此又近遊以資養母而凡所云學仙玉陽
東形魄天壇上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仍屬懷州
之境懷鄭固宜頻往來也開成中移家關中至後東川罷歸又
還鄭州一生之屢遷靡定而戀戀於故土者皆可見已

又桺

懷州近在東都之東北占數東甸似亦可謂鄭州無可歸始著
籍爲懷州人也是與玉陽王屋之蹟更合若永樂則寓居耳且
玩昔去驚投筆句似其時先有軍事驚心之行役相去未久况
已在移家關中之後未必遠溯從前也此說亦可通然上說較
是惟追測總難細定耳

詩

富平少侯 日高 陳後宮 陳後宮

二年丙午 四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 十二月帝遇弑文

宗卽位

舊書紀

詩

覽古

文宗太和元年丁未 五月以前攝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充
海節度使七月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同捷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舊書紀參通鑑

二年戊申 三月帝親試制策舉人賢良方正考官馮宿賈餗龐

嚴見劉蕡條對歎服以畏宦官不敢取

九月徵令狐楚爲戶

部尚書

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

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舊書紀參劉蕡令狐楚傳通鑑

後劉蕡
事詳後

商隱年十六樊南甲集序曰樊南生十六能著聖論才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爲今體稊著聖論才論在是時矣後聯爲三字大可訂傳文之誤詳下

詩

隋師東

謝書 無題八葉前題缺 失題

三年己酉

三月令狐楚檢校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

樂使

五月宣慰行營諫議大夫柘耆斬同捷滄景平

月紀作十
二月

令狐楚進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

商隱從楚在天平幕

稊受知之深當在此際故甲集序專稱

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爲中丞

舊書紀參
傳通鑑

鄆祭令狐文亦云天平之年將軍樽旁一人衣白也是下兩年
方十七八傳所云年纔及弱冠從爲巡官者宜屬此時傳文
概書天平汴州尙未細核矧可遠及河陽時哉

又校巡官之

奏充者如文集狀中是也新書志節度使本有巡官兼觀察又有
巡官一人舊書志節度使下參謀無員數隨軍四人皆天寶
後置未見品秩馬氏通考唐辟署之法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
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有強起隱逸特招智略之士者
此多起自白衣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然則額奏之外當有隨
宜辟置未遽狀薦而可白衣從事者故義山年少未第而爲之
也舊傳云從爲巡官新傳改爲表署表字似誤義山稱文海三
據爲舊傳同此

四年庚戌

白溪山言

天平公座中皇朝

白言

五年辛亥

詩牡丹

六年壬子二月令狐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舊書紀

商隱當至太原幕

是年應舉爲賈餗所斥

見上儀
虢州書

校朱閣歸解書彭陽碑陰云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泣京
辟李商隱尹洛者河南尹也敘泣京於爲鄆後必太原之爲北
京也令狐傳云始自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乘麾
作鎮邑老歡迎義山受其知遇必當至其幕中天平北京事本
相接被辟當亦同也雖集無確據理必然矣

校太原近境之詩宜有此時作者但意境多不相合故無可定

編

七年癸丑正月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爲嶺南節度使三月出給事中楊虞卿爲常州刺史蕭澣爲鄭州刺史六月令狐

楚入爲吏部尚書閏七月給事中崔戎爲華州刺史

舊書紀王茂元令狐

楚傳參錄

商隱至鄭州哭蕭侍郎詩所敍是也居桂苑帶草章奏

詳上文

穆安平公詩曰送我習業南山阿蓋時猶年少今定爲二十一歲正相合若舊譜則舛矣

太倉集

八年甲寅三月以崔戎爲充海觀察使六月卒十二月召楊虞卿爲工部侍郎

舊書紀參傳

拔蕭幹入爲刑部侍郎紀
文不書當與虞卿同被命

商隱隨崔戎自華至兗

是年應舉爲崔鄆所不取

見上崔
華州書

詩

初食斧呈席中
海上

贈趙尚律哲

贈宇文中丞

文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朝痊復表
謝上表
奏杜勝等充判官狀

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謝端午賜物狀

乞海
乞海
乞海

州祭城隍文
遺表

九年乙卯 六月下京兆尹楊虞卿獄同平章事李宗閔貶明州
刺史虞卿貶虔州司馬刑部侍郎蕭幹貶遂州司馬 十月以
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 令狐楚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
開國公 十一月同平章事李訓謀誅宦官不克中尉仇士良
率兵殺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及王璠郭行餘韓約等脣
翹節度使鄭注爲監軍張仲清所殺皆族之

舊書紀參
孤楚傳通鑑

商隱往來京師安平公詩明年徒步弔京國是也
移義山入王幕雖始涇原但在得第後詳下文

詩

安平公詩過故崔充海宅詔舊寄三掾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戎

公子

舊書茂元傳
漏青鎮海原

開成元年丙辰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三月復上表累揚仇士良等罪惡四月令狐楚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二月楊汝士檢校禮部尚書充東川節度使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是年令狐綯爲左拾遺

舊書紀參令狐鉤傳通鑑

移徐氏謂義山是年從令狐楚興元幕今考下年馳赴興元本

年未有在幕實據

詩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禺侯以臧罪致不奉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哭言遂州蕭侍郎五松驛令狐八拾遺鉤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和友人戲

贈首重有戲贈任秀才 李肱所遺書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 送從翁從
東川去長尚書幕

文別令狐拾遺書

二年丁巳 正月吏部侍郎崔鄆爲宣歙觀察使 高鎔爲禮部
侍郎知貢舉餘詳詩箋 六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達尙壽安公主
以左金吾衛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十一月令狐楚卒
於鎮 是年令狐綯爲左補闕舊書紀參高鎔
令狐楚傳本集

接彭陽遺表已稱左補闕綯舊書
綯傳服闋後改左補闕小疏也

商隱登進士第 令狐綯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第本傳

冬赴興元代楚草遺表祭令狐文所云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
崖飛梁山行一千也十二月還京行次西郊詩蛇年建丑月我
自梁還秦也

按唐制登進士第謂之及第然未卽爲官若應他科而中謂之登科乃得授官義山次年應宏詞以此惜不中耳或爲人論薦從仕令狐於義山雖歲使隨計實未嘗論薦徐氏謂以令狐辟舉爲校書郎誤矣馬氏通考曰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釋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義山至四年自以判入等釋褐爲官也

冊府元龜云兩閩少有奇才令狐楚罷相歷汴州與元節度辟爲從事選處之間亦嘗相捨亦是約略之辭不足況也徐氏蓋因舊書傳楚將卒時有召

從事李商隱之語不知從事乃以向爲巡官之故史文隨意書之耳祭文實自稱弟子故新傳改曰門人

又按唐摭言狀元以下到主司宅謝恩訖三日後又曲謝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名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蓋唐時極重薦導乃觀與陶進士書則交誼之乖固不可

專咎令狐矣

詩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謠之洽因寄一絕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詩

商於新開路
齊安公主出降
寄憐韓同年二首

哭虔州楊侍郎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二首
韓同年新居錢韓西迎家室

西南行

詩

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二首
却寄相送者

聖女祠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彭城公

薨後贈杜勝李潘

文

上崑華州書代爲崔京兆祭肅侍郎文

代彭陽公遺表爲令狐緒荀謝宣祭表

三年戊午

二月孫簡爲陝虢觀察使

五月

以吏部侍郎

高鎬爲鄂岳觀察使

十月皇太子永薨於少陽院

舊書紀高鎬傳

商隱試宏詞不中選

詳後與陶進士書所謂前年乃爲吏部上

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

赴涇原王茂元幕娶其女皆

當在是年移義山以娶王氏見薄於令狐坐致坎壈終身是爲事蹟之最要者而傳既有誤集無明文今則定其必在是年

也傳文惟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二語爲是其屬之帥河陽時及云表掌書記得侍御史皆誤也韓畏之西迎家室義山有禁

戀無人近之歎情見乎詞矣

於是遂赴其幕既喜果諧琴瑟又

希其論薦得官

李肇國史補曰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而奏之則藩鎮以增充幕僚固有故事義山

所希在此

時令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資綯力而遽依其分門別戶之

人此詭薄無行之譏斷難解免而緇惡其背恩者也祭外舅文

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

受才而娶以女故曰殊遇詩綱繆東清三星

無他人

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兄弟也今惜言妻父乃是翁比

忘名器於貴賤以品去形迹於

尊卑

以翁吾塔言語時固爲記室之任然非奏充皇王致理之文考聖哲行藏之旨每有論次必蒙

褒稱

八字有深意茂元實庸材雖愛義山或因人之忌未敢奏請授官而義山因是略述蹤跡之疏以自遠然已無

跡疏意通期奢道密

八字有深意茂元實庸材雖愛義山或因人之忌未敢奏請授官而義山因是略述蹤跡之疏以自遠然已無

及紵衣縞帶雅貺或比於衛吳荆絞布裙高義每符於梁孟

茂

家甚饒而爲此言者明已之非馳其財也然則婚之成於涇原而非陳許明矣况帥河陽

茂元方有戎事旋卒於軍更何暇及私事且義山方持母服而

祭文則云屬纊之夕不得聞啓手之言祖庭之時不得在執紼

之列斯豈初婚爲記室之情事也哉

又按宏詞不中選已因

娶王氏而爲人所斥也與陶進士書旣敍綑助之成進士復曰

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其感之也

淺矣又曰前年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微笑復懊恨周李二學

士以大法加我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

樂此飾辭也中書長者必令狐絢輩相厚之人漫成三首皆以

何遜自比其云沈約麟何遜謂愛之者也延年歿謝莊謂讖之

者也又云霧夕詠芙蓉荷郎得意初謂已之新婚也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謂周李二學士以鴻博舉之也然則應鴻博正當初婚之際故安定城樓詩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乃不中選回至涇原之作互爲參考了無疑義矣

詩

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東南和韓銀事送宮人入道
秦和太原公送楊載招楊戎戲贈張書記

漫成三首無題照葉初有情
安定城樓回中贈送前劉五經映四皓廟

文

爲韓同年曉上河陽李大夫敬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謝冬衣狀

鄭州同令孤公文爲張固封上楊相公啟

爲張固封上楊相公啟

四年己未

八月給事中姚合爲陝虢觀察使十月以敬宗子

陳王成美爲皇太子

舊書紀

校是年舊書紀七月刑部侍郎高鎬爲河南尹
今細核乃知其誤詳寄成都高甫二從事詩

商隱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

正九品上階

調補宏農尉

宏農爲上縣尉

以

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

本傳

授褐爲官必由吏部試判

通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其擇人以四事身言書判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錄察其身言六品以下計資量勞而擬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

上中書門下聽制勅處分接自後六品以下每集選必試判

義山以判入等

乃釋褐授官定制必然故傳文從略

又按職官以清要爲美

校書郎爲文士起家之良選諸校書皆美職而秘省爲最如翰林無定員諸曹尙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矣至尉簿則俗吏義山外斥大非得意與陶進士書曰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雖自負文才必得亦隱謂忌者不能抑也又曰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云云乃矯語耳觀所編諸詩憤鬱可見諭使還官亦非其意也又按義山於開成二年已云愚調京下然卽有興元之

急行而釋褐實在四年時當移家關中祭姪女文云赴京下
移家關中寄瘞爾骨五年於茲逝之當在是年則不樂近地有
山水者必非始願所及矣

詩

宮中由
寄源從事

荆山任宏農尉獻州刺史

爲楊贊善請東都酒掃狀

爲濮陽公陳情表

鏡檻

曲池

有感中路因循

次陝州先

五年庚申

正月帝疾甚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立頽王瀍爲

太弟太子成美復爲陳王帝崩仇士良說太弟賜賢妃楊氏陳
王成美安王溶死遂卽位

八月葬文宗於章陵

九月李德

裕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平章事楊嗣復出爲

職或稍

在後

湖南觀察使

是年令狐綯服闋爲左補闕史館修撰

起爲原官

以其兼史

周墀爲華州刺史

章溫爲陝虢觀察使

高元裕爲

京兆尹

舊書文宗武宗紀令狐綯周墀
韋溫高元裕傳參通鑑本集

是年高鎣爲西川節度使

王茂元自涇原入爲朝官

皆從本集酌書

商隱辭尉任南遊江鄉

從本集酌書

移南遊江鄉全從篇什中參悟得之也座主高鎣觀察鄂岳而安黃爲其所管義山旣遊江鄉必先赴其幕路經安黃玩過伊僕射舊宅詩高於秋冬間已遷鎮西川故以舊宅寓慨而悵不能更涉灔江也僅寄詩與成都二從事了無應合蓋得第旣籍令狐背恩必相告語師生誼薄遂致爲人所擠不能入幕後所以有破鏡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寄蜀客蜀桐之追恨也時適楊嗣復罷相觀察湖南因又有潭州贈劉司戶蕡之蹟司戶歷

爲宣歙王質興元令狐楚襄陽牛僧孺從事皆見傳文僧孺開成四年八月出鎮會昌二年罷貲在幕正當其時貲卒年無明文新書傳載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訟貲云身死異土六十餘年帝贈費左諫議大夫是年天復三年癸亥上距會昌四年甲子得六十年贊當於開成會昌間卒於江鄉故詩云復作楚冤魂又云溢浦書來秋雨翻也義山於此年至潭州會昌元年春與黃陵晤別而贊於二年秋卒矣凡此皆南遊之實據也與陶進士書九月東去而次年還京乃在春時與送于牛李將軍俱聽漢苑鶯之約相合則江鄉之遊不過數月耳又

桉獻相國京兆公啓在大中三年還京之前詳本篇下所云東至泰

山空吟梁父謂太和八年充海幕也南遊郢澤徒和陽春似在

此時矣郢州屬山南東道北則襄鄧東南則江南西道之安黃
鄂岳由江渡湖爲潭衡皆楚境也余揣其卽與潭州之遊同時
然不必專指郢州固可統言楚境耳惟是時序不久篇章頗多
細核未可全定若後之桂管歸途又不可合遞考流年又豈閑
居永樂數年中有此行耶無可臆定故附志於此

又按潭州

郢州兼有閒情牽引也柳枝序云東諸侯取去唐時所稱東諸
侯境固甚廣不得定指某地而石城莫愁謠柳贈柳諸篇何其
似指柳枝也燕臺河內河陽諸篇似學仙玉陽東時所歡慕之
人而其人大有湖湘之跡尺素雙璫湘川相識言之不足又長
言之湘中爲潭州合之代越公房妓之篇豈當嗣復鎮潭時歟
當時旣難顯陳後世何煩追索愚實自強多事也又有江東隣

宮南朝諸篇合之懷求古翁和韋潘夜泊池州似更至池昇揚
諸州矣凡此遊蹟風懷得其大略而無可細尋故不能編年特

彙列第三卷中

詩曲江

景陽井詠史七律

垂柳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閣詩井泥送

崇讓宅東亭醉後

沔然有作酬別令狐補闕

歸發崇

讓宅紫薇過伊僕射舊宅

荆門西下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文

爲汝南公華州刺加階狀爲渤海公舉人自代狀爲渤海公謝副僚狀

與陶進士書

武宗會昌元年辛酉三月貶楊嗣復爲潮州刺史是年王茂

元爲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

舊書紀傳參本集

穢舊傳云南中多異貨或元積聚家財鉅萬千訓之敗亡官利其財言因王涯鄭注見用漢元糧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使新傳云悉出家貲餌兩耳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名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今考諸表文則於武宗卽位之初入朝歷御史中丞太常卿將作監遷司農卿而乃出鎮當在會昌元年觀爲汝南京北賀啟表而無爲濮陽賀表則其時尚在京師也再合之爲榮張氏女文出鎮在是年夏也

商隱自江鄉還京

從木集
約書

移春雪黃陵方爲送別而祭張書記文時在四月其云一則歸
從回鶻之峯與異縣期迴鶻句相合似義山自謂也又賀郊赦
表在正二月豈歸期若是遁耶潭州距京師約二千五百里

詩贈劉司戶蕡潭州杏花岳陽樓欲爲平生

難忘楚宮湘波如淚

作

郴州周大夫宴集

文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爲京兆公陝州賀郊赦表

祭張書記文爲漢陽

公陳許謝上表舉人自代狀參韓琮等充判官狀爲鹽州刺史舉判官

狀

爲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賀彗星不見表

二年壬戌二月檢校尚書右僕射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監修國史八月回鶻烏介可汗掠雲朔北川乃徵發許蔡汴
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迺爲南面招討使虜龍節度

使張仲武爲東面招討使李思忠

卽聖後斯也
歸附陽姓名

爲河西黨項都將

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是年宣武節度使王彥威卒

令狐綯爲戶部員外郎

舊新舊紀宰相表參舊書李紳
王彥威令狐綯子商傳通鑑

商隱又以書判拔萃重入秘書省爲郎

本集

授列傳中旣爲內外官從調試判與拔萃者甚多

通典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

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義者得不拘限而授職

極武宏詞選人試拔萃選人試吏部平判選人每見紀文如咸通時所書者

如舊書陸贊傳登進士第以博學公同登科授華州刺史

御史之類是也義山必謂假罷秩乃又入試拔萃

縣尉罷秩東歸省母又以書判拔萃授潤南簿選監察

公選謂試判與拔萃又曰免跡縣正刊書秘邱甲集序云兩爲秘省房中

謂宏詞吏部試判及拔萃

官偶成轉韻詩公侍武皇爲鐵冠我時憔悴在書閣卧枕芸香

春夜闌皆相同也傳文會昌二年拔萃不誤第漏書重入秘省

而書河陽辟掌書記云云有誤耳文集徐箋謂拔萃亦在尉宏農前則誤矣又按重入祕省是復爲清資也迺仍不得久處而以母憂罷從此而後卽不足深恃之茂元亦遽卒矣而令狐八日益尊貴柄用不援手而嗤薄之客途飄瞥使府沉淪斯義山生平榮枯所由判也嗟夫

詩

鸞鳳贈子直花下哭劉蕡哭劉司戶二首哭劉司戶蕡
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爲汝南公賀元日御殿受賀表

三年癸亥二月太原節度使劉汎率師至大同軍遣天德行營副使石雄襲回鶻牙帳大敗之迎太和公主以歸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其姪稹爲畱後遣使詔稹護喪歸洛陽稹拒朝旨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

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

茂元移鎮河中舊無月日今從通鑑以合遺表也表云分領許昌兼臨河內似其初以凍許

兼河陽總
乃命王宰

五月以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崔鉉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舊紀在四年八月今從
新晉表與茂元遺表合

七月遣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李回宣諭河朔鎮冀

王元達魏博何宏敬皆從命

制告中外

削奪劉從諫

稹官爵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達充北面招討使

魏博節度使何宏敬

充東面招討使仍委諸鎮各進兵攻討

河東河陽之屬先已克兵
境上備共侵掠今乃進攻

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緣行營諸軍

節度西南面招討使

時崔元式爲河中晉緣
節度使彥佐則統行營

河陽節度王茂元以

本軍屯萬善

八月昭義牙將李丕降用爲忻州刺史

以陳

許節度使王宰充南面招討使

賊將薛茂卿破天井關南科

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諸軍攻

討使

因茂元病也及茂元卒以河南尹徵取爲河陽節度使王宰將行營取供餉餉而已

以天德軍使石雄爲彥

佐之副

茂元卒贈司徒

李德裕

奏河陽節度舊領懷州

刺史

請以河陽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

以石雄代李彥佐

爲晉

絳行營節度使令自龔氏取潞州

十月河東節度使劉

允

充義成軍節度使荆南節度使李石充河東節度使

十二

月薛茂卿入澤州密與王宰通謀

爲內應宰疑不敢進禡誘茂

卿至潞殺之并其族

舊書紀傳參新書紀表傳
通鑑合昌一品集本集

○按命討昭義諸史所載遲速不同今証之會昌一品集則舊書

似少緩新書則太急也舊紀四月詔百官會議可誅可宥之狀以聞五月進狀以塞上用兵不宜中原生事而諫官上疏者相繼

一品集有五月二日請尚書省集議狀則新紀五月卽書命

將進討爲太驟矣集有賜元遠宏敬詔云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又云卿宜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劉禎歸闕別有敘用蓋已命諸道嚴兵爲備尙未督其深入禦或悛改自歸固不必盡削奪誅夷也舊書李德裕傳載勿爲子孫之謀二句於李回諭旨河朔時與通鑑不同以尤得其實更可爲非虛用兵之証其畫一耳

六月五日論彥佐翼城軍狀十九日論賜澤潞四面

節度使狀止禁其擅自受降猶未詔進攻而賊兵亦未出掠至

七月十一日論三鎮狀云秋氣已至將議進兵此卽所詔七月

中旬五道齊進者尙慮河朔暗有連衡乃遣李回宣諭則下制

削奪必在是月而舊紀書於九月則遲矣制文所指逆節止言拒命未及凶鋒末云詢自僉謀諒非獲已爲初次進兵語氣下詔之後賊將并力南攻茂元屯兵萬晉勢頗危急事在八九月

間集有八月中諸狀而賜王宰詔意云賊焚爇晉絳廬舍侵逼萬善罪惡貫盈若如舊紀九月下制何一語不及之歟王茂元之卒証之一品集當在九月之末而本集茂元再遣使人勸諭劉稹中云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則必五月矣安而拒詔又歷數旬則必六七月矣遺表云前月某日軍聲大振賊勢少衰其爲七月以前尙觀望希赦七月乃力行天討更爲曉然蓋廟堂決策諸鎮彙屯固皆在夏時然序逢炎暑又未探河朔眞情故不得不少寬以待至七月乃布告中外以必圍剪滅也先後之間勢分輕重大可考悟視前朝討諸藩鎮固已迅速豈遂若新書通鑑之至速也乎故詳核而酌譜之終因紀載舛錯難一二訂正耳

商隱居母喪

從本集酌書

移遭母喪當在二年三年中玩諸祭文可証而不能細定何時也又有兩京鄭懷往來之跡祭文有云祥忌云近哀憂載途又云攝縗告靈徒步東郊則出行固不免第不敢久離喪次耳幽居冬暮詩必尙在京郊至四年春乃移家永樂也四年冬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似母服將闋則居憂宜在二年總難確核矣三年四年之詩蹤蹟情緒多不相類惟過姚孝子廬略似棘人豈時值用兵致減哀痛歟細蹟難徵編排易舛此則愚之拘滯而不能釋然者又核葬母無明文觀其營諸葬事則葬母不待言也

詩

灞岸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卽日小道試春衣淮陽路賦得鵝
鄭州獻從叔舍人懷求古翁和韋潘前輩和劉評事永樂閑居戲

白奚生言

白言

幽居冬暮

二

一

題贈穆山驛史

登霍山驛樓

幽居冬暮

文

爲李郎中祭寶端州文

爲絳郡公鄭州終南文

祭宣武王尚書文

爲潤

陽公與劉稹書

遺表

爲王璡謝宣弔贈表

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舉人自代狀

祭城隍文

齊城隍文

入九月殊誤今據英華

入三月誤石雄節度河中曹紀列

即上晉緣

行當征討

列

劉稹

列

四年甲子

正月乙酉朔河東將楊弁作亂逐李石王子監軍使

李義忠克太原生擒弁盡誅亂卒

二月以河中節度使崔元

式爲河東節度使以石雄爲河中節度使仍晉絳行營諸軍征

討等使

此二事爲二月丁巳辛酉通鑑列

每作征討攻討

入九月殊誤今據英華

入三月誤石雄節度河中曹紀列

即上晉緣

列

三月詔西面招討

行當征討

石雄速圖進取

七月邢洛磁三州降

入九月殊誤今據英華

入三月誤石雄節度河中曹紀列

即上晉緣

列

劉稹

以晉州刺史李丕爲之副

丕由汾改晉舊
紀作汾小誤

七月邢洛磁三州降

入九月殊誤今據英華

入三月誤石雄節度河中曹紀列

即上晉緣

列

詔石雄率軍七千人入潞州

八月昭義將郭誼等斬劉稹

首以迎雄澤潞平王宰傳稹首與郭誼等獻京師

宰相李德

首以迎雄澤潞平王宰傳稹首與郭誼等獻京師

宰相李德

裕守太尉進封衛國公 九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檢

校左僕射充昭義節度使

郭誼等與稹母裴稹弟妹從兄及

李訓王涯韓約王璠之親屬潛匿潞府者並斬於獨柳

舊新書
李德裕傳

參通鑑會昌一
品集文苑英華

是年易定節度使李執方爲陳許節度使

舊新書
王宰
移鎮

河東石雄節度河陽通鑑作十二月舊紀書王宰於九
月而執方代王宰事史皆不載今參舊史文而推之

令狐綯爲右司郎

中
據新書
傳
酌書

商隱於楊弁平後移家永樂縣居

餘詳前
本集

桺葬姊與姪女似皆在正月及太原定後移居永樂

似在春夏之
交母服猶未
闋而詩情不類立既葬後情
事少寬歟細蹟總無可考

時往來京師本傳云茂元卒來遊京師

久之不調亦有小疎蓋母服當閏三年也其服闋未調或以婚
於茂元故耳重祭外舅文云愚方遁跡邱園前耕後餉春日詠

懷云我獨邱園坐四春益自此數年皆閑居永樂也甲集序云
十年京師窮且餓則以雖居永樂頻至京師故統言之厥後在
東川有阿袞寄在長安之跡大約赴桂管辟仍移家京下

詩

行次昭應縣送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大國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嘗懷十韻

臺

拜和馬郎中移白菊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

憶雪

寄令狐郎中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詳事

明神

過姚孝子廬偶書

文

祭徐姊夫文

祭徐氏姊文

祭處士房叔父文

祭小姪女文

祭裴氏姊

文

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爲鄭從事妻祭從父文

爲裴祭薛郎中文

爲

李詒

孫上李相公啓

爲白從事上李尚書啓

爲絲郡公

上李相公啓

李相公啓

上崔相公啓

上李相公啓

爲外姑隴西郡君

祭張氏女文

五年乙丑正月宰臣李德裕杜悰等率百寮上徽號五月戶
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令狐綰
出爲湖州刺史盧貞爲河南尹

舊書新書宰相責舊新
書令狐綰傳白香山集

移舊書傳綰累遷庫部戶部員外郎五年刺湖州新
書傳止書右司郎中而刺湖不書年傳文互有詳畧

按白香山集有趙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詩又會昌五年三月舉七老會河南尹盧
白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列又詔取永豐柳樹禁苑感賦詩河南尹盧貞和宋陳直
齋爲白公年譜謂是武宗末年事非宣宗初事又

目盧白爲尹在會昌四年七月其當有所據也

詩集食行次冷泉驛評事會寄餉粥走筆爲答
錢塘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
院院在中條山趙小松七夕偶題秋日晚思
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詞亦有不可細分者仍當統玩

文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六年丙寅三月帝不豫中尉馬元寶立光王忱爲太叔帝崩太
叔卽位四月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
使五月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葬武宗於端陵十月李德裕爲東都留守是年柳
仲郢爲鄭州刺史

舊書紀李德裕柳仲郢傳參新書紀通鑑

接德裕出鎮荆南畱守東都舊紀最確舊傳謂會昌五年出鎮荆南數月追還復知政事今証之本集德裕終武宗朝未嘗外由故新舊表通鑑皆於六年四月書之也惟文饒別集云余乙丑歲自荆南保釐東周路出方城有隱者曰居守後二年當南行萬里然舊傳云大中二年冬至期陽則從六年以往數亦正合是則集中乙丑當爲丙寅之訛舊傳誤據之而又見武宗病時

德裕仍在朝乃以數月追還彌縫其闕耳

詩

小園獨酌

小桃園自貺

所居永寧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

落花春

寄獨客

蜀桐昭肅皇帝挽

歌三首

茂陵漢宮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瑞池過景陵四皓廟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二月李德裕分司東都給事中鄭亞爲
桂州刺史桂管防禦觀察使三月禮部侍郎魏扶奏放進士
三十三人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北歸及諸山奚
七月尚書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韋宗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李德裕貶潮州司馬舊書紀卷新書
北狄傳韋和矣

商隱弟義叟登第

鄭亞廉察桂州請商隱爲掌書記

冬如

南郡

江陵府本
荊州南郡

十月編定楚南甲集

水仲參
文集

嵇本傳皆言請爲判官舊傳又云檢核水部員外郎而新傳無之文集止云被奏當表記也幕職必帶京銜凡判官支使等書記之屬舊新志未見品秩蓋以所檢核之京職爲高下如諸狀所云也員外郎從六品上階若已得斯銜則還朝不應猶爲九品之尉舊傳恐誤詩云湘妃廟下已春盡虞帝城前初日曛

晉書

則於四月抵桂林

志西京至桂州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而是年三月有閏

詩
離席喜舍弟義叟及第上禮部魏公題鄭大有贈居
春遊岳陽樓漢水方城海客桂林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晚晴五月六日夜憶往歲秋與澈師同宿副令孤郎中見寄窩口席上作
夜意訪秋城上念遠朱槿花二首桂林路中作高松海上謠
江村題壁洞庭漁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米玉

文獻侍郎鉅鹿公啓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樂驛謝教設狀謝除盧副使等官狀爲盧副使謝聘錢啓爲榮陽公在長

道進賀端午銀狀 端午謝賜物狀 桂州舉人自代狀 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
簿狀 賀幽州破奚寇表 桂州賽城隍神文 桂州城隍神祝文 賽舜廟文
賽趙王神文 賽北源神文 賽曾山蘇山神文 賽白石神文 賽龍蟠山神文
賽陽朔縣名山文 賽海陽神文 賽堯山廟文 賽古櫛神文 祭蘭臘神文
祭全義縣伏波神文 又賽諸縣城隍神文三首 賽老人星見表 進賀冬銀
狀 進賀正銀狀 謝賜冬衣狀 奏請不敍錄將士狀 祭呂商州文 祭長安
楊郎中文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樊南甲集序

二年戊辰 二月鄭亞責授循州刺史 令狐綯召拜考功郎中
尋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杜悰爲西川節度使 三月兵部侍郎
判度支周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紀作三月宰相表作正月 十一月韋宗
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是年柳仲郢遷爲河南尹踰月召
拜戶部侍郎 冬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舊書紀令狐綯李德裕柳仲郢傳參白敏中傳

通鑑舊書令狐綯傳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今考湖州府志天寧寺陀羅尼經石幢名款元年十一月末猶在吳興郡守表書二年四月二

日除翰林學士蓋召拜者功未至謁又拜學士與曹傳合而舊紀書知制誥於元年六月又失學士皆疏也

移宣宗朝史氏自言簡籍遺落十無三四故紀文傳文及他書互証每不細符

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

崖州之謫
猶宜與有

力焉以前則尚在吳興也及衛公歿後見夢於綯
紹異其精爽白於帝使得歸葬似與故中當區別

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

刺史

謫崖州制文云洎參信書亦引親昵又附李紳之由清斷成吳湘之冤獄蓋

德裕奏改憲宗實錄凡所載吉甫不善之路鄭亞希旨削之而吳湘之獄言是鄭亞首唱李紳繼成李回便奏故亞回皆貶紳已卒而隱隨亞在嶺表累

載三年入朝

本傳
政傳

新書鄭

授去冬如南郡春初當還桂州諸詩每言春寒春早也及亞貶義山卽由水程歷長沙荆門所謂破帆壞漿荊江中者在此夏時未嘗隨赴循州送鄭大南觀及後故驛迎弔可証也其時當

至故鄉與東都以戊辰會靜一篇見之旋又出而行役有徘徊江漢往來巴蜀之程焉夫說詩之法實則徵其蹤跡虛則領其神情無題篇云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碧江地沒元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畱謂乍脫風濤又乘流泝江少駐橈於武昌也下引益德阿童雖難妄解而閩州益州其後詩句每相關應必有事在無可推尋耳搖落篇云灘激黃牛暮雲屯白帝陰及水亭月幌遙夜清砧諸句似深秋略頓巴巫之境過楚宮云巫峽迢迢亦同時也搖落因書夜雨寄北皆寄內之篇若後之赴東川幕途旣各殊且喪失家道無此意緒矣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謙秀暗訴蘆拔無人往來失意乃此段之關鍵也寄令狐學士云山驛荒涼重過聖女祠云來無定所去不移

時爲三年春還京時作皆可貫通參悟矣惟是遠程跋涉似乎
心注成都是時杜悰已自東川移西川乃一無謁見之情至七
年春尙云早歲乖投刺也舉凡後之壬申七夕望喜驛寫意諸
章句追慨於閨蜀之間遇合無緣者情可印而蹟難徵矣此與
開成會昌間江鄉之遊皆從詩意悟出楚境數程又爲隣近安
能一一皆無混謬然彼時至潭而不至蜀此段巴蜀之蹟水陸
之程章句朗然余所得已費苦心不能更苦索矣

詩

卽日
令孤學士
崔八詣藥山訪禪師
陸發荆南始至商洛
謫集得擬杜工部
深宮

北樓
玉山
漢南書事
歸覺
寓懷
因書

思歸
漢南書事
送鄭大吉文商
舊將軍
無題萬里層波
贈田叟

興俗二首
昭鄰
舊府開封公
河清與趙氏昆季
過楚宮

李衡公
題鵝
同

文

賀相國汝南公啓

三年己巳 正月以太常卿封敷檢校兵部尚書爲興元尹山南
西道節度使 詔史館修撰杜牧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
碑牧以司勳兼史館

徐州軍亂以盧宏正爲武寧軍節度使 十二月李德裕卒

是年正月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歸至六月收復訖

七月三州七關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九月西川節度使

杜悰奏復維州 令狐綯爲中書舍人尋拜御史中丞 司勳

員外郎杜牧轉吏部員外郎授湖州刺史

舊書紀令狐綯杜牧傳參宰相表通鑑

授牧之爲司勳傳無細年月牧之文集云會昌五年十二月自秋浦移守潤廬後四年守吳興則入爲司勳必在宣宗初至是年出守吳興也刺湖之命在秋時詳箋中太平廣記採牧之湖州尋春

較遲之事亦云大中三年

校李文饒之卒舊紀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文饒集與姚諫議書題閏十二月二十八日祭韋相文題大中四年月日似當卒於四年正月初耳

商隱還京選爲盩厔尉

舊書志歸京兆府爲畿縣尉爲正九品下階本傳泥書

京兆尹奏署掾

曹

京兆掾曹有功合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階此曰奏署固不拘品秩

令典章奏

本傳文集參

本傳以尹爲盧宏正誤宏正傳皆不書尹京尤知此誤朱氏已疑之矣

詩

巴江柳初起武侯廟古柏井絡杜工部蜀中雜席夢令孤學士

利州江潭作重過聖女

祠

木蘭木蘭花贈勾道神謁山和孫卓孔雀詠碧瓦鵝射魚曲

促逼如有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

無題四首

哀寧槿花二首卽日

無題相見時難
送杜十三員外無題相見時難故驛迎

玩月因戲贈

昨夜杜司勳贈司馬杜十三員外

漫成五章贈廣十二朱版

弔桂府常侍有感

野菊漫成五章贈廣十二朱版

文

獻相國京兆公啓謝座主魏相公啓謝宗卿啓太原白公墓碑銘爲

文

山南薛從事啓

四年庚午

六月戶部侍郎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

黨項爲邊患發諸道兵討之時已連年無功戍饋不已

會昌六年二月紀文

已有命招討使之事

十月

舊紀作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

三咎二寺

三咎

三

門下平章事

舊書紀參令狐綯傳新書紀表通鑑

令狐綯作相南隱屢啓陳情不之省

屢啓陳情自綯漸貴時已然

宏正鎮徐州

奏爲判官

本傳參文集

樞密正表辟在十月奏爲判官非掌書記本傳誤也

時初得侍御史

從六品下階通鑑注幕僚帝御史銜者謂之寄祿官亦曰憲官

傳稱在王茂元幕已得此銜今考

自涇原至再入祕省實無緣得此程氏據薛逢贈詩蓮府望高

秦御史定於此時極有識余証之詠懷寄秘閣舊僚詩益信

詩

無題紫房仙人

昨日子直晉昌李花李花

訪人不遇留別館

上戲作題漢祖廟隋宮守歲

文

爲舉人獻韓郎中啓爲任侍御上蒞相國啓

上兵部相公啓上尚書范陽公啓三首

五年辛未十月戶部侍郎魏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大

學士

舊紀作
五月誤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贊

宏充

三川行營兵馬使討之

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貶宗

正卿李文舉

隣州刺史

是年党項皆平

舊新書紀
參通鑑

商隱妻王氏亡於是年乙集序所云三年已來喪失家道也六年商隱方還京房中由所謂歸來已不見也其亡在秋深屬疾一章可証又別有柿葉翻時之句

詩

讀任彥昇碑
越燕二首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辛未七夕

迎寄韓魯州同年
舊新書紀參

戲題樞首草閣三十二韻

六年壬申

二月王贊宏討平雞山賊

七月河南尹柳仲郢爲

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

八月盧鈞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

節度使

是年盧宏正卒於鎮

舊新書紀參

靈宏正拜宣武之命而仍卒
於徐傳不書月當在春時

徐府罷商隱入朝復以文章干絢乃補太學博士

正六品上階

會河南

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書記

乙集序七月河東公奏爲記室十月改判上軍非若徐府之本奏爲判官

也檢校工部郎中

從五品上階新書傳作員外郎北夢瑣言亦云商隱官止使下員外也然博士已正六品上階不應辟請反降故

從舊書

十月改判上軍

判官稍高於掌書記在徐幕已爲判官而仲郢乃奏爲記室義山必至洛情懇而奏改也無仲郢私改之

理詳箋中仲郢由河南尹遷轉商隱當先至東都謁謝乃至東川自

後數年皆在東川幕是年冬差赴西川推獄

本傳參本集

按據爲河東上西川京兆公書合之述德抒情詩是六年冬七年春有四川之役也杜悰於七年移鎮淮南未詳何月

詳箋中故

爲河東數篇謝啓似在七年春也

詩詠懷寄祕閣舊僚二十四韻

房中曲宿晉昌亭聞驚禽

壬申七夕

柳

曾送東風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招飲不去因寄

壬申閑秋題贈鳥鵠

夜冷西亭無題二首

有感晉昌晚歸馬上贈

赴職梓廬別畏之錢

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幕筆驛望喜驛別嘉陵江水

二絕

文

獻河東公啓二首 爲東川崔從事謝辟并聘錢啓二首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七年癸酉十一月編定樊南乙集

校東川詩難細分年月今略爲區別讀者無煩過泥

詩

張惡子廟 五言述德抒情獻杜七兄相公復一章獻上 韓冬郎卽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柳爲有橋邊

日流杯亭 西溪長望西溪水

柳柳映江潭 細雨成詠獻河東公屬疾楊

本勝就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錦瑟江上意嚴正廣休李夫人三首

文

爲河東公謝京兆公啟二首 爲河東公謝京兆公啓三首 上河東公啓
謝河東公和詩啟 樊南乙集序

校以文集糾史書之誤甚愜予心惟乙集序自大中元年敍至七年而其中書明年者三一曰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盩厔尉一曰范陽公奏入幕明年府薦選爲博士一曰改判東川上軍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余初疑其有舛細

核乃豁然也今統而論之曰舊傳從亞在嶺表累載三年乃歸

益統赴辟時

上文云大中初此故誤云三年新書錯會其意改云謫循州從之凡三年

乃歸誤矣序云正月自南郡歸者使事畢仍歸桂州也二月府

貶選爲尉者言府貶在二月而其後還京爲尉語雖相接時則

稍遲乃簡筆耳盧宏正鎮徐始於三年辟商隱則在四年啓有

云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

亦可征非南都卽赴京勉調天官獲昇甸壤謂選

爲監屋尉是畿甸官

仰悲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

所詩

謂此時間有燕昭臺也更可爲京尹非宏正之據

豈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是宏正出

鎮後義山方還京次年乃承其辟蓋明年二字猶曰他年凡越

一年或三年皆可通稱七言轉韻詩中亦有明年字自再命

芸閣至赴昭桂中間相距固數年矣惟書東川時之明年卽爲
下一年讀古人書卽一二無足重之字亦不可忽稍或誤會判
棘叢生矣

八年甲戌

蕭鄭爲戶部侍郎兼翰林

新舊蕭鄭傳參本集

候新舊傳年月未詳以文集諸降核之當在是年至十一年七月鄭爲相見表

詩

卽口春日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柳下暗記夜出西溪寓興

文

假日題滻瀋七夕寫意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補詠三學山

武軍節度使

舊書紀參劉琢傳

詩

憶梅天涯二月二日西溪近郭西湖好

十年丙子

柳仲郢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

舊書柳仲郢傳

據仲郢內徵舊紀不書傳文無細年月其領鹽鐵使舊紀書於十一年十二月傳則
徵爲吏侍下接書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鹽鐵使似內徵亦在十一年也然舊紀
十二年二月以同平章事崔慎由節度東川代韋有翼以有翼爲吏部侍郎則有翼
代仲郢鎮東川必在前而紀又不書也又以仲郢爲刑部尚書以夏侯孜充鹽鐵轉
運使則仲郢領鹽鐵僅兩月恐非然矣蓋簡籍固多訛脫也通鑑書仲郢領鹽鐵於
九年十一月則太早唐會要書十一年又云裴休大中五年領鹽鐵使十年出鎮尋
以柳仲郢夏侯孜杜悰迭判之檢舊新書傳裴休大中六年八月同平章事判使如
故在相位五年十年十月山鎮宣武則仲郢被命入朝當在十年冬合之金牛驛寄
與元渤海尚書詩似十一年春初方還京故會要亦書十一年與舊紀同而紀之十
二月則必誤也在相五年與在鎮五年皆自大中六年至十年書法正合詩云五年
從事霍嫖姚亦相合今故酌於十年十一年

冬春之交分書而連屬之似皆得其實矣

詩題白石蓮公寄楚公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南潭上亭謫集
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春深脫衣 有懷在蒙飛卿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梓州罷吟寄同舍 飲席戲贈同舍 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

文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十一年丁丑 行尚書兵部侍郎河東縣開國男柳仲郢本官兼
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舊書紀參裴
休傳唐會要

商隱還京後還鄭州

從本傳本集略背

仲郢領鹽鐵會以義山充推官非至京卽還鄭州詳下

詩註

行至金牛驛寄與元渤海尚書
國李家南園二首

鄂杜馬上念漢書
畱贈長之三首
過招

文

爲李兵曹祭兄濱州刺史文

十二年戊寅 商隱卒

詩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孤李四同年水齋

正月崇讓宅

寄在朝鄭曹獨

棱新書傳東川府寵客熒陽卒舊書傳還鄭州未幾病卒大要
相同無細年月裴廷裕東觀奏記於溫庭筠勅授隋縣尉附書
義山以鹽鐵推官死自開成二年登第至大中十二年竟不升
於王廷義山充推官他無可徵然推官分諸道不一其人以李
非誤
從質事爲義山也義山以掾屬隨還仲郢憐其衰病令叨祿贍厚德者宜

王氏詩詳註

年譜

三

然也仲郢罷使在十二年之春義山病還鄭州而以是年卒或
還鄭稍在先也惟舊傳云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

而仲郢傳云咸通時鎮興元因決贓吏過當分司東都非大中
東川時事舊傳自相岐誤耳

乃追敘也徐氏取以證
義山復在山南舉亦誤

仲郢鎮東川時因李德裕歸葬義山爲祭文注通鑑者引於咸通元年復德裕官爵時

余旣考定生年義山竟未五十而歿陸魯望
曰玉谿生官不挂朝籍而死位卑年促皆在一語中文人薄命
千古傷之矣

令狐綯乘約十年報
山遂不能振可慨也

稜程氏所編之譖其誤甚於朱氏也始則泥崔華州之必爲崔
戎而謂書中故賈相國今崔宣州非耽非餗非羣必別有人史
所失載者又以驕兒詩西北羌戎之事屬之開成二年因直改
上崔書之二十五年爲三十五定以貞元己卯爲生年夫生年

必首以祭姊文爲據程氏竟未一采崔華州不必戎而必曰戎故賈相必爲餗而不曰餗任去取於古人而强成其獨見可乎哉况如程說則交師當生太和六七年何東川時尙曰小男阿袞也程氏於會昌三年始書娶王氏女烏得先十餘年已生交師哉此所定生年之誤也後則以過崔充海宅詩爲咸通十年痛和州刺史崔雍賜死而作因謂是時義山已七十二歲夫旣爲崔雍而作何乃隱其已之歷官反遡其父之故蹟歟趙李杜三人至是居官三十年矣而乃云舊據已華簪耶午橋謂此篇悲悼刻至語皆過情與崔戎卒時不合曾不思義山於華太守受知最深故吐辭悽婉哀情之深淺準乎交誼之淡濃豈徒視彼家門之境遇哉况安平公詩亦明言宅破子毀哀如何矣此

所定卒年之誤也首尾既謬中間自多舛誤如以寄獻舊府開
封公爲元和十五年令狐楚貶衡州時贈哭劉司戶諸篇皆爲
大中年間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既於題下從朱長孺之說而
譜又列之梓州府罷之時皆謬矣會昌二年下書曰文集有爲
鄭亞賀幽州破奚寇表曾不考是年亞未外擢而奚與回紇部
落大殊也會昌三年始書娶茂元女依程氏所編義山已四十
五歲兩世節鎮之家相攸何竟無人而不愛少年若此哉長安
在西洛城在東唐之兩京也凡自秦而東皆得謂之之東程氏
乃定指東川故列東下三句與對雪二首於入東川時不知蜀
在秦之西南必不得云東也義山東川歸後還鄭州不久病卒
乃取望喜驛北禽詣藥山諸篇列之咸通初柳仲郢鎮山南時

而曰重佐山南想當然耳何其妄逞臆見哉其他小誤甚多特
挈其大端於此余非好爲駁擊要其用心皆爲義山開生面耳
讀者當知余愛古人而亦不薄今人也

徐湛園曰唐之朋黨二李爲大牛僧孺爲李宗閔之黨魁故又
曰牛李楊嗣復李宗閔令狐楚與李德裕大相仇怨義山爲楚
門下士是始乎黨牛之黨者也迨從鄭亞辟令狐綯以爲忘家
恩憾之不置義山歸窮自解綯不之省徐州歸後復以文章干
綯乃補太學博士則終乎黨牛之黨矣論者以爲王茂元婿又
從事桂林遂謂黨贊皇之黨不知茂元自有王涯爲之道地又
得中人之助所恃不獨一衛公也惟鄭亞始終爲衛公所引然
從亞非義山本懷又不過一年觀其酬令狐郎中詩云補羸貪

紫桂負氣託青萍則心事和盤託出不過爲貧而仕耳非有心負綉者傳所云放利偷合則不誣也他如楊虞卿蕭澣杜悰盧鈞無一非牛黨雖柳仲郢史亦稱其與僧孺善而謂黨贊皇之黨者吾不信也集中刺衛公詩不一而足若李衛公一絕尤其顯然者

棱朱長孺序過褒義山徐氏蘆翻朱說尤偏執矣夫李牛之黨實繁有徒然豈人人必入黨中不此卽彼無可解免者哉旣同時矣同仕矣勢不能不與之欵接要惟爲黨魁者方足以持局而樹幟下此小臣文士絕無與於輕重之數者也今考令狐楚之於李衛公視牛之怨李則減矣楚雖與李逢吉善然元和進用自由皇甫鏘蕭俛豈黨哉盧鈞於衛公當國時鎮澤

潞大中之季爲令狐綯所惡不得輔弼物議罪綯弄權此可亦謂之牛黨乎柳仲郢素與僧孺善德裕以之尹京兆仲郢謝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後大中朝仲郢感衛公之知傷李氏無祿仕者乃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用是不悅於綯豈得專舉其與僧孺善哉盧宏正於會昌中亦李所薦擢諸人事皆見史書不得與楊虞卿龍漪等並列而無別白也義山少爲令狐楚所賞此適然之遇原非爲入黨局而然惟是開成時旣以絢力得第而乃心懷躁進遽託涇原此舊傳所云綯以背恩惡其無行也綢之惡義山實始於此非遲至德裕用茂元帥河陽時舊傳必先敍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

乃修史者於一時朝局心手熟習贅及之耳其後以鄭亞爲李衛公所善逐李并及鄭而綯之惡義山尤不能釋矣然則赴鄭幕者所以重綯之怒其實早怒其得第而背恩固非從衛國而遷及之也最後在盧幕在柳幕皆屬衛公所賞識夫義山之歴就諸幕皆聊謀祿仕旣並非黨李之黨更烏得以補太學博士

補博士乃綯之情不可恝
非美遷也豈可以論黨局

集中歎

衛公詩吾詳味之矣刺衛公詩絕鮮其李衛公一絕傷之非幸之也惟上杜悰詩惡草雖當路乃實斥衛公者以投贈之故冀聳尊聽不惜違心而弄舌耳要而論之義山不幸而生於明黨傾軋之日所遇皆此輩未免爲其波染若其蹤跡名位絕無與於黨局卽綯之惡其背恩僅一家之私事耳安得過信史書各

徇偏見而必謂其黨李之黨或謂其黨牛之黨也哉况義山聯爲令狐楚崔戎所憐戎則裴度領太原時之參謀單車諭王承宗乃入爲侍御史得累遷使必以受知令狐爲黨牛之黨則晉公薦德裕爲相而爲李逢吉李宗閔所深怨何獨不以受知崔戎爲黨李之黨也乎

又按義山旣不足與論黨局矣而統觀全集其無行誠不能解免當得第而未仕則遽背恩而赴涇原茂元卒又欲修好於令狐令狐出刺吳興又卽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牽牛妬之句桂府遽罷衛公疊貶令狐入居禁近則又哀詞祈請如醉如迷迨至令狐宿憾終不可釋乃始眞絕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之大略竊隱附於衛公以冀取重於千載後也一人之筆矛盾

互持植品論交兩無定守嗚呼文人銖肝雕腎於畢生而徒博
後世浮華無實之誚者其皆自詭伊戚也夫

贈詩

喻

贈李商隱

鳬

羽翼忽搏扶山河使筆驅月魂吟夜桂龍失啄春珠草細盤金勒
花繁倒玉壺徒嗟好章句無力致前途情其未第之作

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

薛

逢

曉乘征騎帶犀渠醉別都門慘袂初連府望高秦御史柳營官重
漢尚書斬蛇澤畔人烟曉戲馬臺前樹影疏尺組挂身何用處一作說
古來名利盡邱墟

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

溫庭筠

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風物近柴荆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
憶弟兄自爲林泉牽曉夢不關砧杵報秋聲子虛何處堪消渴試

向文園問長卿

哭李商隱

崔珏

成紀星郎

李一作

義山適歸黃

高一作

壞抱長歎詞

林一作

枝葉三春盡

一作遊

學海波瀾

一夜乾風雨已吹燈燭滅

姓名長在齒牙寒只應

一作應

遊

物外攀琪樹便著霓裳上絳壇

上玉壇一作

魂衣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

嘗一作

開鳥啼花落

發一作

人何在

竹死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

跪一作

舊交心爲絕弦哀九泉莫歎

一作

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詩話

專論一篇一聯者各附
詩下其餘論者纂於此

楊文公談苑

義山爲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劉蕡父中山詩話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

億

錢文僖

惟演

晏元獻

殊

劉子儀

筠

以文章

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

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

敵一作

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撘擔至此

聞者歡笑

大噱一作

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蔡寬夫詩話

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
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

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按爲之細矣但覺情味有餘
無所謂語工而意不及者

許彥周詩話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

呂居仁紫微詩話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范元實詩眼

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只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

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胃知是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多矣

葉少蘊石林詩話

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爲過玉谿生詩詳註

詩話

二

老杜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葛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王荊公亦嘗爲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爲商隱而能爲老杜者

朱少章風月堂詩話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無媿矣然未似老杜沈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

采史朱弁傳詩學李義山詞氣
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

張戒歲寒堂詩話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

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
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人各勝三
自成家何用並衡更何可與韋柳王孟較也不工五言此其優劣皆非確論

范景文對牀夜話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乃是編事雖工
何益李義山人曰詩正如前語若隋宮玉璽二句籌筆驛關張二
句則融化排幹如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光不受月
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爲黃葉雨不厭青苔
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又落花云落時猶自舞埽後更聞香梅
花云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

王禹偁詩評
則絕類老杜

敖器之詩評

暇日與弟姪輩評古諸名家詩謂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
綺密瓊妍要非適用一作自然

范德機木天禁語

李商隱家數微密閒艷學者不察失于細碎

胡孝轍唐音癸籤

唐詩不可注也詩至唐與逸詩大異說眼前景用易見事一注詩味索然反爲蛇足耳有兩種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須發明李賀之詭譎李商隱之深僻及王建宮詞自有當時宮禁故實者並須作注細與箋釋今杜詩注既如彼建與賀詩有注與無注

同而商隱一集迄無一人能下手始知實學之難卽注釋一家亦
未可輕議也

元遺山有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
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蓋謂義山詩用事頗僻惜無人注釋也乃
遺山鼓吹一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尤無謬不通門牆士親承詩
教者尙如此可望之他人乎友人屠用明嘗勸余爲義山集作注
以便後學予笑謂用明曰彼自祭魚獺今又欲我拾獺殘耶

馮定遠才調集評

王荊公言學杜當自義山入余初心謂不然後讀山谷集粗硬槎
牙殊不耐看始知荊公此言正以救江西派之病也若從義山入
便都無此病

賀裳載酒園詩話

義山綺才艷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井泥驕兒行次西郊戲題樞
言草閣李肱所遺畫松頗能質朴然已有鏡好鸞空舞簾疏燕誤
飛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諸篇正如木蘭雖兜半祫馳逐金
戈鐵馬間神魂固猶在鉛黛也一離沙場卽視尚書郎不顧重復
理鬢貼花矣韓碑詩亦甚肖韓彷彿石鼓歌氣槩造語更勝之拔

好一聯乃三韻
小律非古詩

義山之詩妙於纖細如全溪作戰浦知雁唼皺月覺魚來晚晴并
添高閣迴微注小窗明細雨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然亦有極
正大者如肅皇帝挽辭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過故崔充海宅
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掾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惻

然有攀鬚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溫所及至若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尚是尋常好語唐律中不難得

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葉星期原詩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何義門讀書記

晚唐中牧之義山俱學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過於放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

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
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卽文從字順
猶有間也

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領其
佳處七言句法兼學夢得

朱長孺註本序

附錄

玉谿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爲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爲之注
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子因繙覈新舊
唐書本傳以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於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
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於鉤黨之禍而傳所云放
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

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亞以其爲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
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
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綯特以仇怨
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太
牢與正士爲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
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
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麗爲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
智渙邱之公此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
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
觀其活獄宏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
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黨

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營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紓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闥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予曰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蠟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穢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變結深怨于塞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阤塞當塗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璫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

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
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
徵事與博擬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
以才人浪子自義山卽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爲帷房曖昧之詞而
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時事推求至隱因箋成而
發之以爲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

按序中所拈篇什其誤解者各詳註中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石林好讀鴻書嘗類纂子史百家爲小碎集又以餘力註李義山
詩三卷其言曰詩人論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而目義山爲浪
子以其綺靡華艷極玉臺金樓之體而已第少陵之志直其詞危
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箱結不得不糾曲其指誕謾其詞此風人

小雅之遺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惜其書未刊行會吳江朱長孺箋義山詩多取其說間駁其非於是虞山詩家謂長孺陰掠其美且痛抑之長孺固長者未必有心效齊邱子也

校注堯峰爲長孺作跋校竹垞翁辨之尤力今不更錄王阮亭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云獺祭會鶯博與蟬一篇錦瑟解人難千
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此興會所及固非以溢美爲定評也

王谿生詩詳註目錄

卷一

韓碑

富平少侯

以下編年

日高

陳後宮

覽古

隋師東

謝書

無題

失題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牡丹

初食筍呈座中

海上

贈趙協律晳

贈字文中丞

安平公詩

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趙杜李三掾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公子

東還

夕陽樓

有感二首

重有感

故番禹侯以贓罪致不幸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五松驛

令狐八拾遺

絢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和友人戲贈二首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尙書幕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遊讌之洽因寄一絕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商於新開路

壽安公主出降

寄惱韓同年二首時韓住蕭洞

哭虔州楊侍郎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二首

其次首原作寄
成都高百二從事今改正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聖女祠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彭城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漫成三首

無題

安定城樓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東南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戲贈張書記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四皓廟

宮中曲

無題二首

鏡檻

曲池

有感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荆山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

曲江

景陽井

詠史

垂柳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井泥四十韻

送千年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崇讓宅東亭醉後汚然有作

酬別令狐補闕

臨發崇讓宅紫薇

王粲生詩詞詩

目錄

四

過伊僕射舊宅

荆門西下

從二卷移此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贈劉司戶蕡

潭州

杏花

岳陽樓

離思

楚宮

破鏡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方聽雨後夢作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華州周大夫宴席

鸞鳳

贈子直花下

哭劉蕡

哭劉司戶二首

哭劉司戶蕡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灞岸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廬有感

卽日

淮陽路

賦得雞

鄭州獻從叔舍人襄

懷求古翁

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

登霍山驛樓

幽居冬暮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

嘗於此縣寄居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寄令狐郎中

靈仙閣晚眺寄郴州韋評事

明神

過姚孝子廬偶書

憶雪

殘雪

寒食行次冷泉驛

評事翁寄賜餠粥走筆爲答

縣中憊飲席

花下醉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卽事
一章

自喜

春宵自遣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虢州刺史捨官居
此今寫真存焉

題小松

七夕偶題

秋日晚思

菊

漢宮詞

所居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

無愁異有愁曲北齊歌

喜雪

小園獨酌

小桃園

自貺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

落花

春日寄懷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寄蜀客

蜀桐

招肅皇帝挽歌辭三首

茂陵

漢宮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瑤池

過景陵

四皓廟

卷二

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題鄭大有隱居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詠

離席

春遊

岳陽樓

海客

桂林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晚晴

五月六日夜憶往歲秋與澈師同宿

酬令狐郎中見寄

寓目

席上作

夜意

訪秋

城上

念遠

朱槿花二首

桂林路中作

高松

海上謠

江村題壁

洞庭魚

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

宋玉

卽日

鳳

北樓

思歸

異俗二首

昭郡

賈生

李衛公

題鶯

寄令狐學士

釣天

玉山

燈

送鄭大台文南觀

獻寄舊府開封公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漢南書事

移一卷

舊將軍

淚

亂石

槿花

陸發荆南始至商洛

歸墅

楚澤

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寓懷

無題

江上

風

九日

搖落

過楚宮

深宮

夜雨寄北

因書

巴江柳

初起

武侯廟古柏

井絡

杜工部蜀中離席

夢令狐學士

北禽

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

夜飲

利州江潭作

重過聖女祠

木蘭

木蘭花

贈句芒神

謁山

和孫朴章蟾孔雀詠

碧瓦

腸

射魚曲

無題四首

哀寧

槿花二首

卽日

促漏

如有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

昨夜

杜司勳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無題

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有感

野菊

漫成五章

贈庚十二朱版

王粲生詩詳註

目錄

無題

昨日

子直齋李花

李花

訪人不遇留別館

一片

寄懷蠭蝶

白雲夫齋居

騎兒詩

對雪二首

東下三旬苦于風土馬上戲作

題漢祖廟

隋宮守歲

讀任彥昇碑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越燕二首

蟬

辛未七夕

迎寄韓魯州瞻同年

詠懷寄秘閣舊僚二十四韻

房中曲

宿晉昌亭聞驚禽

壬申七夕

柳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

去因寄

壬申閏秋題贈烏鵲

夜冷

西亭

無題二首

有感

晉昌曉歸馬上贈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餞席童送從叔余之梓州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籌筆驛

望臺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張惡子廟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
今月一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于瀆尊嚴伏蒙仁
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於辭顧惟謹無曷用酬戴輒
復五言四十韻詩獻上亦詩人詠歎不足之義也

韓冬郎卽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徐方追吟連宵侍坐

白奚之言言言

國目錄

古

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

柳

三月十日流杯亭

西溪

柳

細雨成詠獻尙書河東公

屬疾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錦瑟

江上憶嚴五廣休

李夫人三首

卽日

春日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

柳下暗記

夜出西溪

寓興

假日

題僧壁

七夕

寫意

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

憶梅

天涯

二月一日

西溪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

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

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春深脫衣

有懷在蒙飛卿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梓州罷吟寄同舍

飲席戲贈同舍

飲席代官妓贈兩從事

行至金華驛寄與元渤海尚書

鄒杜馬上念漢書

留贈畏之三首

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正月崇讓宅

贈田叟

移漢南書事上
補遺

寄在朝鄭曹獨孤李四同年

水齋

詠三學山

卷三

寄羅劭興

以下不編年

崔處士

霜月

商於

清河

襪

同學彭道士參寥

效長吉

舊韻

齊宮詞

寄永道士

一片

少年

元微先生

公子

閒遊

贈歌妓二首

秋月

樂遊原

向晚

俳諧

藥轉

屏風

風

九成宮

少將

爲有

幽人

子初全溪作

贈宗魯筇竹杖

微雨

詠雲

碧城三首

蜂

明日

石榴

擬沈下賢

蝶

牡丹

春風

人欲

吳宮

可歎

偶題二首

荷花

送臻師二首

街西池館

華清宮

百果嘲櫻桃

櫻桃答

曉坐

日射

華清宮

獨居有懷

代董秀才却扇

驪山有感

思賢頤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

龍池

蟬

無題二首

別薛叢賓

曉起

閨情

月夕

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

馬嵬二首

追代盧家人嘲堂內

代應

妓席

燒香曲

判春

無題

贈白道者

咸陽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水次故郭汾綱宅

青陵臺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見示之作

擬意

代魏宮私贈

代元城吳令暗爲答

東阿王

涉洛川

歸來

燕臺詩四首

柳枝五首

石城

代贈

莫愁

贈柳

謳柳

代贈二首

楚吟

柳

韓翃舍人卽事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代貴公主

代應二首

楚宮

送崔廷往西川

夢澤

卽日

失猿

鴉鶩

人日卽事

柳

無題

春雨

丹邱

到秋

夜思

河內詩二首

河陽詩

涼思

江東

風雨

贈鄭譴處士

齊梁晴雲

效徐陵體贈更衣

又效江南曲

南朝

南朝

隋宮

詠史
聽鼓

過鄭廣文舊居

宮妓

宮辭

武夷山

聖女祠

板橋曉別

關門柳

寄裴衡

銀河吹笙

聞歌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楚宮

水天閒話舊事

中元作

相思

日日

流鶯

題李上墓壁

復京

渾河中

北齊二首

別智元法師

贈孫綺新及第

寄華嶽孫逸人

賦得桃李無言

賦得月照冰池

白奚二言言言

正金

代祕書贈宏文館諸校書

贈從兄閻之

常娥

殘花

天津西望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

憶住一師

早起

細雨

歌舞

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畫所見成篇

華山題王母祠

華師

過華清內殿門

樂遊原

贈荷花

房君珊瑚散

嘲櫻桃

和張秀才落花有感

櫻桃花下

暮秋獨遊曲江

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

雨中長樂水館送趙十五滂不及

裴明府居止

當句有對

子初郊墅

池邊

送王十三校書分司

復至裴明府所居

戲題友人壁

王昭君

曼倩詞

細雨

蝶

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

景陽宮井雙桐

端居

夜半

滯雨

月

城外

北青蘿

僧院牡丹

高花

嘲桃

送豐都李尉

訪隱

蝶

蠅
蝶
雞
麝
鸞
鳳等成篇

樂遊原

寄遠

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

訪隱者不遇成二絕

雨

和人題真娘墓

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寧妓二子韻

九月於東逢雪

失題

原作送從翁東川宏農尚書幕

送阿龜歸華

以下附錄

赤壁

垂柳

清夜怨

定子

遊靈伽寺

龍邱道中二首

題劍閣詩

王谿生詩詳註 目錄

卷一

王谿生詩詳註目錄終

玉谿生詩詳註卷之一

編年詩。核義山懷州河內人當少年未第時，嘗於

云故山（按我玉谿在中必指玉陽王屋山中無疑也。若水經注云河水自海關東北流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澗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閿鄉城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海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亦稱永樂溪水而初無玉溪之名乃會昌間義山曾寄居永樂而後人遂以此爲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外似稍踰疑卽此玉谿意猶未定。近讀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郢懷其多少梅花坼玉谿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王屋山者大可爲余說之一証雖未能指明細處必即義山之玉谿矣。

桐鄉馮浩孟亭扁丁

系言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韓碑

按韓昌黎年至長慶四年除昌黎郡至太和九年此當非太和前所作今以其賦元和時事極遠巨篇實備升冕全集故首登之無嫌少通其例

元和天子神武姿

彼何人哉軒輊轔

伏羲誓將上雪列聖心唐自

亂後藩鎮遂

多擅命故云坐法宮中朝四夷

何義門曰起頌

憲宗得大體

淮西有賊五十載

按新

藩鎮旣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而碑文云蔡師之不延授於今五十年蓋大歷末李

希烈爲其節度建中時爲亂僭稱建興王貞元二年爲陳仙奇襲死仙奇領鎮頭盡誠

節未幾少誠殺之

封狼生羣羣生羣狼

按舊詳隋後漢書張衡傳射雕家之封

合凡五十餘年矣

封狼生羣羣生羣狼

猶雅羣狼似羣虎

註曰今山民呼羣虎之

大者爲猩，軒，羆如熊黃白文，註

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曰可麾

舊唐

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懾多力。書吳元濟傳：自少誠阻兵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城池重固，陂浸阻廻地少，馬廣蓄驍乘之，教戰謂之驃子軍。尤勇悍，蔡人堅爲賊用，乃至搜閼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居。

得聖相相曰度

原註晏子春秋仲尼聖相接諸本所註有義山自註者有後人所註者今酌以原註自註別之

神

扶持

孫綽天台賦：實神明之所扶持。新書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割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墮得不死。

騎人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帝曰：度得全夭也。疾要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和十年六月。

懸相印作都統

舊書裴度傳：十二年七月奏請自赴行營，詔以守平章事彰義節，度仍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從之。其實行元帥事。新書傳：然實行都統事。

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從之。其實行元帥事。新書傳：然實行都統事。

天王旗

舊書傳：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遣之。

惲武古通作牙爪

舊書李愬傳：元和十一年充淮

唐鄧節度使韓宏傳：憲宗授宏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宏惟令其子公武率師二千隸李

光顏軍。李愬傳：元和十一年以臯子道古爲鄧岳，斬安黃團練使。新書起元和九年以李文通爲壽州團

練使。討吳元濟、

儀曹外郎載筆隨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闕皆兼侍御史

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新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曹郎曰禮部郎，中句只指宗闕爲書記。

行軍司馬智且勇

後漢書志：將軍有長史司

馬各一人行軍有軍司馬一人後之行軍司馬始此舊書記以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新書韓愈傳愈請乘遞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何曰蔡兵聚洄曲韓請於晉公自提兵五千間道入取元濟公不許俄而李愬破文城入蔡晉公歎服故曰智且勇按事見公行狀公又有論淮西事宜狀見文集

猶虎

書牧贊如虎如貔

功無與讓恩不訾

入蔡

縛賊獻大原

舊書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縣城

唐信商調曲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王榮

社拘兩市斬之獨柳

庚寅

史詩結髮事明君受恩貞不訾舊書裴

度傳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奏去之軍法嚴肅號令整一以是

出戰皆捷十一月度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

賛山曰晉

史記蕭何次蕭何

帝曰汝度功第

一

史記蕭何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

典兵馬頭故遷置從事中郎奏請隆爲從事中郎後

漢書志將軍有從事中郎二人職參謀議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人舊書

韓愈傳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撰平淮西碑何曰二語勾清平淮西功引起作碑

是全篇關鍵據明帝

曰以見碑之無私也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

史記秦始皇本紀金石刻畫始

皇帝古者世稱大手筆

大手筆見晉書王珣傳歷朝文人傳中習用之

而此事不繫於職司

司職

巧夫鎮其頤

列子湯問篇

指翰林以文章爲職業

者隱射下改命段文昌

當仁自古有不讓

言訖屢領天子頤

列子湯問篇

所爲

皇帝古者世稱大手筆見晉書王珣傳歷朝文人傳中習用之

而此事不繫於職司職

司職

巧夫鎮其頤

列子湯問篇

則歌合律袁虎文曰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直口布袋

昌黎進碑

昌黎進碑文表引典詰雅頌爲比例而曰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此數句同其意也言

其慎重出之隱

見不可妄改

文成破體書在氏

徐浩論書

鍾善與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系令破體皆一時之妙玆破體謂變化前人之體戴叔倫懷素草書歌始從破體逞風姿也又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多有新意昌黎此文非唐人舊體故道源註曰破當時爲文之體義亦似通但旣曰文

清晨再拜鋪丹墀

漢書註丹墀赤地

也謂以丹漆地

表曰臣愈昧死上

秦漢羣臣奏事每曰

昧死上

言見史書

詠神聖功書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手

斗一作

負以靈

妙殊

以螭

後漢書張衡傳伏羲龜負堦分何晏景福殿賦如螭之蟠廣庭無角曰螭

龍故平蔡用簡筆作碑用繁筆

不特相題宜然亦行文虛實之法田袁二

句奇語重喻者少

謔之天子

言其私

長繩百尺拽碑倒鹿

石

倒鹿

少

大石相磨治

舊書韓愈傳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

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點羣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程曰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

段文昌重撰勒石廣川書跋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竟嘗泯沒想功愈以裴度決

李愬之武士石孝忠心大不平推碑幾仆致聞於帝雖隱有說石烈士見唐文粹東坡

題跋淮西功業冠吾唐更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增歎不知世有段文昌又一首

云云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王元亭曰僕錄載宋紹聖中

貶東坡殿上清宮碑命蔡京別撰

有人過臨江驛題詩此因東坡而發時黨禁方嚴故

託之前代云爾以爲

直言淮西事者誤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繁欽與魏文帝

感頑

湯盤孔鼎有述作

程曰左傳正考父鼎銘孔子之先

也

故曰孔鼎可配湯盤非孔煙鼎銘

今無其器存

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

今無其器存

三五相攀追

追固東都賦車勤乎三五漢書註曰三皇五帝也文選註曰史記楚

註是誤列矣

願書萬本誦萬過

一作過黃庭內景經誄之萬福生三天務成子註黃庭

內景經敎善清齋九十口誦之萬遍又萬過既畢又十

遍爲

口角流沫右手胝

漢書楊雄傳蔡澤鏡頭折劙涕淚流沫呂氏春秋舜未

皮厚

傳之七十有二

本余未見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真

地

一作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何旦宋

七十有四人後人妄改二字接宋

本余未見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真

紀鈞云七十三君隋書許善心神

雀頌七十三君信蔑如也則作三亦有據余範謂傳

之二字未甚明或疑傳字才或

有誤作三作二不足泥也

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史記封禪書封泰山下東方朔下則有玉牒書

後漢書祭祀志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板檢用金綬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

況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趙氏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廟

二十一卷上

卷

三

諸侯之虛韓碑銘曰淮蔡既平

四夷畢來遜開明堂坐以治之

魏木菴曰此韓碑卽學韓文序事筆法神物之善變如此何曰古茂與雅頌美之體

諷刺之造也姚平山曰直敎平淮西都作軒天蓋地諷後言碑文在天地間如元氣

流行碑之存不存不足爲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珦磨去段作仍刻韓

文留曰耶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覆轍在前河廟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爲風

乎戒

富平少侯

才調集無少字

以下編年

七國三邊未到憂

漢書景帝時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反史記匈奴傳

匈奴寇三邊小學紹述三邊幽并涼三州也百云只言無兵事

偏說得隱曲按七國喻藩鎮三邊謂外寇言年少未遑知憂也

漢書傳張安世封富平侯傳至張放以公王子開敎得卒放與上臥起寢愛殊耗發

之嗣世漢書不書其年此云十三何據家語周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疑其影用之

不收金彈拋林外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

語曰苦饑寒迷金丸兒童每聞嫣出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

拾拾焉非井欄也若溪詩註二句曲盡貴公

子愁態馮已蒼五猶謬云當着不着

絲樹轉燈珠錯落

明月錯落其間

補註說文鎮低頭也左傳鎮之而已徐鍇繫傳

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傾移此謂點頭稱善

行碑之存不存不足爲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珦磨去段作仍刻韓

文留曰耶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覆轍在前河廟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爲風

檀迴枕玉雕鍤

徐陵詩帶衫行障口竟銅枕

當關不

一作艮觀莫非幸侵晨客東

觀

漢記汝郁載病徵詣公車臺道兩當闕扶入拜郎中嵇康絕交書即喜晚起而當闕呼之不置愁如子又盧家婦名英

愁俱許後越燕石城

新得佳人字

一作莫愁是石城

面曰只形容騎貲宴安少字已出徐曰此爲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節尤愛纂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卽位之年三月戊辰坐臣入閣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事皆見紀傳漢書成帝始爲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人而敬宗卽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爲比不敢顯言耳

浩曰徐說是矣此異於少將公子諸篇也通鑑帝宣索左藏金銀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第四句指此蘇轍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爲歌舞臺每歌舞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罷令內人裝之金屋寶帳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結句指此徐氏引郭妃則誤矣

又曰統觀李唐全代中葉以後河朔旣不可復諸藩鎮屢有擅命吐蕃迴鶻党項先後頻入寇盜內外皆不寧矣而敬宗童昏失德廟野危疑故連章諷刺以志隱憂此章首七字

最宜重看

日高

鍛鑊故錦繫輕拖

一作袍非後史記上林賦冠虹拖於橋軒又曰拖靚旌一音徒我反一音徒可反袍與拖通說文引論語朝服冠紳唐左切此

句用韻皆合若祐字雖玉篇曰祐俗作祐然其本音非此韻也徐曰鏹銀謂門環以故鑄繁銀便於引良宮禁之制如是

門金鎖

黃庭經玉箋金鑄長

一作

不動便

箋非

門金鎖

指水精簾

內未起之人

欄

藥曰高紅

雲梯

十二

水精眠夢是何人

箋曰

不動便

箋非

不動便

箋非

不動便

長髮無今見字榮補卽據此詩耳髮根如日燒墮也未長篇謂當作駿駿解余考廣

韻駿駿馬

韻

頭貌而韓偓香奩集酒薄醉微駿駿春暉情緒更融怡又世說嵇叔夜

醉傀俄若王山將頑或作鬼矣皆假借通用此則以紅藥髮根狀內人睡態也若朱氏

舊字書皆

朱氏

引甘泉賦崇邱駿駿則飛

一作

雲梯

雲梯

十二

雲梯

門九關

十二

門九關

十二

上

儀禮觀禮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註曰依如今繡素屏風也有

帷幕

繡斧文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譜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語

帷幕

十二

帷幕

十二

帷幕

帖死屏風

儀禮觀禮

大夫李勃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

浩

日人君屬精國治首重臨朝故李德裕獻丹辰六箴共一曰宵衣以謹祀廟稀晚

浩

裴度亦以爲言其時諫議大夫李勃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

浩

裴度亦以爲言其時諫議大夫李勃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

浩

枯楚極諫叩頭流血帝爲之動容事皆見舊書紀傳飛香句謂此也

浩

粉蝶

浩

帖死所謂老病者幾繼仆也此本程氏徐氏之說而參定之

浩

粉蝶

浩

粉蝶

陳後宮

元武開新苑

采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徐爰釋問本桑泊晉大興二年創爲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魚見因改元武湖以肄舟

師陳豐後主至德四年九月幸元龍舟謙幸頻

淮南子

龍舟鈞首浮吹以鼓北逝於水也通鑑述自唐以來沿龍渡

武湖肄船閱武宴羣臣賦詩

龍舟

龍舟

於水也通鑑述自唐以來沿龍渡

舟渚連參法駕

漢書文帝迎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後漢書

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八十一乘乘與法駕

輿服志乘與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乘與法駕

乘屬車四十六乘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大星正妃

乘屬車四十六乘

十二星藩臣皆曰

紫宮索隱曰星經以後句四星爲四輔其句陳六星爲六宮亦

主六軍與此不同晉書志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

亦

立之金莖餘詳後漢宮詞

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柱雙

歌翻玉樹塵

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文學士與狎

客共賦新詩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

後庭花瑞春染空流瀛洲玉塵見搜神記

而歌動梁皇語習用此塵字固非殊類

總尚書令總當權宰但日遊宴後庭共陳此孔範王瓊等十餘人當時謂之

狎客張貴妃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

孫曰此爲敬宗作舊書記寶歷時幸魚藻宮觀競渡又發神策六軍穿池於禁中又

詔淮南王播造龍淵船供進前四句所云也五謂惑外道士劉從政等求訪異人冀

獲靈藥六謂教坊供奉及諸道所進音器女樂也熊望傳云昭愍嬉遊之隙以翰林

學士崇重不可衰抑乃讓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劉柄楚以望名薦送事未

行而昭愍崩則其時定有詞臣爲狎客者如末二句所云也

潘曰徐箋確矣敬宗

獲靈藥六謂教坊供奉及諸道所進音器女樂也熊望傳云昭愍嬉遊之隙以翰林

學士崇重不可衰抑乃讓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劉柄楚以望名薦送事未

行而昭愍崩則其時定有詞臣爲狎客者如末二句所云也

潘曰徐箋確矣敬宗

宴飲女樂諸事備詳紀文也馮已菴云參法駕者爲渚連犯勾陳者爲沙鳥醉而宿

臨春者爲江令君臣荒酒備極形容錢峰云江左繁華陳宮

淫酒一筆寫出力有千鈞二鴻止就詩論詩亦頗善言其妙

陳後宮

似當與上首合而舊分
兩卷英華則此首在前

茂苑城如畫

漢書校乘傳說吳王濞曰修治上林雖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宇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也據吳王移都廣陵長洲之苑在廣陵之境故海陵地也吳都賦佩長洲之苑苑雖接姑蘇言然明言四遠也自唐

萬歲通天元年

析吳縣置長洲通典曰以吳之長洲苑爲名於是皆以茂苑爲吳郡矣

此句指廣陵

闌門未欲流

按闌門有在吳郡者吳越春秋子胥立闌門也有在揚州者舊書紀實歷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舊漕

河水淺舟船輸不及期今從闌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

橋東通舊官河是也與陳後宮要皆不符而詩意借古紀事當指揚州

光殿更起月華樓

緊接起聯南史言陳後主盛修宮室故借言更有構造不必徵實

賓王結鼠岐賦之山庭形簷鳥欲其鳴而不能致夫人曰寄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

鏡以映之王從其言織暉影感契憐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與異苑山雞事相類

迎冬久處衣

齊威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摺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燒之從臣皆半

件非醉天子正無

愁

北齊書民間謂後主爲無

何曰中四句形容得惟日不足此詩深於作用自覺味在鹹酸之外徐曰此亦爲敬宗作紀書命中使往新羅求鷗鵝則中國珍禽不待言矣杜陽編載南昌進浮光裘以紫海水染色五彩盛成龍鳳飾以真珠侵夜二句謂此類也帝樂從羣小飲其後卒以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打獵軍將蘇佐明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忽遇

害時年十八末聯其先事之變歎。清曰此解疑自午橋而徐氏衍之也。上句當與覽古之燕城江左參看上半下半分賦遠近事借陳宮爲題無取細切。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

漢書蒯通傳金城
湯池不可攻也

草間霜露古今情空糊頽壤真

何益

鮑照燕城賦
願壤以飛文

欲舉黃旗竟未

一作成
吳志孫權傳註陳化使魏對魏
文帝曰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

長樂瓦飛隨水逝

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高帝七年修築從居史記

樂畫師曉鼓琴再奏大風雨乘輶瓦左右皆奔走漢書平

帝起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後漢

書光武紀眾兵大潰會大雷風瓦屋皆飛

車宮內深懸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

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幹早起粧飾

迴頭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爲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及
鵠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俗曰此深痛敬宗也帝以狎昵羣小深夜酒酣猝被弑逆詳舊書紀文矣次聯之所
云者唐自明皇以前東西京固頻往來且迭行封禪之禮自安史倡亂而後東都久
不行幸敬宗欲幸東都以裴度言而止其時王播領鹽鐵在淮南或聞東幸之意而
并請至江淮故別燕城江左此可詳玩史文而通其旨也五六痛其遠崩末二句事
取對照語抱奇悲

隋師東

廣韻隋本作隨隋文帝去追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隨隋二字通鑑縣西漢碑亦有作隋者金石文字記云隋隨二

字通用余意或隋文特禁用隨非始省作隋也

東征日調萬萬金幾竭中原買鬪心

軍令未聞誅馬謖蜀志諸葛亮率軍攻祁山

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桓

邵所破亮還漢中發謾以謝衆請自貶三等

吳平孫尚在晉書杜預傳可兵伏樂鄉城外以計直至吳都督孫歆

帳下虜欲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頸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阿閣

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集阿閣讌於樹

周之興也舊傳鴟鳴於岐山說文鷩爲鳳屬神鳥也

林好音喻淮夷之歸化也此句取戴升異

可惜前朝元菟郡漢書地理志元菟郡

開高積骸成莽陣雲深左傳逢滑曰暴骨如莽

補註左傳氏莫有歸心

朱長孺曰通鑑卷歷太和間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盜據淮景詔烏重

王智興康志韓史慈誠李載義李聽張璠各率本軍討之重肩臺諸軍久未成功每

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至三年斬同捷淮景

悉平喪亂之後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什無三四詩正此時作隋煬帝大業中頻

年用兵高麗益舉往事以諭也

浩曰宋箋本兼討王延奏言之以延奏助同捷也然詩專指淮景故爲刪改凡舊說之本是而小誤或未詳明者余乃修飾而存之也

潘琳引隋煬帝征高麗事述等九如敬納於隋水帝怒除其名明年復述等官罷
又徵兵討高麗以解軍令句似合其解援書句則所引有舛詩固借隋爲言何須切
証歟五句謂須賢臣在朝然非泛指也舊書紀及裴度傳敬宗歎宰執非才致姦臣
悖逆學士草處厚力請復用契慶河北山東必奠廟算度自興元入朝復知政事及
同捷寫弄兵權以求繼襲度前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度前後在朝衆
整所草惜屢被議沮時則以年高多病懇辭職務矣故詩有合意焉

謝書

微意何曾有

毫空擣筆硯

奉

育

章

大輔

徐

曰

未

石蟾蜍硯篆玉谿生

山房

李商隱硯

也春渚紀聞

紫蟾蜍

端溪石也

無眼正紫色

肢有

古篆玉谿生

山房

五字

蘇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造硯其腹疵垢直數百年物也後以易向叔堅拱璧

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白蒙半夜傳衣後

僧

方伎

神秀他昔後魏末有

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

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稱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

後六祖慧能在碓坊五

祖宏忍夜詣之以杖三擊其確能即以三鼓入室五祖乃以達磨法寶及所傳袈裟付

之能捧衣而出是夜南遷大眾莫知屢見釋氏書中

新舊藝文

志令狐楚漆匱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

刀晉

中興畫

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

工相之以爲必

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

祥

刺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晉書王祥弟晉傳祥臨薨以刀

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

覽後奕世賢才與於江左矣

宋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傳衣葉。

目末有不得佩刀之語，蓋猶未登第，故作自寬之詞。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

古今注 魏宮人好畫長眉

十歲去踏青。

唐董下歲時記 唐人已日在曲江傾都禊

飲踢青蘆公範，鏡飾儀芙蓉作裙。

御覽引釋名 種子裳也 雜駿集芙蓉以爲裳

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

十五卦部卸嫁下去聲四十鶴。

部此通用也 錢曰：秋當改稱誤矣。

十一學彈箏，銀甲不會卸。

梁書羊侃傳 有彈箏人陸大喜

著鹿角爪長七寸絃。

通典彈箏用骨爪長

十四藏六。

親周禮地官大司徒註曰六

寸餘以代指。唐人每云銀甲，其用同也。

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

弟也。

賈誼治安策註同周禮註史記管仲曰上服虔則六親固正義曰外祖父母一父

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

系梁書羊侃傳有女之子六解各不同父母二上當有脫文

懸知猶未嫁，十五立春風背面。

序漢武帝新千秋之壽 故後宮多輒聽之樂

爾虞亭曰只須如此便好 潘曰：上崔華州書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甲集序

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此章寓意相類初應舉時作也酌編於此

革革遷下。

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矣 賀處東宮中王贊

王寒食節采鞦韆嬉笑爲樂。帝常呼爲半仙之戲。唐高無際筆題賦

失題

舊本皆連上篇作無題二首戊籤分入五古中亦作無題思謂必別有題而失之然仍爲附編

幽人不倦賞秋暑
貴招邀竹碧轉長望
池清猶寂寥露花終裛濕

劉安挺騷歲幕兮不自聊

風婕強嬌餽

古今注蚊婕一名風婕此謂風中之婕

此地如攜手兼君不自聊

浩曰結言我

冥喬曰招友同遊不至之作無聊恐兼爾亦無聊也似同應舉失意者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題當止此舊本皆有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十五字徐曰京幼嘗爲僧徒

二句乃方回律髓評語後人誤入題中也按舊書志中書有中書令唐之

宰相曰同中書固以此也令狐雖未實進中書令而香山集中亦稱令狐

令公矣新書方鎮表元和十四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

天平軍舊書傳令狐楚字殼士舊書紀大和二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

平軍節度使宋曰公座卽公諱也唐詩紀重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

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竦秀進退不凡惜其單幼可以勸學平

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

爲御史叢職淮南李相紳憂憐而卒頗傳繡衣之稱又曰令狐文公在天平

後堂宴樂京時在坐故義山詩云謂京曾爲僧也按彭陽公爲鄆蔡京正

在此時詳年譜水經注云滑臺城卽鄭之廩延也舊書志河南道滑州以城

有古滑臺也滑鄭漢三州節度治滑州貞元元年號義成軍令狐宦蹟並未

淹滑臺紀事誤也京以進士登學究科時謂好及第惡登科唐摭言載之而

摭言載反初及第並不及京豈幼年事在所略歟公座既非可專指一人義山年少何可肆言紀事所載殊不可信但公座不當實有僧流故且存其說

舊題十五字當卽本之紀事者

縱或有然亦宜附注題下耳

罷執霓旌上醮壇

高唐賦建雲旆霓爲旌翠爲蓋醮壇詳見道書

慢粧嬌樹水晶盤

朱氏引漢成帝內傳帝獲

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艱弱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此語見大真外傳言

明皇在百花院便殿覽成帝內傳也唐以前經籍志無此書疑不足據餘詳碧城徐曰
嬌樹暗用瓊樹朝朝新之語甚多或令狐家妓會爲之此詩似文公命賦錢曰覽語必極深婉亦天賦也

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色寒

豐寒宋曰唐時女冠出入豪門與士大夫相接

魏書釋老志惠始到京都世祖每加敬禮

五十餘年未嘗寢卧雖履泥塵初不青袍御史擬休官

唐六典袍制有五一日青袍極幕官帶御史銜

汗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者已詳年譜全唐詩劉得仁有送蔡京侍御赴大梁幕詩則京又曾爲汴

幕宦官不知其在何時也上句若果指蔡京固不能信之

雖然同

水經注魏文帝在東

是將軍客

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旣益尊黯與

不敢公然子細看

水經注魏文帝在東

宮宴諸文學酒酣命飭后拜坐坐者咸伏惟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送徒
隸簿今華林獄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暗用此典雅切公坐魏志注作楨獨平視

牡丹

錦帽

帷

初卷衛夫人

原註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帷之中興略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不者必見寡小君不得

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

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

中再拜環珮之聲寥然

按史記孔子世家作繩帷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琴蓋而檢犀尾曾鑑鼓之音畢榜柱起人擁楫而歌曰

今夕何夕兮

舉趾被而覆之陳祚明

旦詳此起人疑是女子穆得母以鄂君越人誤合爲一耶袁曰

子晉泛舟

歌曰

越鄂君

中再拜環珮之聲寥然

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琴蓋而檢犀尾曾鑑鼓之音畢榜柱起人擁楫而歌曰

今夕何夕兮舉趾被而覆之陳祚明

旦詳此起人疑是女子穆得母以鄂君越人誤合爲一耶袁曰

子晉泛舟

歌曰

越鄂君

歌曰

越鄂君

歌曰

垂手

箭箙雕玉佩

梁府解題大垂手小垂

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

招

腰爭舞

英華作細腰頻舞胡

腰

腰

腰

石家蠟燭

何曾剪

世說石季倫

用蠟燭作火

荀令香爐

可待熏

劉季和曰荀令

香

香

香

曰吾所聞見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渠昭明博山香爐賦

曰粵文若之畱香正此事也朱氏以爲晉之荀勗誤矣

外軍國之事皆與荀勗稱荀令君典略曰曹公荀令君皆足

世或別傳曰司馬宣王

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卯處多年可以見還灌

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一葉作

寄朝雲

宋府江南弄有朝雲曲

誣詳後代元城吳令

荷旦富貴之花寒餞人一字著不得徐旦令狐楚宅牡丹最盛此詩作於楚宅
曰長安志曰酉陽雜俎載開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近刊酉陽雜俎脫此語而長
安志所引明甚也楚赴東京別牡丹詩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上馬出
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以史傳考之當爲太和三年楚赴東都留守時作是年
卽鎮天平而義山受其知遇此章義山在京所作上四句狀花之穠艷五六言花之
光與香楚猶在鎮故兼祝其還朝七句謂授以章句之學結句遠懷也晚唐人賦物
多用艷體非可盡以風懷測之

徐說甚是約在太和五六年

初食筭皇座中

嫩籜

香苞初出林於

戊辰作五誤

陵論價重如金

元和郡縣志淄州長山縣本漢於陵縣地齊秦於陵在長山縣

卽陳仲子所居

皇都陸海應無雙

漢書志秦地有鄒社竹林南山櫟柘號稱陸海爲

剪凌雲

一寸心

徐曰此疑從崔戎充海作縣鄧之竹譜九河鮮育五嶺晉繁九河

在今德州平原之間大約北地多不宜竹時必有以筭爲方物獻

者故紀之

浩曰竹譜云般腸管中爲筭殊味註曰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中有筭最美正充海地也淄亦與充隣何疑焉

海上

石橋東望海連天

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駕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今石橋猶赤色

徐福

空來不得仙

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漢書郊祀志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外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

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接史記始皇本紀作徐市淮南王傳作徐福至後漢書東夷傳而後諸書多作福

楊

直遣麻姑與搔背

麻姑山仙壇記麻姑至蔡經家麻姑手似鳥爪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小以把背乃

佳也王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使人牽經鞭

可

能閨命待桑田

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

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把背乎

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

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涪自此免海痛府主之卒而自傷也用事皆切東海徐福求仙義山自喻麻姑搔背

喻崔厚愛其如不能留命而遂卒于義山身世之感多託仙情艷語出之不悟此旨

不可讀斯集也

贈趙協律哲

舊書志太常寺協律郎二人皆爲崔戎判官詳文集狀

俱識孫公與謝公

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襲爵長樂侯累遷散騎常侍廷

錄尚書事加侍中都督諸軍事封建昌縣公進拜太保薨

贈太傅孫謝嘗同居東土同汎海同修禊見晉書諸傳中

太和七年六月楚爲吏部尚書

則歌八年六月崔安平卒則哭

已叨鄒馬聲華末

使記司馬相如傳梁孝王末來朝從鄒陽枚乘莊忌之

更共劉盧族望通

自註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父遷劉琨答盧諱詩郁穆有姻婉新婚善注曰厭榮結晉書

曰琨妻卽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諶贈琨詩伊諶陋宗昔遭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向注曰婚姻謂諶妹嫁琨弟援鄒馬統言幕中非專指令狐鎮汴此句則專指與安平

戚誼也晉書盧諶傳曰琨妻卽諶之從母又曰清河崔悅劉琨妻之姪也溫嶠傳曰劉

琨妻嶠之從母也劉琨傳曰溫嶠表稱叔弟劉琨內弟崔悅盧諶等蓋琨

妻與諶母嶠母爲姊妹故舉劉盧以含崔姓雖作者意不及此亦堪搜剔

南省恩

官之南故曰南省援六尚書二十四司皆統於尚書都省故尚書與郎官

統稱南省或稱中臺互詳文集箋矣令狐已久進位僕射則當謂都省

妓樓空

舊書謝安寓居會稽樓遲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其後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二句分指

東山事往

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

夷直趙哲爲從事皆一代名流此云君又東必走宣州

也西征指赴京師詩蓋八年冬自家赴京逢次作

贈宇文中文丞

舊書紀太和三年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李

漢太和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新書宰相世系卷子文

亦御史中丞

鼎字周重文選

欲構中天正急材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爲之改築臺其高千仞而後至其上劉向新序魏襄王欲爲中天之臺以許館言而罷

曰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云河南李文公爲御史中丞字文河南人故用平臺

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白綠烟水懸平臺

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事來

張名實相副吳志虞翻傳于榮雖爲制所惡然猶盛歎御魏志甚嵇康子詔字

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

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嘗嘗山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

爲題目時稱

山公啓事

浩曰李文鼎中丞嘗家居因共

曾爲吏部故又以銓術期之也

安平公詩

原過集外詩百首故贈尚書諱氏按爲崔戎也舊書紀太和八年三月以華州刺史崔戎爲兗海觀察使六月卒崔戎傳贈禮部尚

書義山爲戎所知在華隨至兗詳年譜詩作於九年故曰明年徒步弔京國新書宰相世系表戎爲博陵安平崔氏大房封安平縣公戎號說諱爲韓而疑之

何歟

丈人博陵王名家

舊書崔戎傳高伯祖元晦神憐我總角稱才華詩婉

玉谿主詩注

卷一

十一

今總角升公魏志吳質傳註周陔及二弟邵茂皆
總角見稱並有器望總角稱才者頗多不備引

華州畱語曉至暮高聲喝

吏放兩衙

封演聞見記近人迺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祚父

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變轉而爲衙也按後漢書袁紹傳拔其牙門註曰牙門

旗竿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牙門字似始此兩衙早晚衙也由所

謂知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仲子延

一作廷岳年十六

本集有雍與亥新書傳止雍一人而宰相世系表雍福祿厚四人詳文集錄矣表則傳

表及舊書感通十年紀皆無之延詩疑當爲雍字而新傳云雍字順中亦不合無可再

考面如白玉欹烏少漢書陳平其弟炳章猶兩臯

徐回炳章是是表也

舍奇花晉書王戎傳晉書目王衍神姿高

一作姓從秀一作璠琪

微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物外陳留阮家諸姓

明刊本並列諸姓

秀晉書阮籍傳瑤陳留尉氏人也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修族

故故弟裕拔鄭氏註禮記姓者子姓謂衆孫也此日阮家諸子孫耳

何駢羅楊子法言升東岳而知衆山之邈

行分上下駢羅分列陳

環珂三月石堤凍消釋東風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木其聲

策循帙之遂銘擊摩車而相遇

清詞孤韻有歌響

之

觸鐘磬鳴

麟角虎

尖咽如鳴梭

敘次皆共故色

公時載酒領從事踴躍鞍馬來相遇仰看樓殿

撮插

一作

清漢

遙望樓殿高而小也不當作插

坐視世界如恒沙

水經注康扶南傳曰恒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枝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卽恒水也史記注亦名恒伽河東晝中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

水甘美下有吳鹽色正白如水精羅摩經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金剛般若經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此句卽微塵世界之意非言其多

其多面赤脚掉互

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

句不協調疑有誤字

一百八句在貝葉

楞伽經有不生句生句等一百八句佛言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大乘拾遺記洛陽翻經道場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書卽今胡書體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形似枇杷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帖然嵩山記嵩高寺中有思維樹卽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維因以爲名一年三花白色香美

三十三天長雨花

菩薩本起經太子思維累劫之事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六泥犁起世經須彌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

居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三天妙法蓮華經佛前有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羅華供養寶塔維摩經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山海江河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辟支佛去空閨

華

不經注于閻國南城一十五里有利利寺中有石軸石上有足跡彼

俗言是辟支佛跡孔史子園國城南五十里贊摩寺石上有辟支

佛蹟處雙跡猶存洛陽伽藍記辟支佛靴非皮非革於今不爛

舊書傳戎遷充海華民戀惜遷道至有解鞋斷脰者戎

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此借佛之遺跡以寓州民愛戀

遣我草奏誤今改正

公時受詔鎮東

莊子惠施多

方其書五車

晉書葛洪傳從祖葛仙

公棟丹秘術洪得其法

卒新書傳至克歲餘卒皆誤

惟舊紀書六月庚子與詩合

謂崔雍賜死宣州

西風衝戶捲素帳隙光斜照舊燕窯

略與前三

月石堤諸

虞翻別傳常歎曰使天

毀是

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況我

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二

兼鄆相國言之義山

豈得無淚如黃河

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况我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字長康爲桓大司馬參軍共見親昵後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

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汨汨

如

車牙

車牙輪軸也見考工記輪人

顧我

下筆卽千字疑我讀書傾五車

晉書葛洪傳

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本草靈砂久服通神明不老新書

藝文志崔元真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挾本草靈砂以水銀流黃爲之而丹砂金銀皆

可鍊服有太清服鍊靈砂法

晉書葛洪傳

公棟丹秘術洪得其法

卒新書傳至克歲餘卒皆誤

惟舊紀書六月庚子與詩合

謂崔雍賜死宣州

西風衝戶捲素帳隙光斜照舊燕窯

略與前三

月石堤諸

虞翻別傳常歎曰使天

毀是

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況我

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二

兼鄆相國言之義山

豈得無淚如黃河

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況我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字長康爲桓大司馬參軍共見親昵後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

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汨汨

如

傾河瀝膽呪

與祝願天有眼

蔡琰歌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零落本起經太子得天眼徹視洞見無極知人生死所

行過善惡之道極天眼變見佛者皆非此句

義此自願上天有眼福善除慶也舊註誤

發曰集外詩是義山手筆而稍平常豈合爲識者所訂耶田曰詩在韓蘇之間

浩曰本集此種頗少意態平易而情味已不乏

君子之澤方滂沱

行過善惡之道極天眼變見佛者皆非此句

發曰集外詩是義山手筆而稍平常豈合爲識者所訂耶田曰詩在韓蘇之間

浩曰本集此種頗少意態平易而情味已不乏

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

絳帳恩如昨

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烏衣事莫尋

續史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鑑

陶潛詩聊用志華辭趙赴宣獄

共入閨賓

張良漢書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客請賓宿夜以繼日

俱分市馬金

嚴國策郭隗先生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

終負託孤心

後漢書朱彊同縣張堪於太學見彊把頭臂曰欲以妻子卒無鬼論

馬之至

李杜當亦他往後又在彭陽幕

莫憑無鬼論

晉書元瞻素耽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甚有才辨及鬼神之事者三

反覆甚苦容乃作色曰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瞻後歲餘病

卒無鬼論

終負託孤心

後漢書朱彊同縣張堪於太學見彊把頭臂曰欲以妻子

事頗多

朱生二障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彊

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後村詩結末二句有門生

故吏之情可
以矯薄俗

唐曰此徒步京國時也首句自謂次句崔明五六
兼已與三孫言之午橋謂陽翟雍作認矣辨詳年譜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移白氏長慶集過駝山人野居小池詩自註

守杭州初由京城東南次藍溪而過之也杜牧駢處士墓誌駢處士峻揚州
士曹參軍元和初母喪去職於灞陵東阪下得水樹居之朝之名士多造其
廬栖退超脫三十六年會昌元年卒此與白公所詠或一或二必有此題合
者朱氏引唐語林駢凌度支司書手李吉甫撰之後典名郡於春明門外築
臺榭似不符也朱氏又引唐年補錄王廷奏爲駢山人構亭事時地尤記矣
崔雍後由起居郎爲和州刺史見新舊傳乃咸通時矣又考唐漳州陀羅尼
石幢咸通四年造有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崔
袞之名其後不爲雍所累者似已卒也此首未定何年附繕於此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
聽雨聲

荷已寓情之
意全在言外

外戚封侯自有恩

自緣先世之恩
非因得尚主也

平明通籍九華門

洛陽宮名洛陽諸門
中有九華門然皆可

通

金唐

程曰疑作堂樓堂唐古或通用如後漢書蔡邕傳中求用定六經文字之堂第典或作唐漢典然此固無取好異

革

小主年小耶不

則何未成禮

二十君王未許婚

新書諸公主唐穆宗女金堂公主下嫁郭仲

革

憲宗郭皇后之

姪故首句云然

活曰舊書傳郭牧年十餘歲尚平公主主年與牧相類暖子鍾尚德陽公主鍾與公主年未及冠則此詩所云似少遲矣故諱之二十指仲恭非指公主而意互通也仲恭爲郭鍾之子其尚主當在太和開成間冊府元龜亦作金堂則此作唐定誤也

東還

自有仙才自不知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鍾徹好賦乃登夫鳳凰兮而騎華芝御覽仙人採芝圖曰芝生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望北極遇見神明

十年長夢採華芝

揚雄甘泉

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

嵩陽等舊師

田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活曰

措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夕陽樓

自註在榮陽是所知今遂寧蕭侍郎牧榮陽日作矣矣一作者舊書紀太和七年三月以給事中蕭濟爲鄆州刺史入爲刑部侍郎九年

六月既遂州司馬地理志
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
自悠悠

有感一首

李訓鄭注事舊新書李訓鄭注等傳文宗以宣者太盛繼爲禍胎

思欲芟除以雪雖恥因鄭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李訓處黃門之不疑也上

以訓言論縱橫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之擢同平章事訓卽謀誅內豎秋殺

陳宏慶耽王守澄乃以注節度鳳翔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太

原羅立言知大尹韓約爲金吾街使李孝本權中丞璠行餘未赴鎮閫廣令

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

土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仗院石檣閑夜有甘露臣已進狀

訖宰相百官稱賀訓請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

百官班列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旣還曰臣等恐非眞甘露不敢輕言言出

四方必稱賀也帝曰韓約安耶乃令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帥諸內臣

往視之旣去訓詔璠行餘曰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行兩

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

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內官迴奏韓約氣憡汗流不能舉首中官

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卽舉軟輿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衆

與內官決殿後舉恩舉與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

隨訓而入立官孝本率臺府從人共四百餘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

訓

持愈急逼邇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宦者郤志榮奮擊其胸訓仆地帝

入

東上閭門門郎闖須臾內官卒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卽殺訓璠行餘

約

立言孝本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族誅注與訓謀事有期欲中外

協

勢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赴闕聞敗乃還監軍張仲清殺之傳首

京

師王涯爲禁兵所擒士良拘其反狀涯質不知其故榜笞極酷乃手書反

狀

以自述凡坐訓注而族者十一家當訓擊斃時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

反及

訓已敗士良曰王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僕射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

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苦耶楚曰然涯

誠

有謀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涯訓等罪

九服歸元化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漢書揚雄集方將上猶三靈之流

註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

如

何

本初

後漢書袁紹傳紹字本初又何進

傳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

進

紹引兵屯朱雀閣下遂勒

自取

屈

誅

漢書劉屈氡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

兵捕官者無少長皆殺之

治巫蠱急內者令郭櫟告丞相使巫祠社祝訊及與賊將軍共禱祠欲令昌邑王

爲帝詔載屈氡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梶首華陽街按李訓爲宰相揆之族孫世爲

冠族其死於宦官又相類故以屈氡比之蓋此事以李訓爲謀主也二聯言下臨九服

正有含痛

狗哉自取

字

有甚當車泣

漢書袁盎傳上朝東宮宦者趙談驕乘轂伏車前曰天

子所與共六尺

與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餘共

三靈叶睿圖

漢書袁盎傳上朝東宮宦者趙談驕乘轂伏車前曰天

子所與共六尺

與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餘共

載於是上笑下車

因勞下殿趨

後漢書虞詡傳疏案中常侍張防屢殺不報詡坐論輸左校防歎害之宦者孫程張賢相率奏曰常侍張

防滅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時防立在帝後程叱曰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以趨就東廂比士良等至左仗典切極矣

盜止令談泣而下車今訓之用意大有甚也舊注謬甚

何成奏雲物

史記五宗世家請辛毗

漢書杜周傳獄益多草大者連

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子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校注二句指登謂王涯等十餘族

詭稱甘露實欽榮中官於左仗而殺之也或謂宦官率兵殺訓注等反似滅此衆盜言

逮勃所與表詣證

漢書王商傳疏案數百

校注

及訓猶千餘人也符書性命皆疊韻義山精於聲律疊韻雙聲屬對工巧且有句中上

下字牽搭而用者如宋玉之宮供夢送留贈畏之之驚鶴弄鳳是也不暇一一標出讀

者當細會之

漢書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真

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

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中尉

漢書新書傳訓容貌魁梧神情灑落多大言自標置天子

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不早辨胡芻

淮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

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駕遣收之會勒已去按上句謂但知章倚李

訓此句謂不悟士良之不易誅然於意不順當以比鄭注之險惡兆亂舊書傳注本姓李

魚冒姓鄭氏故號魚鄭時人目之爲水族此只取見異

爲患不必過泥然此句與萑苻句皆未免意爲專騎耳

班固西都賦用

名已爲鬼錄分朝部質書觀其姓

軍烽照上都

班固西都賦用

西遷作我上都

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班固西都賦用

今以

天地爲大爐實誼鵬鳥賦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
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田曰歸禍於天風人之旨

丹陛猶敷奏

金敷奏以言

形庭欲戰爭

漢書外戚傳昭陽舍中庭形

臨危對盧

植

自注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入後漢書何進傳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而內不能斷謀頗泄中官憚而思變張讓段珪等斬進於嘉德殿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閨道竄下仰數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及袁紹勒兵捕殺宦者董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斬宦官數人餘投河死

始悔用龐萌

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

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按李訓原非正人然謀誅宦官實秉帝旨及已敗帝方在危懼不得不從士良之誣曰臨危曰

始悔正見其實非反也令狐楚鄭覃同召覃未見有奏對語然令狐亦畏禍依違且乞罷節度使兵仗參薛之制非可虛植比矣

御仗收前殿

謂

兇兵

一作

徒虞背城

左憲請收合餘燼背城借宗入

蒼黃五色棒

魏志太祖除洛陽北

部尉注曰太祖造五色棒標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此謂

吾衛士臺府從人若黃拒擊也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而反以臺府抱關金鎖

游徼抗中人以搏掩遏

一謂士良卒從內出冬至當古有清君側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

精兵其死宜矣者逐君側之惡人也後漢書卓儻何進私呼卓將兵入朝卓上書曰昔趙鞅

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

今非

之老成

詩雖無老成人謂今豈無可爲社稷臣者而乃任李訓哉如裴晉公時猶在也

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訓等心雖無他謀貪不作

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謂被禍者通鑑開成元年二月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諸收容之上

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仇士

八月勅慶成節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陽倒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櫂停則元

年之不停可見矣舊書王涯傳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

不廢用咸英

樂經黃帝之樂曰咸池帝譽之樂曰六英何曰不特識開譙用樂蓋深歎文宗明知其寬而刑賞下移不能出聲也

被舊書紀開成二年

已重陽倒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櫂停則元

寧吞欲絕聲

謂朝野之中心懷痛而不敢明言者

近聞開壽讌

樂經黃帝之樂曰咸池帝譽之樂曰六英何曰不特識開譙用樂蓋

深歎文宗明知其寬而刑賞下移不能出聲也

被舊書紀開成二年

已重陽倒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櫂停則元

年之不停可見矣舊書王涯傳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

雅樂遷樂章

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上悅賜進等

錦綸是則咸英由其所定今能無間樂而悲哉

錢龍暢曰甘露之變閻暨擅行南司

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姦邪反若假手宦寺殲除大憝者後世不咎文宗之

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口情勢未有免論之者可異也使非平日傾

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甚乎義山詩感情激烈有不同於衆論者

浩曰吾聞之嘗謂人曰李公之論甚正其中過譽處已刪之矣誤誣宦官反被慘禍誠堪憐憫然文宗任

用非人亦不能辨其咎義山指語皆有分寸二篇皆痛斥訓而連及王涯輩通鑑不

重鄭注蓋史雖稱訓注爲二兒然注之陰惡更甚於訓細閱史書

自見故訓猶可憐而注惟可惡行次西郊篇中專斥注一人也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游

舊書經籍志兵書有玉帳經一卷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

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曰牙旗校黃帝出軍決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精與旗有異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必居上游

須共主君

分一作

憂患萬表已來關右

後漢書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聞光武卽位心欲東向遣長史奉書

嘉美之魏志曹公西征張魯王粲作詩曰相公征關右晉書宣帝紀魏武曰旣得關右

移關右卽隴右融所牧爲關隴以西之地謂表自

關右而來以比能知帝意遣人入奏黃護中官也

逆京都不守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因推爲盟主侃戎服登舟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岐戰斬岐於歸通鋪蘇峻爲侃將所斬剗割之焚其骨

龍愁一作曾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秉水則神立失水則神

廢人主天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七言和人

失水

七言和人謂蘇峻作

與高秋

禮記二月令孟秋鷹乃祭鳥用始刑藝漢書孫寶傳立秋日勅曰今日鷹隼始

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春秋感精符瑞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

鷹隼擊何曰用左傳見無禮七言和人謂蘇峻作

于君者如鷹鵠之逐高雀也

七言和人謂蘇峻作

何曰星關未詳空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闕一名北極紫宮太乙座也晉書天文志

東方角二星爲天闕共開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雜其中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中間爲天衡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似皆可言星關以喻皇居而張平子週天大象以天關儀屬於畢野諸王列藩於漢薄用之亦合晉書劉隗傳入宮告辭帝尋

涕與之別此言文宗悲憤不自勝冀其來誅內官而乃得收痛淚也舊引史記天官書兩河天闕間爲閼梁正義曰關邱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金火守之主兵戰闕下雖似合本事却與下三字不可貫必非

悟曰此篇專爲劉從諫發錢龍暢兼王茂元言之徐氏又兼蕭宏言之皆誤矣舊書紀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新書從諫傳李訓先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執政藉共論執以立權綱仇士良傳從諫言謹修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皆以死清君側斷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帝倚其有差自強故三四言既遣人奉表宜卽來誅殺士良覃也舊書訓注傳贊曰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藩后專指從諫也史稱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惡憤帝懼爲不語數日之內生殺除拜皆由兩中尉天子不聞也故五句痛其受制六句謂除從諫外更無人矣若王茂元史言其以多財爲中人掎摭方搘焉出家貲賂兩軍得不誅而反獲封蕭宏以太后弟得顯位實虧人耳安得以陶侃比之哉且新書云初未獲注京師戒嚴茂元蕭宏皆勤兵備非常是二人方爲中人所用乃夕公改初未發注爲初發鄭注以曲成其論尤是非顛倒矣得上游似借用漢書匈奴傳從上游厭人之義以喻極服中官也

故番禺侯以臧罪致不享寧覺母者

徐曰者一作老當從之安諸本或無此二字朱氏箋本席氏所刊從宋本皆有之母者謂母

刊從宋本皆有之母者
之者製題欲曉之耳不可改老

謂母

他曰過其門

舊書志廣州南海縣卽漢番禺縣番山在州東

三百步禹山在北一里接兩漢志止云番禺不言二山水經注曰昔南海郡治與番禺縣連接今有水坑陵城倚其上縣人名之爲番山名番禺俗謂番之禹也後世皆謂二山矣禹罪謂多財不事謂死非其罪蓋其父以賊而富致其子今陷不辜也玩詩意母者二字不可刪過其門乃母者過其門非儀山過之也後漢書劉盆子傳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聚客規以報仇字似可借據

飲烏非君命

(史記呂后本紀注應劭曰鳩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漢書蕭何之傳中書令宏恭石顯急發執金吾車騎馳闥其第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門下生朱雲勸自裁竟飲鳩自殺

茲身亦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後漢書折角傳父國爲鄒林太守有資財二億嗣卒像感多藏厚亡之戒乃散金帛資產曰我乃逃禍非延富也

江陵從種橘

(史記貨殖傳江陵千樹橘異志孫休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事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後兄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

於湖亭

不見千金子

(史記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接陸氏釋文金方寸重一斤

之水

金皆以

空餘數仞牆

(征賦今數仞之餘趾

此計

章

(史記高祖本紀吾當正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掠罪後漢書

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爲子報仇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交廣合投香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歸自番

島其妻劉氏齋沈香一斤驗之見之遂投

於湖亭

殺人須顯戮

(戰不迫誰舉漢二

言曰舊書胡証傳太和二年冬証卒於嶺南使府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嶺表奇貨道遂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澣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教澣入左軍士良命斬之以徇詩爲此發也首用蕭望之事取事由宦官非天子意不重飲鴆事次句傷澣之不能散遺貲三四言遺子以財當善爲術奈何以顯貨害之五六傷母之者過其門也結聯從母者意中說方見冤痛之情張譲宣室志亦載此事云澣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舉賈餗爲禮部侍郎也澣字同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音

舊書紀

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坐妖言人歸第人皆以爲冤誣宰相李宗閔於上

前論列上怒貶明州刺史七月貶虞卿爲虔州司馬吏部侍郎李漢爲邵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八月又貶容閔湖州司戶虞卿漢澣亦再貶道州幹再貶遂州司馬文集祭文云

遙作時多莫

莫_{田曰遙作卽}

先令禍有源多難指甘露之變言大難將作而諸

初驚逐客議

李斯上秦王書臣聞吏議逐客

旋亥黨人究後漢書特立

下獄書名王府注曰事具劉淑傳後漢書特

黨銅傳以詳其事田曰逐客指楊黨人指李蕭舊書志龍朔二年改刑部爲司刑校李宗閔楊虞卿傳李德裕入相文宗與論朋黨帝

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惡德裕皆請出爲刺史此七年澣出爲鄭州也訓注

密侍榮方入司刑望尊

用事共短德裕罷之召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還虞卿尹京

兆此八年冬十月也蕭由鄭州內召亦必在八年冬九年春

皆因優詔用實有

諫書存

兩史范公傳諫書存者百有餘紙

苦霧三辰沒

李愬三辰日月星

窮陰四塞

昏

禮記明堂位四塞註曰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戰國策秦四塞之殿高誇註曰四面有山關之箇二句宮天地皆爲晉端

虎威狐更假

戰國策虎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敢不走乎况與之行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已以爲

畏狐

隼擊鳥迎喧

見董有感錢父公曰舊音傳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爲

也

四句云校隼擊謂臣論

列剖注者非頂上諺書

詩無易由言

耳屬于道

遺音和蜀魄

鳴故獨人悲子鶻鳥鳴也又選

獨都賦鳥生杜宇之魄注引蜀記曰杜宇

志望帝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鶻鳥

王蜀號曰望帝字死俗說云字化爲子規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猿

禮記曾子寢疾童子曰舉而曉大夫之質曾子曰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質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攷水經注巫峽長猿

鳴三聲

見下送漢書裴徽傳十四作兒

王姬嫁廣望王迺始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寄劉仲卿宅仲卿教翁須歌舞邯鄲

賈長兄求歌舞者仲卿與之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姬與廼

始至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句用此事言其女聞喪哭泣而過門

朝

爭屈原草

史記

但嫁不久而寡故無兒極過門字必用此男與兒同諸本皆作男
屈原者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使屈原造爲靈令屬月食若

莫非教鬼

左傳若教氏之鬼不

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廟餕若

舊作

招魂

記

其餕而回閣傷神姿水經注大劍去小劍連山絕川山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

長江極望翻青雲空寄意

東閣史記范睢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白骨始活恩

靈夕公訓注誅文宗始大故量移貶謫諸臣而蕭已卒

早歲思

郭泰後漢書郭泰遊洛陽見河南尹李廣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解榻愧

登舟慚

下自敍與蕭情分兩兩夾寫

陳蕃後漢書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太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

太守以禮請署功曹辟不免之既謁而退蕃

在郡不接賓客惟稱來時設一榻去則縣之

分以忘年契後漢書黃瓛傳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爲忘年契

秋吟小山桂

元文選

友情猶金類敦詩孝子不匱永錫礪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

公先真帝子

烏蕭

蕭梁之後祭文亦我系本王孫詳年嘯傲張高益

漢書荀爽傳黃瓛爲頴川太守賜車蓋特高

丈子定國鄧父子公治閭門謂人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

從容接短轂

晉書王導傳

招隱

士桂樹叢生今山之幽偃蹇連卷分枝相緣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呂向曰淮南王安好士入公之徒著述篇章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卒後堂置

晉古今注籍者

人之

爵焉得蘿草言樹之背傳曰背北堂

甘泉賦選巫成兮叫帝閼新書

事二竹牒記人之

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三輔黃圖漢宮門各有禁非待衛通籍之

臣不敢妄入穀唐時由內出外者謂之離通籍如香山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之類

甚多此指蕭之外貶錢父公誤以爲義山自謂則其時尙未得第

徐有功傳叫閼弗聽叩鼓弗聞

事史記田橫與二客乘傳詣

成穿墳

洛陽橫自殺以王禪葬二客穿塚旁自刎下從之漢書首義復土王穿墳

填墓

上書於覽漢

書中事多有

宮人寵

事詩

終搆上書論

上書於覽漢

書中事多有

宮人寵

事詩

濟多士

乘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

按餘音叔一作倏俗作倏楚辭九

走在廟

此言誰能訴之天祖也

楚辭九

奄忽也此則用招魂雄虺

九首往來儻忽令人以益其心

些亦見天問以比訓注之好毒舊引莊子南海帝北海帝誤矣以儻忽代雄虺古有此例

坤官雖詠訓注而蕭

之寃終不白也

比訓注之好毒舊引莊子南海帝北海帝誤矣以儻忽代雄虺古有此例

始知同泰講

梁武帝寫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

僧碩學四部聽

左傳君惠微福于故邑之社稷老子豈虛言哉否

衆常萬餘人

陽雜記

濟初至遂州造二施刹施於寺齋慶畢

啼百草根

塞頌屬玉篇選

名三華諸連義記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

徵福是虛言

左傳君惠微福于故邑之社稷老子豈虛言哉否

春

臣登仁寺羊主

四

一

二

三

作樂忽暴雨雷震剝俱成數

十片至來年雷震日幹死

田曰一篇極盡哭理

言義山善爲哀謫之詞信然

五松馬

朱曰百氏長慶集有自望秦
皇本紀太史公曰善乎賈生推言之也又陳涉世家褚先生曰

吾聞賈生之稱曰涉裏驅宋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後本紀全述賈生之言世家節取其中一

篇若皆出司馬筆則復矣故索隱據地

形陰阻數句定爲褚先生所改題也

史記

胡亥斯高大名父二世使趙高案丞相李斯獄責斯與子繇謀反狀証服具斯

行五刑論腰斬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高列二世於望夷之宮二世自殺子嬰卽位謀

令當者韓

被樵人用斧斤

斤在欣韻唐賢律詩多通用本

集如東冬蕭肴之類通用頗多

獨下長亭念過秦

史記注秦法十里一亭廩信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史記秦始

皇本紀太史公曰善乎賈生推言之也又陳涉世家褚先生曰

吾聞賈生之稱曰涉裏驅宋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

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後本紀全述賈生之言世家節取其中一

篇若皆出司馬筆則復矣故索隱據地

形陰阻數句定爲褚先生所改題也

史記

胡亥斯高大名父二世使趙高案丞相李斯獄責斯與子繇謀反狀証服具斯

行五刑論腰斬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高列二世於望夷之宮二世自殺子嬰卽位謀

令當者韓

被樵人用斧斤

斤在欣韻唐賢律詩多通用本

集如東冬蕭肴之類通用頗多

譏刺殺之等

諭曰此必訓注誅後其私人亦削

斥也非確明黨之迭爲遷退者

令狐八抬遺綺

晁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舊書傳綺字子直楚之子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

初爲左拾遺舊書志開內道華州上輔天寶元年爲華陰郡

二十中郎未足稀

一作希晉書荀羨尚等陽公主後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諸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書作時二十九宋書謝晦初爲荊州甚自矜從叔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三淡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媿色故後人凡言年少荀郎二十

郎必荀羨非他人也此兼以尙王比其爲壻唐人用事每踰麗句分不細檢耳朱氏引謝萬爲蕭文帝撫軍從事中郎誤矣

馬馬先自有光輝

漢書儒林王式傳歌驥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驥駒在門僕夫具存驥駒在路僕夫整駕古樂府陌上桑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驥駒此取用之

秋事也郊指傳指字方回鑒之子朱曰郊指不與蘭亭四十二人之

雪夜詩成道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韻書內集俄而雪驟下叔父皇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豎空中差可擬道韻曰

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於柳又晉書荀勗傳與柳夫正義之高士許詢並有遺世之風修黃老之術後染室草安後爲會稽內史最後乞骸骨居會稽而修潔有鄰疈即指弟也

故偶談憶默養之乃方回姑夫道韻乃義之子始合爲一聯似涉嫌疑豈用古不必太拘哉朱氏謂裴十四必令狐氏之婿時攜內歸家第或更有感誼則無由細索耳散豎

晉書作散鷺覽引之亦作散他書作撒誤漢苑風烟催吹一作客夢

華陰縣有漢宮觀故曰漢苑詳後漢宮詞

接郊房

華山志縣東北雲臺峯下有穴昔有人入此

嗟余久抱臨邛渴

史記司馬

相如傳臨邛卓王孫有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忍不得富也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又相

如口吃而善音
書嘗有消渴疾便欲因君問釣磯事何無顧忌也唐季風流若此時義山矢偶

娶未

和友人戲贈二首

文苑英華作和令狐八
編戲題當可據故編此

東望花

一作高

英華作事

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

舊引開元遺事任宗爲商於湘中娶郭紹蘭自

長安語梁間雙燕寄詩之事
非也此二句固不必用典

仙人掌冷三霄客

漢書郊祀志武帝作柏梁銅柱
靈承露仙人掌得名宵青天也無

雲氣而青碧者也又曰近天氣
也接三宵猶三天餘詳寓懷

玉女窗虛五

一作牛

夜風

玉女而與之歸注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王延壽晉靈光殿懸玉女廟窗而下祀衛宏

漢舊儀禁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內夜丁夜戊夜相傳授此

爲高機之景良會

一作張衡觀舞賦
不同言外可見

翠袖自隨迴雪轉

一作飛鶴袖如迴雪

燭房尋類外庭

謝莊月賦去燭房卽月殿

殷勤莫使清香透

金魚魚鑄也桂叢指使

他入得近

迢遞青門有幾關

三輪黃圖都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亦曰青精門接水經注東出北頭第三門

也

柳梢閣見南山

終南山在長安正南

明珠可貫須爲珮

拾遺記貞邱之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

可穿而結因用爲佩此神域之矢也

荀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

白璧堪裁且作環

拾遺記璧肉好若

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

璧瑞玉環也

似更有典程曰謂新正未動剪刀也今尚有此風捨未破猶曰

新正未破剪

刀閒

程曰謂新正未動剪刀也今尚有此風捨未破猶曰未殘杜詩二月已破三月來朱氏解作未入正月誤

歌罷也圓扇歌詳後河內詩

新正未破剪

事未抵熏爐

英華作爐香

一夕間

首一想其所居中四爲其整理服飾深居少事皆遙

忠而得之也結言一夕相思甚於終年怨望真不可

提閣戎鐵作樓

蔡道源乃謂於歲相思不如一夕往舍納子論風懷宜相左矣

角今從英華

上二首當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已是贈任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窗不識繞街塵

往來尋覓頻繞其居其

峽中尋覓

長逢雨

月神女暮雨詳後吳令暗答詩

月裏依稀更有人

如羅窗中人竟不識何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

唯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

未及服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姮娥獨居

虛爲錯刀閨遠客

文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

我金錯刀注曰漢書王莽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枉緣書札損文鱗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鮑魚中有尺

素書二句謂虛相聯絡終無實意

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

戊辰謫也獲

然帶役在都有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婦婦與奴欲殺然奴已張弓拔矢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子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吠其陰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烏龍喻他人誰任之不得如也韓偓詩亦云橫卧烏龍作姬媒

（唐）此必任秀才有所思於青
樓中人也否則指辭豈得爾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

（諸本皆作四十今從實數音成元年秋高

錯復司貢籍上曰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揅藝能勿妨
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寬裳羽衣曲
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
心以率聖教乃以榜元及第詩云云因學紀聞唐宗室爲狀頭有李肱被季
肱寬裳羽衣曲詩見英華省試類唐文粹古調中據此則李肱與義山同開
成二年及第餘辨詳畱贈畏之詩下文桉集中他無可徵安知此李肱非別
一人乎新書表趙郡南祖之裔有名肱者但
世次太晚不足參考今且仍舊說而辨核之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峯

（起勢高壯培孤用泰山秦松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莊子雲將東遊而適遭鴻

蒙注曰鴻濛自然元氣也

端如君子身挺若壯

士胸櫟枝攀天矯

淮南子天矯曾欽芝繁紛郭以相交持蜀馬相如上林賦天矯枝格天人迹低卬天矯與矯副

忽欲蟠羣

空又如驚蠅走默與奔雲逢孫枝擢細葉

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

楚詞九辯蕙華之曾敷分紛

鄭玄注曰鄭氏疑鵠

周易象曰雉夷

周易象曰雉夷

頭

此又以高松垂軟

說文頤頤也春陳草復生也一曰蓀也王筠蓀厚也鷓也宋玉難解疑有誤

郭姓史記亦作鷄此句用事未詳廣韻韻篇文作鷄姚氏疑謂兒童兒之髮頤

似之蓋形麗原註臣子毛嬌麗姬人之所美也注曰毛嬌古美人一云

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爲夫人崔浩作西施

施本無定解故舊本注曰如字以見非用驪姬也若呂氏春秋驪姬亦作麗姬梁簡

文帝詩麗姬與妖嬈則泛言耳以上十二句分賦幹與枝葉因曰此段詩似溫庭筠黃

所祖唐人不用見久眩目睛倏忽變輝容竦削正稠直婀娜旋曳筆

周易象曰雉夷

周易象曰雉夷

周易象曰雉夷

周易象曰雉夷

周易象曰雉夷

頭

此極力形容

原註爾雅男斧皮也校諸本作敷峯戊籀作敷峯而有此註今檢爾雅注謂茲搃疏

引周頌莫予奔峰毛傳摩曳也從旁牽挽之言斧男斧峰掣原音義同二句合狀輝容

之善變必本作男斧後乃詔粵爲敷耳故厄

爲改正妣氏改作敷覲非矣此總寫四句

誤寫絕似印黑龍之義兼言松之清香

亦若蠶羅一作文平旦綰顏容

吳越春秋越使相者得施錫且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佳曰苧蘿山在諸暨縣御覽引越絕

書註王得抹薪二女回施而旦以獻吳王捨遺起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

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二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於珠
櫟之內竊窺者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平日顏容用此事也

正子伏戲
得之以襄

氣

猛若爭神功

又總萃六句

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

重

朱本

蘭愧傷暮

史記龜策傳竹

左傳

南有國名豫舊本皆作重頌疑豫南以音近而訛文子

欲修秋風敗之楚詞恐美人之遲暮

碧竹慚空中

外香

有節理中直

空

虛可集呈瑞鳳

堪藏行雨龍

以龍比松常用之語舊注引西陽雜俎不空三
藏塔前老松伐其枝爲龍骨以新兩者非也

淮山桂偃蹇

只吳蕭侍郎

蜀郡桑重童

蜀志先生舍東南角雞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
遠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此樹非凡或謂當

出貴人

授藝文類聚引之作幢幢此作重童諸本皆然似與偃蹇皆疊韻也然重字舊

字見之莫辨者復或通用此重童即貴定布先生幼時貴徵家在涿縣今乃云蜀都

義可通耳

校條修

一作

亮眇

以上十句以他物

陽帝

近說嵇山儂或著佳

一作仙

人號

本改仙然故實未詳未定矣是

大夫

封史記秦始皇本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

五大夫漢官儀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頃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爲五大

夫復

一作發漢書裴通典漢承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九曰五大夫注曰大夫之羣

也嵇山儂事未詳然曰近說必非太遠也吾舊傳譙國絳縣有嵇山嵇康從上虞徙

銓家於其側因而命氏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峻嚴若孤松之獨立或更有古松

事所未考也庾信詩青林隱士松注家引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

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安道燕國人徙居會稽之剡縣亦可稱稽山懷此似較近但稽稽小異而本傳不載其所引何晉書俟再考舊註則皆誤

終南

與清

青

都

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茅君內集王屋山洞名曰小有清虛之天以上又引舊事以見松之非凡物也史記涼風居西南

煙雨遙相通安知

夜夜意不起西南風

維閭閻風居西方呂氏春秋淮南子易緯皆云閭閻西方風而曹子建詩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郭璞述仙詩閭閻西南來胥波渙鱗起似皆以西南閭閻寓近君之思此句亦然

日月鐘

猶

未詳舊引集仙錄女仙魯妙真居九疑山有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者未知是否

寶筍十八九

香綰千萬重一旦鬼瞰室

漢書揚雄解寧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對注雞

稠疊

張縹

罇

兩性無告謂

離於量旗繽紛則赤羽白羽定謂羽箭或以爲羽旗者誤也羽箭又有旆

離於量

赤羽中要害

象孟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按家語下文又有旆

白如吳晉爭長短有白羽朱羽後漢書來

飲使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敗中臣要害

生平善惡皆不暇論

生如碧海月

采口舊書傳王涯家書數

及足踐霜郊蓬平生握手

習之寶萬卷前代法書名畫人所

保惜者以厚貨致之或官爵致之厚爲垣竈而藏之禩壁涯死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蓋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輕此詩云云豈割松卽涯所藏者歟不可定以上絞盡之來由

我聞照妖鏡

西京雜記宣帝繁欒臂上猶帶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晉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帝崩鏡不知所在

與神劍

春秋溫盧之劍惡闇間無道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昭王卧而寤得之於牀風胡子曰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

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後以漢宣廟鏡不知所在吳王石造劍遂他去以引下文意寓身會有地不爲

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

伊人謂李肱也爲此圖

擇所從不意乃以贈我

開懷一作捧靈蹤報以漆鳴琴

鮑令暉詩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

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

未詳余疑謂謝絕四方車

珠旒猶珠簾

騎而山居學仙也如家語子貢結駒連騎則以駒作四可也又史記蕭何造律又轉到初隱時常對此物寄意幻杳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室之疏

徐曰窗也

室之疏亦可借証舊注謬田曰又轉到初隱時常對此物寄意幻杳

元二十九年京師置崇元館

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時

韓昌黎李素墓志曰素拜河南少尹呂氏子吳爽其妻著道士衣冠謝其母曰當學仙

王屋山去數月間詣公

公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誰氏子詩曰非儕非狂時

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魏蕭史又云時俗輕浮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天壇山古松多千百年物見志書

口詠元雲

一作山誤

千株盡若

藝文類聚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交法要歌元雲曲絃必用此第他本有誤雲爲靈者耳或引晉書樂志鑑歌曲之元雲謂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亦非

金芙蓉

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此則是學仙

手把

琅玕

謂竹也色與青霓之衣相

映與杜詩翠袖倚修竹相似

家語楚共王亡鳥號

日楚人失弓楚人

得之又何求焉

形魄天壇上海日高曠曠

河南通志王屋山絕頂曰天壇

第一也天壇夜分先見日出唐人有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舊書司馬承禎傳字子

微開元十五年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築壇室以居因以所居爲陽臺觀又令玉真公

主及光祿卿韋綱至其所居修金築齋騎誤

終期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千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

太真東王父所治有楓樹長數千丈大二千餘圍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

其楓赤色九千歲一生仙人食之一體首作金光色絃道書屢稱扶桑大帝君此以比

子天

落曰極力描摹波瀾疊起前以松比李肱而美之後借

學仙時所見以自慨結寓近君之望此爲尙未第時作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宏農楊氏也接舊書紀傳嗣復於太和七年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九年移西川汝士於太和八年由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九年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時宗人歸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

制時人榮之今詳味詩句當爲汝士也詩多敘遊山學仙之事從翁蓋同居玉陽者惜無可考長安志靖恭坊工部尚書楊汝士宅與虞卿漢公魯士同居號靖恭楊家爲冠蓋

盛族按楊氏多見本集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

一作便

烟霄

從翁必舊在宏農幕

者舊書志同州刺史領防禦長春宮使汝士刺史同必已辟之故曰素見邀三言相隨使車不計遠近四言他日歸來更可致身烟霄矣若嗣復則初出鎮東川不相合

穩放華留步

驛駕良馬詳後

高安弱翠泉

說文弱亦莊反招隱詩小隱

上清經元

雀巢青雀御愈非風知有在

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隱林藪大隱市朝

心懸紫雲閣

始居紫雲

之闕碧霞爲城闕一作闕長安志御風借仙家語以比乘風直上言自當翱翔朝禁莫而行冷然善也去國肯無聊

御風借仙家語以比乘風直上言自當翱翔朝禁莫

魏志陳琳草檄愈太祖頭風事

秦娥弄碧

一作簫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音穆公女弄玉

山連元圃近

穆天子傳天子昇於春山之上先王所謂縣圃

秦爲作鳳女祠方宣娥嬌好也秦曰娥

盛族按楊氏多見本集

淮南子崑崙之上是謂閬風又上是謂元圃

十

洲記崑崙山正西一角名曰元圃堂

集仙錄西王母宮闕在崑崙之圃

水接絳河遙

百帖天河謂之銀河亦曰絳河漢武內傳上元夫人造一侍妾

問王母云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詩敘隱居學仙

而所引多女仙凡集中敘學仙事皆可參悟

辛喬木去遠逐斷蓬飄薄俗誰其激斯民已甚桃

一作佻諧視民不佻離墮余猶惡其能巧

援桃挑義絲纏厚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謂遭排忌當指舉場言曰云以下述人情冷暖發已悲憤敢共頽

波遠莊子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郭注曰變化頽靡世事波流弟徐音頽穢卽頽也

因之內火燒詩心焉如灼莊子我

閨傳心燭內蒸是非過別夢時節慘驚

人生寄一炬風世奄忽若飄塵左傳外強中乾厲韻消各

至居客之友又王乃授簡於司馬大夫曰佞性揣推爲寡人賦之

未至誰能賦謝惠遠雪賦相如末

中乾欲病疴渴病也司馬相如所患

屢會紂

錦繡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

勉欲報瓊瑤謹報之

太元賦揖松喬於華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兩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至崑崙山上常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浮丘公接上嵩高

山後於七月七日乘白鶴至綿氏山

錦里差隣接華陽國志成都城南之西曰夷里橋橋南岸道

金絲錦繡段朱曰謂贈詩

以瓊瑤我恐霜侵鬢君先綬掛揚

腰甘心與陳阮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爲

揮手謝松喬揚

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甘心字寫出無聊

太元賦揖松喬於華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兩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至崑崙山上常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浮丘公接上嵩高

山後於七月七日乘白鶴至綿氏山

錦里差隣接華陽國志成都城南之西曰夷里橋橋南岸道

西故錦官也錦江鑄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

不好故命曰錦里此句不特地勢亦寓對居節制之意

手下聯頂寂寥猶帶仙意舊注引漢尚書郎入直雲臺誤

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抑

說

瀧雨瀧瀧貌質潤南離魂峽外銷

東川在峽外以下預擬從翁抵幕事

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抑

說

人名滿集韻弄湍也

一川虛月魄萬崦自芝苗瘴雨澗間急

用江妃二女解珮事罰都賦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抑

說

其奈落花朝幾處逢鳴珮

用江妃二女解珮事罰都賦

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抑

說

砾室翠翹挂曲瓊些王逸注翹羽也以砾石爲壁平而滑澤以翼鳥之羽飾

玉鉤以懸衣物也翠翹字本此而此則用七啓揚翠羽之雙翹首上節也

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抑

說

象舞江市賣魚絳

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左思吳都賦注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會寄寓人家積日賣織者竹字俞也此與

前素女二聯相映以

說

南詔知非女

新書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為

下則全歸之正論

說

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嘉詔越析詔

浪穹詔遷暎詔施浪詔蒙舍詔不能相君獨詔葛亮討定之蒙舍在諸部南故稱南

詔居示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開元末賜皮邇閭名歸義五詔微乃合六詔爲一

說

山亦屢騎

宋曰西山卽岷山李宗謨圖經岷山峻絕崛立捍阻羌夷全蜀倚爲巨屏

渡河東爲漢界大渡水西南爲蕃界至貞元時詔韋皋遣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合之舊新書地理志松維保等州之山皆爲西

說

山以在蜀郡之西故曰西山雖與岷連亘而名自分著也范成大峨眉山行記曰登山

夜遊意

說

西

頂尤明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此詔山之後卽西域雪山縣亘入天竺諸番東西川所重在禦外東南蠻猶易吐蕃最强故二

句云特詳徵之証

兼備他篇之証

藩鎮

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杓

三輔黃圖惠帝元年成長安城城南爲南斗

形北爲北斗首

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是

形至

不爲聖明朝

錢曰寓規

王帥想見

莫因乖別久遂逐歲寒凋勿貪二句指王事此指交情故不複

史記孝武本紀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

圓注曰公王姓帶名呂氏春秋齊有公王丹蓋其族餘未詳

盛幕開高宴將軍問

舊僚指從翁與素見

招應田玉望其握手

形至

故僚爲言公玉季

史記孝武本紀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

圓注曰公玉姓帶名呂氏春秋齊有公王丹蓋其族餘未詳

早日棄漁樵

舊僚指從翁與素見

招應田玉望其握手

形至

不爲聖明朝

錢曰寓規

王帥想見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治因寄一絕

舊書志節慶使有行軍司馬一人徐曰彭

陽遺表中行軍司馬趙祝卽此人也按此題與後南山北歸徐氏皆以爲當作山南然不可攷也朱氏專以南爲南山程氏又言蜀中亦有南山皆疎矣漢書王莽傳子午道當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今詳考之如近人禹貢雖指備引地志諸書而曰雍之南界自太華以西爲華州諸縣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爲大散嶺又漸棧西而至岷州洮州西傾山皆與梁分界處也又曰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三樂生言

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在長安南至武功而爲太白又西過寶雞訖於龍首山其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關中指此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

雍梁之大限矣然則大散嶺秦嶺之地實爲分

界之處關中正稱之爲南山何用改書山南哉

車轂遙臨黑水津

前史庾景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庾景行泛深

陽黑水惟梁州水經注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

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塗所引水經注正此句黑水也禹貢梁州南距黑水薛士龍

謂卽古之若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改名

金沙江者與此遠矣然詩句無煩細核

梁王司馬非孫武

與元爲梁州故借用梁王唐時藩鎮非漢藩國之比而每引古諸侯王其勢積重習而不察矣

使記孫子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

人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爲隊長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

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

二人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漢書注霸上在長安東三十里今謂之霸頭何旦水經注霸水古曰澠水秦穆公更

名以顯霸功然則此字不當加水故漢志霸陵霸橋皆不如水接滻岳西征

賦元浦素澠玉篇廣韻澠水名則作浦亦久矣唐摭言曲江大會在關貳後

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却寄者回寄也唐詩中每見餘詳年譜

方枝當年各一枝

各折一枝也非用都說對策第一

行期未分壓春期

春在

杪故

日壓江魚朔雁長

猶桂林一枝徐旦當年猶今年

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

昔日遠而相憶不意今日合而遽別

下苑經

陽由江池是勞想像似謂友人渺我將行蹤跡

東門追餞又差池

漢書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曰長安東郭門也水經注長青陵在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霸陵柳色無

過勞想像

漢書元帝紀宜春下苑師古曰卽今京城東南隅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

追餞又差池

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就其水

東門追餞又差池

霸陵柳色無

離恨

三輔黃圖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就其水

名因以爲陵號霸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增別莫枉

一作長條贈所

莫枉

把非長條贈所

思

浩曰姚氏謂必同年中最知愛者未及話別故寄之未言對此灞橋柳色彼豈能知

人離恨耶翻覺折贈之爲俗況矣此解爲合正醒出不及話別也錢曰以及第故無

今從英華出宿灞浦道設北梁

張九齡戲宋司馬序

山取途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越商州至京師幾三百里舊書志屬

商於新開路

通典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古商縣檢地志云商於中蓋今商於

也新書志商州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廻

山西西道新書

志屬關內道

六百商於路

戰國策張儀說楚能閉關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果絕齊求地儀與六里

崎嶇古共聞

漢書王莽傳繞蜀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曰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今商州界七盤十二轉是也移淨音爭榮也或作繞非

雷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苞大體也

虎穿日初曛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杪分

新開正寫徐曰青雲驛名屬商州杜牧周吉子蜂皆有詩餘見哭蕭詩此言雲路語

開捷徑

離騷大惟捷徑以窘步此則義取仕宦之捷徑

速擬上青雲

徐曰青雲驛名屬商州杜牧周吉子蜂皆有詩餘見哭蕭詩此言雲路語

意雙

晉書曰及第後往來所經之作結寓速仕之望又曰寶刻類編有商於驛路記韋宗撰柳公權書李商隱集頌大中元年正月立余因疑此章亦爲其年赴桂時作但此碑亦作商於新驛記乃修治驛路而新道早開矣且玩

壽安公主出降

舊書紀開成二年六月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爲駙馬都尉尚壽安公主新書舊鎮莫自李惟岳以來拒天子命

至王庭奏凶悖肆壽庭夷死次子元逵妻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

終王后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粧奩具奴婢

議者嘉

其恭

媯水聞貞媛

舊書降二女子媯汭

常山索銳師

舊書志成德軍節度使治恒州新書志北道鎮州常山郡本恒州恒山郡遵穆宗

名更援左傳悉索敵賦以來會時
隱見特祖而要君以必從故下曰：乃送又左傳我以銳師省加於鄧

昔憂迷

帝力

漢書張耳陳餘傳耳子敖尙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逼趙趙王自上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迷帝

謂廷奏昔爲亂不知恩德而朝廷不能制之

今分送王姬

詩王姬之車春

字

錢三

事等

和強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

福記四郊多壘此

卿大夫之辱也

此

豐

恐無時

徐曰元遜雖改父風然據鎮輸誠不能束身歸國文宗降以宗女終有辱國之

恥義山墳王室不振而諸道效尤也

浩曰徐論正大然河朔事體相習久矣

寄惱韓同年二首時韓生蕭洞

一以五字作題下注宋

曰曉字畏之

與義山同年亦王茂元婿皆見本集

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便是胡僧話劫灰

御覽引曹毗志怪漢武鑿昆明池深極悉

是灰黑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也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黑問之胡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

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旨

三
音言言
音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

御覽引幽明錄漢帝永平五年刑
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

不得返經十餘日遙望山上有桃樹大有子實至山數枚下山見山腹一杯流出有胡麻飯度山出一大溪有二女子姿質妙絕二女便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遂同遠家有羣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留半年求歸甚苦女呼前來女子集奏會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無復相識問得

七世孫傳聞上世

我爲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

梁書扶南國有酒

入山迷不得歸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窯中數日成酒

梁簡文帝詩銚杯石榴酒

活曰此必韓初娶王氏女未成新居寓居蕭洞故戲檣之首作言美色易衰過時了無佳趣反襯新婚之美解者屬之悼亡大誤次章傷春歎已之未得佳偶卽所謂禁鬱無人近也辛夷亦戲言也未幾而稱曰吾姨矣

哭虞州楊侍郎

虞卿原綱集外詩舊書傳虞卿字師臯太和中牛僧孺李

宗閔輔政六年虞卿爲給事中七年宗閔罷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宗閔復入相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六

月京師訖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局鎮小兒甚密街肆怡怡

注顏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紫姚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由語出京兆尹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弟男八人自繫過鼓詎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司戶卒於貶所新書傳鄭注內不安而稚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李固言因傳左端倪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屬江南

西道餘互詳

吳蕭侍郎詩

漢網疏仍漏

史記酷吏傳漢與網漏於吞舟之魚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漢書食貨志注無有貴賤謂之齊民程曰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注曰苑廢也若今

起言訓注未誅之

先朝野皆受其害

如何大丞相翻作弛刑徒

原注史記云商鞅多左建外易索隱曰謂以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外革易君命此謂固言周語屬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召

徒解鉗缺赭衣置任

輸作也二語謂宗閥

尹京

漢書序傳廣漢尹京此謂虞卿以弭謗矣

密於凝脂此謂舒元

固言借虞卿以弭謗

本矜能耳旁

周語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王召

功無一柱扶

世說任愷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晉曰卿

巧有凝脂密

雷鋐論昔秦法禁於秋荼而網

與鍛鍊亦見史文

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文中子大夏之顛非一木

所支也言無一人能救之如宗閥且大得罪矣

軍安知獄吏責

漢書周勃傳

吏之貴也

幾迫季冬誅

司馬遷報任少卿畫少卿抱不測之

見

蕭詩此字

是謂曉時此指遠貶

流亡誠不用神理

若爲誣在昔

恩知忝諸生禮秩殊八韓非劍客

史記刺客傳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卻惡

政杖劍獨行至韓俠累方坐府上衛侍甚

見

衆政直入上

過趙受鉗奴

史記田叔傳。叔爲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

階刺殺，俠累

於是上賢張王諸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趙王家奴隨之長安

張耳陳餘列傳

於是上賢張王諸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趙王家奴隨之長安

客以鉗奴從趙王入關

亡山上昌陵龍驤洛陽起北山連嶺修亘

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

孝經卜其宅兆

戮城狐

原注是冬舒李伏翟搜羽古戮字戰國策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桓子春秋

社鼠者不可熏不可濯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他如

韓非子

韓詩外傳說苑漢書中山靖王傳語皆相類俱無據

孤二字惟文選沈約還

王源文

狐鼠徵物注引應璩詩城狐不可掘

社鼠不可熏因注家多雜引偶詳徵之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定黨哉當時欲選舉場間蘇張三揚義山之相親當以是也

若必避以爲黨則白香山乃楊氏之戚集中寄詩甚多何千古無人謂爲牛黨乎餘已詳辨於諸末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望家遊曲江

宋曰招國里在京師

白居易郭餘慶傳皆有昭國里昭招同也李家無可考定長安志曰

昭國坊在朱雀街東第三街內坊有夏侯節度使李震宅震堅守博野鎮

舊新書白居易郭餘慶傳皆有昭國里昭招同也李家無可考定長安志曰

昭國坊在朱雀街東第三街內坊有夏侯節度使李震宅震堅守博野鎮

子在下爲蟠蟻食方踵

楚水招魂遠

虔州古屬楚

邱山卜宅孤

說文邱河南洛陽北

我聽左傳卜筮

便望救焦枯

舊書紀開成二年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開

走望不愛柱玉

坊門

田曰言虞鄉冤氣所致非禱祀可免

田旦怨憤語大有欲叫無從之意

浩旦徐氏謂觀哭蕭揚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

甚多何千古無人謂爲牛黨乎餘已詳辨於諸末

居易有招國閒居詩接

穆宗賜其子方回宅也。義山文集中河陽大夫爲李執方執方之名見於開成二年舊紀而無傳其世系無可考據爲韓同年自從事忠執方係宗室未知與昭國之李寔爲一家否也。蓋王茂元妻爲李氏故爲韓啓云家人延出之恩義山之姪似稽其力此章乃未爲壻時作其曰李十將軍初疑執方本金吾衛將軍也然開成二年六月出鎮河陽與秋塵二字不合且執方德望豈宜瀆以狂言當別是一人而義山之誤尊王氏則已深矣。招國李家頻

見晚唐

詩中

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眞治渴

見送裴十四猶放

沱江過錦城

禹貢岷山導江東荆爲沱漢書地理志獨郡縣注曰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汝江縣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郭之沱爲禹貢之

沱汝江之沱爲開明之沱校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汝江亦名外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郭江一名成都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而他書引括地志又曰大江一名流江而流江又卽檢江華陽國志穿郭江檢江雙過郡下自漢以來皆以郭江爲沱水也郭檢二江或稱內江外江或稱南北江餘詳送從翁東川幕

又一首

舊作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誤也戊籤作失題余定其必爲上篇之次章故作又一首

家近紅蕖曲水濱

歷程大昌雍錄唐時曲江池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也曲江有芙蓉池而昭國坊近城南而

故云全家羅襪起秋塵

步羅襪生塵

莫將越客千絲網得西施別

贈人

宋旦未詳疑出小說家今逸之矣

唐音癸

鐵有考東坡

異物志以西施爲魚名而引此句証之者謬極之說也

陪旦上篇僅從曲江與病中生情此乃點明李十挈家往游題義

方備結句意或作合而恐他人之我先也移而正之並非武斷

韋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原在京西西迎者涇

籍籍征西萬戶侯

後漢書光武建武三年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戰國策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

千騎君翩在上頭

樂府附上集

樓一名我漫居先甲

易先甲二日宋易此信以言甲第

千騎君翩在上頭

王氏女當於成婚後迴至涇原故畏之往迎

樂府附上集

禁闈無人近

晉書謝混傳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婿王珣以謝混對未幾帝崩袁

一絕以爲珍

項上一齎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爲禁闈故珣以爲戲

混竟尚主宋彭乘望客揮麈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鬱堵

是沿唐時風尚故此句云然也唐燕言曰進士宴曲江日公卿家

傾城縱觀中東牀之選者十八九

莊子逸篇孔子見老子子路勇子貢智曾子孝顏回仁子張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

出下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璆琳琅玕爲寶天又爲生離珠

一人三頭

瘦盡瓊枝詠四愁

從弟子五人子路勇子貢智曾子孝顏回仁子張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

遞卧遞起以壞玕飼鳳凰爲實以飼鳳也或作爲寶誤離

墮折瓊枝以繼佩張衡四愁詩每章皆以我所思兮起句
卽爲茂元幕官詳代韓上李執方啓故云千騎君翻在上頭也時義山尙未赴涇原而情態畢露玩次聯當同有議婚之舉而韓先成也義山於是遂有涇原之役令狐綯怒其背恩而薄其無行以此矣新書韓偓傳京兆萬年人此新居必在京師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

碧

佳音書志鳳翔府寶雞縣隋陳倉縣
至德二年改餘詳後寄令狐學士

涪曰最後赴東川亦冬令然遲暮之悲羈孤之痛必無此詩情態是爲馳赴與元作無疑

聖女司

水經注故道水今廣安香川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尙婆水注之山高入雲縣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圓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漢郡界綴合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諸書兩當水源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其云西南入秦岡山者在唐鳳州之境州西五十里則兩當縣也鳳州南至興元府幾四百里東南至褒城縣幾三百里而唐時興元至上都或取驛谷或取斜谷若從驛路則一千二百餘里其途較紓也此爲自興元至鳳州出扶風郡之陳倉縣大散關時經之無疑也

杳靄一作逢

采元帝閏宏景魂嶺高棟宿露修櫳移晉與窈同杳亦相類

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

落

度人經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淳黎土極碧落猶青霄也記事珠云老子授沈黎官爲碧落侍郎僞書不可據

青雀

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日大鷦一名少鷦一名青鳥注曰皆西王母所使也餘詳漢宮詞

古

異苑葉姑是人妾爲大婦所嫌每以機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疾而死故世人作

女

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子胥培名也曹姑大婦也戲捉者覺重便是神水莫設茱萸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墮不住占衆事卜

行年

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侮惡便仰眠歲時記亦引異苑作注而字有小誤者又引洞覽曰帝瞽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曰雜五行書

祠宮

廟神名後帝將後帝之靈憑此姑而言乎他書則云壽陽李景之妾

從馬

行車蓋寒竹杖須臾來歸拄杖爲陂中視之則龍也禮記喪服小記直杖竹

中

也問楚爲行車蓋白榆古樂府龍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植可諸侯輶而父直杖設幡爲榆沈故設旛注曰輶輶車也輶可發引輶車所謂

紓以水澆渝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

引輶車滑移用意之曲若此何可驟解

感精符人君父天

母地兄日姊妹月

寡鳥

英華作鵠告鵠鵠古通

迷蒼穹

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歌曰悲夫

黃鸝之早孤兮七年不雙夜半悲鳴

夸想其

單凰怨翠梧

爾雅鷗鳳其

惟

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博物志王母降於大華殿母

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惟母與帝對坐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

半呼之狂人移古婦人稱夫謙言狂夫如列女傳楚野辨女昭氏之妻也其對鄭大夫既

氏曰既有狂夫昭

在內矣之類

徐曰此益知爲令狐楚作無疑楚卒於山南鎮義山往赴之此北歸道中之作
余旣悟出莊之徐而益信今細箋之日起四句點歸途經過也以下多比令狐消
息四句謂我望其入秉國鉤而今不可再遇夢醒高唐心斷漢宮矣從騎二句謂奉
其喪而歸星娥二句謂令狐旣化更得知己否翁鵠二句謂己之哀情結謂惟有
子可以相守借用小兒字也一字不可移易而義山初
心不背於此可見其後重過一章真有隔生之痛矣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水經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

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禹貢雖指歷引自漢以來諸說而謂嶓冢有二此嶓冢在漢中西縣乃嶓冢導漾者其嘉陵江水所出之嶓冢則在秦州上邽縣所謂西漢水也王阮亭蜀道驛程曰金牛驛西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此峽爲蜀道第一險次寧蜀羌州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余以此等地理古今無異取

以疏此題及後題之
嘉陵江甚明悉矣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

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見過崖

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龍頭流水

鄭驛來雖及

見過崖充海宅

不聞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土人猶餘遺意在許刻

鄭驛來雖及

見過崖充海宅

都督荊州諸軍事孫皓旣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

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越令狐楚遺命銘誌但忘宗門秉筆者

無擇高位義山代草遺表又爲墓誌見令狐傳及本集錄詳年譜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丑月

十二月自興元還京故下云不類冰雪晨作午月者謬

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

一作一作

關魏志武帝紀公自陳倉以出散關新書志寶雞縣西南有大散關通褒斜大路

通關以關爲名

北濟渭之濱

渭水經寶雞縣南

半舒坼不類冰雪

霜一作

晨又若夏苦熱

燒卷無芳津

山海經十日所落草木燒卷王

筠林賦露染芳津

高田長槲

一作

誤誤皆長不材之木也槲爲松楠非所用矣

下田

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

皆

戊

鐵

作背

面

啼

無衣

可迎賓

徐曰所以背而啼也按背字似是

作背字亦可謂皆饑寒而啼也

始若畏人問

及門還具陳

何旦此下皆述其陳至

末方自發議論章法佳

右輔田疇薄

扶風爲右輔

斯民常苦貧伊

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

何旦宰相不選牧伯

是此篇發憤大旨

官清若冰玉

魏志任令狐邵

爲宏農太守所

循傳沿冰清玉潔

在清如冰雲霧晝

書賀

吏善如六親

見無

遇

生兒不遠征

女事

四隣濁酒

盈五缶爛穀堆荆囷健兒庇

一作

旁婦

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母高祖

微時外婦也

師古曰謂與旁通者

能庇其伉儷又不女疵瑕也健兒有旁婦見寬然興樂之象庇字較是

元后傳父禁好酒色多娶傍妻後舊本皆作庇戊鉞朱本作庇左傳不

能庇其伉儷又不女疵瑕也健兒有旁婦見寬然興樂之象庇字較是

孫曾孫

况自貞觀後

命官多儒臣

例以賢牧伯徵入司陶鈞

漢書

鄒陽

及開元中姦邪燒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勳因令猛毅輩

語

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

王德義而已

天職

禮猛毅而獨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過境

十五年封晉國公開元中

雜牧昇平民

舊新書李林甫傳開元二

五年封晉國公開元中

三
二
一
二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倅臣輩或由帝戚恩治亂已分矣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倅臣輩或由帝戚恩

中原因屠解

宋旦視民如牛

奴隸厭肥豚

何曰

皇子棄不乳

漢書宣帝起生數月

造巫蠱事繫郡邸獄邴吉使女徒趙徵卿胡組乳養

按句意必貴妃專寵時有害皇子如漢趙后之所爲者史未詳載也朱氏引林甫諫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璣則與棄不乳不符

椒房抱羌渾

安祿山事號祿山生日後三日明皇召入內貴妃以錦緞綢緝非也

見帝就觀大悅因賜洗兒金銀錢物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出入舊書傳安

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二十萬

漢書匈奴侵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安祿山事號祿山引諸奚步騎二

長臂皆如猿

史記李廣爲人

皇都三千里

舊書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

同如周

影雕鵠古通

鳥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

安祿山事號晚年益肥腹垂過膝乘驛詣闕每驛中

間築臺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飛蓋

鞍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賜御膳水陸畢備

指顧動白日煖熱迴蒼旻

御雅春爲愁天秋爲憂天經

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丸

猶那站曉曉蠻古今
注曉蠻能以土包黃

轉而成丸莊子所謂蛇

曉之智在於轉丸者也

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

漢書史丹傳子自臨軒檻

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旣特設珠簾亦高褰

持須褰不顧

一節以見持始借舉

祿山騎蹇無狀也非用朱桓持孫權鬚謝安持桓伊鬚

事左傳彼皆偃蹇注曰偃蹇驕傲公羊傳爲其驕蹇

坐

漢書史丹傳前勤政樓於

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詔祿山坐之卷去其簾

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與相吾欲厭之

誤

諸本皆作艱屢戊鐵作跟宋曰艱屢未詳或云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屢言脚根下

之屢徐曰跟字是猶言死於踐踏也按自當作跟釋名足後曰跟象木根也屢般義固

同

舊新書傳帝爲祿山起第京師窮極壯麗布幕草建鐵金劍爲第箇爪鏟大抵服御雖乘輿不

能過安祿山事蹟舊它在道致

坊更於親仁坊寃夷之地造焉豪俊相併看

新書傳祿山爲范陽大都督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又拜河東節度兼制

三道後又得朔方節度阿布思之衆兵雄天下又請爲

開廐隴右羣牧等使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傑馬牧

因失生患養漸見

及

徵求頻

一作煩荷日一層

奚寇西

采自營

北來揮霍如天翻是時正忘戰重兵

多在邊

左傳晉侯許賂秦

平明插旗幡

舊書傳天寶十四載

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天下承

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十二月渡河

安祿山事

蹟所至

郡縣無兵

掉禦

甲仗器械壞兵士皆持白棒

以爲藩屏

躋蹙泥

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

一作村

孤非

空

但聞虜騎入

不見漢兵屯

一作

村

諸將軍一作如羸奔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注曰羊主給膳以瘦爲病

故从章吳越春秋章者樟梔也

正月祿山僭號於東京

西望舊書記天寶十五載

詐通鑑舊註誤

王鼙望南斗

朱曰謂

幸蜀

未知何日

旋誠知開闢

久邁此雲

雷屯音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送一作

者問鼎大

左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存者要

扶送惟戊

鐵作逆或曰逆謂叛臣存謂尙爲王臣者或曰送爲迎送存爲存

逆亦迎也如春秋公逆王后子紀之類方言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逆

此送者存者當指便

臣往來然兩未可定

搶攘互間謀勍辨梟與鷺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

一作

也

陽宮餘詳天津

長安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樂工等送出潼

陽

也車耳反出所

漢書志輯車轂

也車耳反出所

也車耳反出所

也車耳反出所

輶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何日三層

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

音書

志天

寶岱起中國用兵至廣德間

因令右

一作藏庫

按舊本皆作右惟朱本作左通與左藏掌庫藏錢布帛雜絲右

藏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綠色諸方貢獻雜物舊書志左藏掌邦國蘆藏天下賦調石藏掌國寶貨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苟意借右藏以言從此藩鎮專利自殖不効貢獻石藏無所用之也若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藏當安史亂平之後仍有常供何至椎空垣哉余初據明皇幸蜀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

而焚之而定作左是泥摧毀惟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體半

一時一事而失詩情矣

摧毀

惟空垣

如人當一身

有左無右邊筋體半

瘻瘍肘腋生臊膿

按杜牧戰論大略謂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國家無河北則精

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原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厭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糧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剗與荆楚之饑以募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可與此兩資以下數聯相參証也自祿山之亂而龍州縣盡陷於吐蕃河西三鎮強藩擅據此天下大勢之有列聖蒙此恥含懷不能宣

代德憲時事

謀臣拱手立相戒

無敢先萬國因杼柚

按小東大京杼柚其宗史記天官武杼雲類杼軸軀輶通用

內庫無金錢健兒立

霜雪腹欵衣裳單餉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

新舊食貨志德宗時江淮多鉛錫錢以銅鑄外不益

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按

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詳見史志

山東望河北釁烟猶相聯朝廷不暇

給西都賦日辛苦無半年行人擁

通椎

行資

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率而擁之

居者稅

屋椽

舊書紀德宗建中三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推錢又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

爲間上間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匱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

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算五十物兩相易者約值爲率

爲率

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鋌彗雲朱泚曰謂河北諸鎮朱滔田悅王武俊以及

用戈鋌

朱泚李懷光李納李希烈等相繼叛亂起朱泚之亂最大詩送李平牛

臨

門送節制

宋白節旌制書

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尙遷延禮數異

君父羈縻如羌零

司馬相如難勦父老夫子之牧夷狄也羈縻勿絕而已漢書趙

充國傳先零首爲畔逆答音憐先零西羌名種舊書鄭玄慶傳

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又新書藩鎮傳先遣使吊祭次冊贈

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則指擅自承襲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亦云凡藩鎮加官

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錫以通天班者杜牧戰論所謂王侯通

爵越錄受之也元和時平定諸鎮而河朔訖不能復幸得羈縻而已

直字作真

新書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

幕字用於中書省張說又改號中書門下列五房

於其後吏房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

國語吳語敢私

告于下執事

作扶

誤

問下執事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食

其

敢

其

今誰掌其權瘡痏幾十載不敢抉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根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

通鑑每歲賦稅倚辦止浙江東西宣歙淮揚鄧

兵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

戶資一兵共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可目西唇

良見憲閭然若失其母閭曰汝復從牛醫兒來

耶徐曰此是借用何以此下一唇京師重困

近年牛醫兒

後漢書黃憲父爲牛醫數

大施

左傳城濮之役七犬施之左旃處此京西藩

黨多狂狷生爲人所憚死非人所憚

集其類皆爲人所愛子爲人所憚

刀斷其頭刃若豬牛

一作羊非懸舊書鄭注傳注始以榮綱遊長安兩目不能達

云得効乃移之王守淹守淹入知樞密注內通勅使外結朝官文宗召注

賜對注與李訓兩姦合從平生恩譽絲毫必報條詳有懸及吳縉侍郎詩

里

舊書志鳳翔在京後漢書梁帝紀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

牛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

左傳鄭伯曰寡人惟是十二父兄不能供億

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

一作求新書鄭注

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

傳初未獲注涇原鄭坊節度王於元齋去皆勒兵備非常迺鑄令隣道按兵羸瘦以主

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節度鳳翔數何指此事也言官軍連如盜賊益可見重有感之專

爲劉從諒矣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

廣進日在午亭午

問誰多

窮民

徐曰問誰爲盜賊乃多窮民也

節使殺亭吏

後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口亭長主求捕盜賊風俗通亭吏舊名負弩今

改爲捕之恐無因

言民窮爲盜節使不務求其源而徒殺亭吏則捕之終恐無因也

曰句法出沒十分得意

咫尺不相

見旱久多黃塵

見吳虞卿詩官健腰佩弓

一作刀新書代宗紀州節使不治官健而徒殺亭吏哉

自言爲官巡

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

捕盜之官健值荒迴地卽自爲盜兵給衣糧者謂之官健

愧客問本末

願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

後漢書董卓傳郿塢子郿號曰萬歲塢餘見西南行

此地忌黃昏

我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

如焚苦心

昔聞舉一會羣盜爲之奔

左傳晉侯請于王以叛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又聞理與亂繫

在人不繫天我

願爲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額

一作頭

出鮮血滂沱汚紫宸

紫宸唐會要高宗龍朔三年四月移仗就蓬萊宮新作舍元殿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寮奉賀新宮成也移蓬萊宮本大明宮咸立二年仍改名大明紫宸殿在大明宮自後爲常御之內殿

九重黯已隔

楚辭九辨君之門今九重涕泗空沾脣使典作尙書漢書蘇武傳注假吏猶今

之差人充使典。舊書李林甫傳，明方節度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加實封，兼爲尚書。九齡曰：仙客本河湟一伎，典耳目，不識文字，大任之恐非。宜舊書起開元二十三年，牛仙客

爲兵部尚書，知中書門下省事。

斯養爲將軍

戰國策。士大夫之所匿，斯養士之所爲也。唐人呼吏胥爲使典。

鮑注曰：

斯折薪養馬者，史記武臣爲趙王間出，爲燕所得，張耳陳餘思之，有斯養卒說燕乃歸趙王。黎齊隨筆今人呼蒼頭爲將軍，本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奴爲將軍事。齊客叢書陳勝傳已言將軍呂臣爲蒼頭軍矣。唐岑參歌曰：紫綉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斯養爲將軍，則知其事甚多。後漢書鮑宣傳、蒼頭廬兒注家云：漢名奴爲蒼頭。若陳勝傳項籍本紀之蒼頭軍謂着青帽之軍。戰國策已有之，不宜極引。此二句虛說尤合。言尚書奉行故事，乃使典所優爲將軍，一無籌策與斯養何以異？皆不必泥實事。

見似誤，無可校改。

兒之未孩。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將相皆非其人，慎勿再爲此言。我真不忍聞也。正見諭之不盡。

或謂尚書將軍不忍聞之謬矣。何旦不用儒臣，則終無仁政，益

何由弭右輔且然况議河北哉？故終之不忍聞也。

二十三韻中原字重見似誤，無可校改。

老子如要兒之未孩。

胡震亨曰：天寶事何可復道？末及近事，乃生色耳。曰：旦不事雕飾，是樂府舊法也。朴拙盤鬱，便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濤莫二。自古有叛臣必由於權奸而牧令失人，民生日蹙。元氣日削，尤爲致亂之本。前半所敍，可爲鉗鑑。不嫌習聞，胡評未允也。真文元寒山先六韻通用此常例也。邊字三見民字，奔字二見木庵，憲圖頗病之。然遠則漢魏，近則杜韓皆所不避。古詩不忌重韻，顧亭林論之詳矣。

彭城

當作

公薨後贈杜二十七

勝

李十七

潘

二君並與愚同

丘谷

王

卷一

一

七

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舊書令狐楚傳開成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贈司空謚曰文懿以其先世封彭城男稱彭城公亦可然太和九年楚已進封彭陽郡公故當作陽

新書傳杜勝宰相黃裳子寶歷初擢進士第大中朝拜給事中遷司部侍郎出爲天平節度使後晉紀大中十一年以中書舍人李藩權知禮部貢院十二年李蕃爲尚書戶部侍郎而李漢傳漢弟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即此人也御覽引唐書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學鴻詞科三人亦作潘蓋漢注沈潘皆於水取義藩則非其義矣故定作潘

梁山流水約從公

禹貢音充漢書天文志角在氐梁州與充通用

謝墅庾村

似當作樓似當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

差非
一作參

詩燕燕于飛
蓋池其羽

自今岐路更各

一作西東謝朓辭隨王牋

鳥

換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畱表墓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封於延陵襄子記季子墓在今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西集古錄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

張從紳記云舊石碑滅唐開元中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至

大歷中蕭定重刊於石後廣川書跋金石錄集古錄皆疑其僞

碑詳南山北歸敢伐不加占後漢書祿衡傳黃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鸞鹿者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猶當無愧辛後漢書郭泰卒刻石立碑蔡邕爲文謂盧植曰

衡吾爲碑銘多矣皆有衡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王隱晉書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庾信碑文刺史賈逵

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畱石麟

漫成三首

不妨何范盡詩家

南史何遜字仲宣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之好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軟底時人疑其宿構

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

宋何遜集范廣州宅聯句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鮑照詩明風吹朔

並洛陽花

花似雪雲曾遷廣州刺史題亦見范集聯句共八句此上四句范雲作也下四句何遜作而遜本有只取上四句作范雲別詩者

沈約憐何遜

梁書沈約字休文嘗謂遜曰吾海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延年毀謝莊

南史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

召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頹延

之字延年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蓉何郎得意初

何遜集看伏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
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

此時誰

最賞沈范兩尚書

梁書沈約領中書令遷尚書令范雲領太子中
庶子遷尚書右僕射杜詩沈范早知何水部

晉旦此開成三年初婚王氏而應鴻博時作也末首上二句借謂初婚下二句謂周
李兩學士舉之也詳文集次章首句指愛我者次句指忌我者而言皆屬文人何爲
爭名相忌蓋時在不中選之前雖已遇忌尚未大甚故語猶婉約三首皆
以何遜自此首言范不如何三言沈范同賞蓋所重不在范不妨錯言之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

見上章又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日
初出照屋梁落神燭灼若芙蓉出綠波

裙不

蓉小見前

絃聳翡翠輕

宋玉賦主人之女以
翠之絃

錦長書鄭重

錦書舊注引
蘇若蘭紙錦

事詳後卽日詩下又全勃七夕賦上元錦書傳寶字用上元夫人出禁錦之藝開綠金
之笈以三元流珠經等四部授茅固茅盈事見太平廣記所引漢武內傳此則謂閨人
書札耳漢書注用愁眉細而曲折之
鄭重猶煩也

眉細恨分明

義詳後無題三韻

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

後漢書梁冀傳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其一局以石爲之御覽引藝經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魏文帝彈碁賦局則豐殷高隆庫根四頤又文石爲局隆中夷外被西京雜記謂彈碁刻向所造而彈碁經序武帝時東方朔造此藝宮禁習之傳落人間後又中絕建安中宮人以金釦玉梳戲於柱樞之彈碁始魏宮內用裝直戲詩意正用此也

(晉)此寄內詩蓋初婚後應鴻博不中選闈中人爲之不平有書寄慰也絕非他篇之比

安定城樓

舊書志關內道涇州安定郡涇原節度使治所管涇原渭武四州

在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

在涇州之北元祐元於太和九年節度涇原至

開成四年猶在涇原詳年譜

遙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

一作上

盡汀洲三秦記涇水出汧頭山至高陵縣入渭漢書鄭玄記湫淵祠朝

那注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太平廣記涇州東有美女湫廣袤數里莫測其深淺按若作上謂高樓出綠楊枝上而覽盡汀洲似亦通

年少虛垂涕

一作泪

史記賈生名諱絳陽人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漢書傳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雖可爲痛哭者一

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

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也

接

後之荊州依劉表文選登接甚信美而

永懷江湖

賈生

後漢書

卷五

王粲春來更遠遊

遊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徙居長安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扁舟

後漢書卷五

欲歸而優悠白髮但必俟迴旋天地功成而却入扁舟移言扁舟江湖必須待旋乾轉坤功成白髮之時時方年少正宜爲世用而預期及此者見志願之深遠也解固如斯要在味其神韻何以此二句亦是王荊公一生心事故而愛之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

鳥佳竟未休

卷之十

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鵩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質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鴟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耶被似乘用樂府升天行鳳臺無還鶯簫管有遺聲何時與荀卿共吞腥之意以喻婚於王氏之情事浩曰應鴻博不中選而至涇原時作也玩三四顯然矣其應鴻博不中已因往依茂元之故詳年譜下牛言我志願深遠豈此區區者而俗情相猜忌哉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一首

原題集外詩

史記秦始皇巡龍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

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接比皆本題之回中

也若後漢書右扶風汧有回城名回中注曰來歛間道處非武帝時所通道之回中也顏師古明辨之後人尚有難引者

下苑他年未可追

西州謂安定郡復漢書皇

大起自以西州江見前規安定朝那人及黨事事

豪傑恥不得與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

漢武內傳帝以紫羅

帷

江淹詩汎瑟卧遙

帷

惟袁旦正寫敗字

章

舞蝶殷勤收落繡有佳

作

人惆悵臥遙

帷

惟袁旦正寫敗字

章

臺街裏芳菲伴

漢書張倉爲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被章臺本秦時漢也楚懷王入秦朝章臺見史記後名章臺街唐人有章臺柳詩

且問宮腰損幾枝

牡丹既敗則柳枝亦損喻在京同袍之亦失意者正應下苑

浪笑榴花不及春

舊書又苑傳孔紹安隋時爲監察御史詔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

淚傷心敗

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繢而卷綯淵容慷慨而泣珠注日破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金卮驚絃破夢

頻頻萬里重陰非舊圃

穆天子傳是謂重陰潘岳懷悼賦陳荄被於室除舊圃化而爲新

流塵

晉書嚴仲文傳此杜婆娑無復生意劉鍊擧古詩堂上流塵生

前溪舞罷君迴顧

晉書樂志前溪歌者東晉將軍沈充所制

書沈慶之傳高祖克晉車騎將軍舊新晉志作沈琰子就大

唐傳前溪村南朝習樂之所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宴字起水自銅峴山曰前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古永

併覽今朝粉態新

胡震亨曰古前溪曲黃葛生張龍生在洛溪邊

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還亦不復鮮

此翻案用之經非翻用也花爲雨敗原非

落之時迨至落盡之後追念今朝併覺雨中粉黛尙爲新麗矣此進一層法借牡丹寫照也玩其製題則知以涇原之故而爲人所斥矣或是艷情之作未可定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烏

史記越策孔子曰日爲德而君於天下厚於三足之鳥張衡賦日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

欲逐

羲和去得無且向秦棲棠樹下

棠樹用詩何彼穠矣唐穎之華與秦樓意自通程曰當作桑非也

每朝先

覩照羅敷

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又曰羅敷自有夫

若曰歎不得近君而且榮室家之樂也在涇州而鑿京師故曰東南

口草錄事送宮人入道

文集有爲漢陽公奏韓琮充判官狀舊書志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從九品上階孫琮爲詩人

與義山並稱詳代柳壁啓舊書開成三年六月出宮人四百八十送兩街守觀安置此固特紀其多者然琮已在涇原幕而三年義山正在涼則必是時作矣中晚唐頗多此題琮字成封

大中時官至湖南觀察使見藝文志

星使追還不自由

爾雅奔星爲行約注曰流星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徐曰季亢獨異志秦併六國時太白星犯歲星侍兒梁玉清衛承祚逃

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於北斗下掌春句用此事綏謂既謫在人間又追還上界真無如何也唐宋史志作亢他書或作元非

雙童捧上綠瓊輶天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上清太清之道皆給玉童玉女乘瓊輪丹輶之燭太上飛行羽蓋南岳真人西城王君龜山王

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道書中

漢武帝故事西王母

碧霞玉輿綠雲之輦紫霞瓊輪皆屢見

九枝燈下朝金殿

漢武帝故事西王母

漢武內傳作九徵一作九光

三素雲中侍玉樓

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注日

梁王筠燈檠詩百花燃九枝

三素者紫素白素黃素也此三

元妙氣火道祕章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移四時之立

與分至共入日皆有仙真乘三素雲但雲色不同仙真亦異耳八道者赤道黃道之類

成灰恨未休

更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授借古人以點姓詩家泛例不必更有

詩言倘有冶情則從此終

事在也俞南史疑其用紫玉韓重之事則以童子爲公子必不可矣

鳳文顛狂成久別

用弄月娥姍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

身埋恨戲錄事兼醒原唱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王茂元封濮陽郡侯
此猶未封故稱太原

公舊書志舉試之制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取人稍峻貞觀後

遂絕唐推直舉人通稱謂之秀才舊書志東宮官屬司經局正字二人正九

品下階掌典校四庫書籍唐六典掌校讎典籍刊正文字按李相世系表敬

之子戴江西觀察使戎表中缺書敬之傳云文宗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

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據楊家三喜唐摭言

云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似長子名戎而詩意以士龍比戎則戎

爲戴弟未可詳考鄭覃兼祭酒表載於開成元年然則戎戴登科亦在開

成初戴稱前秀才者如唐摭言得第韻之前進士之例也選舉有三史科

潼關地接古宏農

後漢書志宏農郡湖縣有閩鄉華陰縣注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皆地也記曰潼關是也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漁陽縣西

征賦發閩鄉而營策想黃卷以濟潼廣謂閩俗作關國史補楊氏自震華關

西孔子葬於

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閩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飛雁與鴻桂樹一枝當白日

宋玉送戴芸香

三代繼清風

招武魚參興略芸香辟穀魚蠹

萬里高

故職書臺稱芸香校後漢崔駰三世繼爲著作郎祕書之職見事文類聚但史傳止云沈淪典籍世有美才而已俟再考

仙舟尙惜乖雙美

田學紀問陳思王賦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蕭詩

綵服何由得盡同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發聲伯瑜之孝見說苑老萊子詳三卷崔處士詩仙舟唐人每以言

仕進二句古兄弟同登之不易得也

誰憚土龍多笑疾美毛終類晉司

晉書陸雲傳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嘲謔嘗須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張華傳華封廣武侯進中

書監拜司空陸機兄弟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

戲贈張書已

疑卽祭文之張五鄉禮亦王茂元婿也互詳祭張氏女文此蓋張與其婦相離故戲贈之張於開成五年舉第至京與篇中關

河遠道等字不介頗似張自岐下至涇原相晤所作故酌綴此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暮

一作

氣欲沉山星漢秋

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與搖落詩
平蕪盡日閑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一作環周書三王之統若循環行
情思如循環
優來不可遏

贈送前劉五經映二十四韻

新舊通舉志科目之中有明經明經之別又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

大小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

兼通考

經論語

建國宜師古

舊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興邦屬上庠

禮記荀子氏養國老於上庠

從來以儒

戲

禮記哀公曰終沒吾音節跌蕩世弗敢以儒爲戲

安得振朝綱

叔世何多難左傳叔向論鑄刑書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唐曰以

下敘次明白

狂不仕

音節跌蕩

茲基遂已亡

立辟猶委吏歌鳳更佯狂高士傳隱通字接與楚人昭王時見趙政

無常伴

音節跌蕩

屋壁餘無幾

漢書莊文志苦百窮秦始皇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本

阮逮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又曰始皇曰諸生或爲詆言以亂黔首

使御史案問乃自除犯禁者
四百六十餘人皆阤之咸陽

挾書秦一世

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徐曰謂秦二代皆

有此律非

專指胡亥

壞宅漢諸王

漢書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悉得其者

挾書秦一世

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徐曰謂秦二代皆

金馬署

史記東方朔傳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漢書東方朔公孫宏皆待詔金馬門後漢書馬援傳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篤作銅馬法戲之詔立馬於魯

良籍覬雞場

闕雞智見事此當有切學校者俟考如漢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

狼籍覬雞場

晉書孟獲國蕃人少好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受春秋以明經爲威郎西京雅記皆共王好鬪雞尚非所用

盡欲心無斁

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七餘諱寄羅劭興雅記皆共王好鬪雞尚非所用

皆如

漢書武帝時得此恩幸

面正牆

舊雅文賦駢注曰鳳文形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恩幸

羣疑定豹文鼠

漢書武帝時得此恩幸

貪羈虎皮羊

陰符經質虎皮者

柔鵠子辛賛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豺

一作狼狽曰言無實田曰皆言以僞亂真

遷張小康

西都賦輒而勿康質用西遷詩訖可

多中州儒術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

帝暮年不悅儒術至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

策非方正士

漢書文帝紀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

貢絕孝廉郎

漢時詔令二千石舉孝廉詳漢書此言所策所貢皆不得人

海鳥悲鐘鼓

莊子海島止於魯郊魯侯

御而鵠之子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駕祝憂悲三日而死卽國語爰居去而後懷荷曰海鳥狃公駭於所不聞見也移言放蕩成風深畏禮法拘苦甚清談之流毒下數聯皆此意

狙入食服裳

莊子猿狹而衣以周公

多岐空擾擾

列子楊子之

子曰亡一羊何道者之衆曰多歧路既反曰亡之矣歧路之中

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也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幽室竟悵悵

列子楊子之

之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凌邈莫

爲時範虛空作士常

宋平叔王夷

人也

何由差五霸

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

直自些

同

三皇

一作王些說文

也曹子建與楊德祖畫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校本文三王土字

韻復直此三皇義固可通如莊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別汎

另汎

區馬楊墨他鈸並老莊詩書資破冢

莊子備以詩禮發冢詩固有之生不布施

而超謂不周

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

能禁其弊周禮仍存魯

莊子將爲莊篋操瓢發圃之盜而爲守備則必

無傷口中珠按莊子備以金椎控其頭徐別其頰

子或刊作發家誤

法制困探囊掘縫膝固屬錯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

而超謂不周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隋唐鼎

莊子時爲莊篋操瓢發圃之盜而爲守備則必

新麾一舉

晝右秉白旄以麾又

革故法二章

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史記高祖

本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若約法

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餘互見故番禺侯

星宿森文雅

錢曰下二聯

風雷起退藏繩囚爲學切

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向書獄中積三歲乃

出後漢書崔瑗張東都發于獄獄掾著爲禮瑗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

受經忙

史記趙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詔太常造錄受尚

蓋故實周賓

夫子時之彥先生蹟未荒

鄭氏曲禮注先生老人教學者此言古字每通用

入褐衣終不名

漢書張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後漢書陳元傳臣如以褐衣召見謂孔氏之正道

而後能言核皓首窮經事皆見

周繁不讀非聖手書

棲遲到異糧

神賦五十異糧玩此二聯劉雖發明經似未得仕

字貶無良

漢書梁卿集序一字之褒貶踰過市朝之邊

燕地尊鄒衍

漢書志燕地尾

孟子鴻鵠行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

子之座而受采桑礪石宮身親往師之

世家文侯父子更經藝客段

李伯筠傳拜陝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廩夫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

超拜學官爲之師身統經問義遠邇趨慕此云太原公受經亦其類耳

千木過其閭未嘗不試也

王仲尼傳於公所校新書

錢曰下二聯

風雷起退藏繩囚爲學切

周繁不讀非聖手書

棲遲到異糧

漢書志燕地尾

字貶無良

漢書梁卿集序一字之褒貶踰過市朝之邊

燕地尊鄒衍

漢書志燕地尾

孟子鴻鵠行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

子之座而受采桑礪石宮身親往師之

世家文侯父子更經藝客段

李伯筠傳拜陝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廩夫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

超拜學官爲之師身統經問義遠邇趨慕此云太原公受經亦其類耳

列子詩書

叨來絳帳旁

見過故崔克海宅

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爲防

禮記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勿謂孤寒棄深憂

許直妨叔孫謙易得盜跖暴難當

詩莊子盜跖篇正義曰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謂之盜跖何曰望劉之哉其計直扶而進之也抑劉亦許直故不合而去乃託之自訟以規之乎

雲黑蟬休隴葉黃

點時地見送行意

莫渝一作巾屨

一作巾屨取禮記疏坊字或土勞

容許後升堂

田曰去路迥然或卑劣古字通用

念一作巾屨

一作巾屨取舊作渝變也巾屨取禮服與侍於君子之

羽翼殊勲乘若遺

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欲廢太子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

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與樊安車固請宜來來以爲客從入朝則

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髮皆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日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晉書

四皓廟

商雒隱地肺山終南山商雒山皆有廟詩不重廟字

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欲廢太子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

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與樊安車固請宜來來以爲客從入朝則

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髮皆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日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晉書

曰漢高欲廢太子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詩樂子如遠

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

青松長紫芝

高士傳四皓作紫芝之歌紫芝隱居之物青松桃樞之器故云舊書

魯王傳鄭肅兼王府長史李陵方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冊爲王太子以王起陳夷行
爲侍讀開成三年上以太子不循法度不可教導將謫廢黜宰臣及衆官論諒意稍解
官屬及宦官宮人等數十人連坐死竊共年十月舉奏勅王起撰哀冊謚莊恪王德妃
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明也既薨上意

追悔

浩曰此爲輔導莊恪太子者歟也王德妃已爲楊賢妃譖死太子危疑之際竟無人
能建羽翼之勤者袁冊中云憂朝損壽蓋文宗已卽悔之有富天下不能全一子
之痛詩借古致慨甚爲警切余初以敬宗爲皇太子文宗得迎立皆由於
素晉公乃以此章爲牛橋繆野高歌放言借懷舍近而求遠是爲誤矣

宮中曲

宮月

朱印宮月退出雲

母窗如瀉灑然

晉書

后妃

傳武帝披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多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
之至便宴寢宮人取行菜插戶以簾挂地引帝車南史潘妃事同
宋曰文選南都賦中黃注引博物志石中
黃子黃石脂額黃想用之故曰進黃子

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茜

香濃正朝纏左臂

角五音如麝茅蒐注曰今之精也可以染絳蒨卽茜晉書后妃

繁縝

雲母牕

切

宮月

朱印宮月退出雲

母窗如瀉灑然

晉書

后妃

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

晉書

后妃

低扇遮黃子

巴陵二幅滿寫承恩字欲得識青天

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后夢猶大懶
乃仰歎之以訊占夢言堯豐勢天
而上湯及天斷之告聖王之夢
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

無題二首

落日首二長夜清冷之態三四定情羞澀之容水精四句綱繩繩正寫承恩也藉
句昨夜二字應轉羊車之來宮中如曰宮廷此全爲祕省得趁朝聽天之寓言也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一作西畔桂堂東

鴻臚廳曰首二句妙次聯襯貼
流麗圓美西皇一世所效然義

山高處不在此鋪堂非白通兩頭抱朴子通天犀角有
物理如經置案中難往啄輒驚南人呼爲駭雞犀

隔座送鉤一作春酒暖

漢書西域傳通

淳曰通犀謂中央色白通兩頭抱朴子通天犀角有
三秦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後漢書鉤弋趙
倅仔家河間天子召之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卽時仲由是號拳夫人居鉤弋宮列仙
傳云病臥六年右手拳召到帝披其手得玉鉤手得展席處風土記服日飲祭之後叟
嫗兒童爲藏彊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卽敗對人奇卽令詩人爲遊附或屬
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故古皆作藏彊後多作藏鉤字與而事同也

分

曹射覆蠟燈紅

宋玉招魂篇集冢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道相追些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嗟余聽鼓應

一

官去走馬蘭臺類轉

一作

蓬

舊書職官志祕書省龍朔初改爲蘭臺史官時改爲麟臺神龍時復爲祕書省御史臺轉

晉宋名爲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唐因之此云走馬蘭臺必爲祕書郎時也漢制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故後代皆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爲都是以互稱耳舊解謂義山此時得侍御史誤甚淮南子見飛蓬每隨風飄揚取也不可實代鈞字

潘曰次聯言身不接而心能通五六正想像得之與下章偷看相應非義山身在其中也意味乃佳

聞道閭門萼綠華

真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澠家

自此往來一月輒六過來與崔戶解釋說萼綠華曰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敷也而南史羊欣泰山南城人祖灌吾黃門郎皆不可言閭門此只取與下吳王苑相應

昔年相望抵天涯宦知一夜秦樓客

翁東川偷看吳王苑內花見送從

西施用培

趙臣瓊山滿櫻唐詩七律箋注曰此義山在王茂元家窮窶共閨人而爲之或云在令似相公家音非也觀次首絕句固自寫供招矣又何疑焉潘曰自來解無題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虛贊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有寄託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此二篇定屬艷情因窺見後房

姬妾而作得母其中有吳人耶趙箋大意良是他人苦將上首穿鑿不知下首明道破矣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全失本來意味可大嘆也又曰秦樓客自謂
墮於王氏也但義山兩爲秘省房中官一在開成四年是年卽出尉宏農一在會昌二年而王茂元於武宗卽位初由涇原入朝會昌元年出鎮陳許則蹤跡皆不細合矣或茂元在鎮更有家在京或係王氏之親戚而義山居停於此頗可與街西池館及可歎等篇參悟亦大偽輕薄矣

鏡檻

本集諸本皆作鏡所見才調集二本一作鏡注曰或作錦一直作錦程曰
謝朓詠鏡臺詩玲瓏頰丹檻此鏡檻當是鏡臺徐曰錦檻錦棚也開元遺事長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施畫柱結繩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妓

間坐遊請爲避暑會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捕妓納涼詩卽此會也玩

全篇語義與此頗合檢謝朓詩初學記於鏡臺采之程說

近是故且從舊本徐說於全篇亦似但不必過泥林亭

金檻

芙蓉入香臺

羽瑟

過

拾遺記石虎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蘿臺此句泛用可也徐曰芙蓉羽瑟皆

交扇

喻名

撥絃驚火鳳

春秋演孔圖鳳火精也通典貞觀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作勝贊奴火鳳傾盆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

拂天

世說都惠賓三伏之月詣謝公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醴裕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丹鷗夏至取鵠羽爲扇二美女更搖此扇侍于王側本草鵠一名天鵠大鷗也此

言羽扇字習見

交扇

仙眉瓊作葉

眉以葉言如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御覽引上原經曰眉竺仙住南岳餘未考

歌於鄧中者餘詳後移白菊

仙眉瓊作葉

一笑惡陽城迷下蔡喧傳郢市歌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

佛髻鉢

丘谷

仁寺羊庄

卷一

三

爲螺

前史扶南國傳佛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盤形僧伽紅佛髮青而細如蘿莖經二句狀其粧節

五里無因

霧

銀河

三秋只見河

銀河

海上得

後漢書張楷字公超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徽亦能爲三里霧也無端有霧凝望惟河未得諦視也

月中供藥剝

見重有戲又漢樂府董逃行白兔長跪揭藥剝丸奉上陛下一玉杵

西南聖水

谷三輔黃圖

磨

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

水此岸有沙細濶可以潔灌隋代常進後宮

東野語王人攻玉必以邢

綃多

翁東川見送從

玉集胡沙割

寰宇記邢州貢解王沙

齊東野語王人攻玉必以邢

冰池

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澆池亦名聖女泉蓋冰澆聲相近傳說之誤也

按冰池之

爲聖女泉宋敏求長安志亦云聖水泉出咸陽縣西昆明池北平地上也其餘聖水事

甚多細玩以上四句供藥剝者借言飲食已畢得綃多者取更衣之義綃至輕明正

夏衣玉

謂玉顏胡沙喻拭面之物

謂畢齒聖水磨喻漱齒之態

其造詞致爲詭僻

解

解

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

見昌黎詩

別室馬

初切

侵轎卷

說文襜衣蔽前脊名

轎

轎也又曰跪轎

傳書兩行雁

詩兩

按轎本衣名騎轎則被

於馬者暫休故卷之

爲韓南史鮑泉傳常乘高轎車說文鉢兜圍也五不切廣韻

行此用

取酒一封駕

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駕

謂遣使更延他人取酒以備宴飲

行此用

旌書

行此用

取酒

行此用

封駕

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駕

謂遣使更延他人取酒以備宴飲

行此用

橋迴涼風壓溝橫

詩兩

夕照和待烏燕太子

見後代元城吳令徐曰待烏謂鳥人欲駐馬魏東阿

見後代元城吳令徐曰待烏謂鳥接承上夕照駐馬亦取日既西傾

之義按此義山自寫遙望之情下遂接入想像

想像甫芳縟

文選雪賦援綺衾分坐芳綉檢西京賦采色飄飄雪賦本作縟或作縗誤

依稀

解卒羅

詳下曲池以下想其酒闌夜宿

散時簾隔露

鮑照詩珠

輕帷翠幕

鮑照詩珠

臣後幕生波

猶燕臺夏詩

弓調任射莎

北史豆盧寧傳嘗與梁公定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

五中公定服其能御覽引述異記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征

戍不返其妻思之而卒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婦草人呼爲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核月娥亦言婦獨二句定指女冠用意頗幻否則語不倫矣今本述異記婦草誤作霜草寡婦莎誤作察莎幾無從考索耳前云仙眉佛眉亦以女冠也

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後生焉

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後生焉

弓挑地斷夢聽鼓事朝珂

徐曰唐六典載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鑼後一刻鼓聲絕

開皇城闕第一鼙鼙鼓聲絕宮城及左右延明乾化門

第二鼙鼙鼓聲絕宮殿門閭則百官集矣雍洛鼙異小錄馬周謂置街鼓時人

呼爲鼙鼙鼓按詳馬周傳隋書志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鴈鈍吟曰此首頗直用事有未詳處清曰細爲剖析姿態全呈畫則談其嬉遊晚

而想其歡會身屬旁覩俄忘難禁意懶語併易使人迷耳玩結句當作於爲校書時其後雖頻在京無此歡悰矣

曲池

校節曲江也漢書宣帝紀注立廟於曲池之北後人謂在曲江之北也又名曲水唐書及詩文中曲池曲水皆見如本集曲水閑話是也長安志街

東第四街之最南名曲池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以近曲江園故名

日下繁香不自持

校商雅賦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日下字本此而日爲君象後人以之稱京師

月中流豔與

誰期迎憂急鼓疎鐘

斷分隔休燈滅燭時

史記滑稽淳于髡傳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籍堂上燭微主人陪髡而送客羅襦襟

解微歸鄉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朱氏乃引搜神記趙炳臨水求渡船人不許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之事非所用也炳後漢書方術傳作炳

張蓋欲判江

澧澧色判同折言登舟張蓋而歸

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李陵別蘇武詩摘要

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浩已此宴飲既罷有所不能忘情之
作與上章略同非義山將行役也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

一醜芳醪

不得嘗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盡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盡蛇

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尾曰蛇固無

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悟曰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涇原未叨薦刻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爲盡此是矣徒以是爲令狐蕡所怒鴻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亡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曰芳醪詩言中路少需何遽非我所長而乃誤落岐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也低摧希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窺及此徐氏駁之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之感兩不相礙玩祭外舅文亦微見不能藉力之意文人一端不檢爲累終身良可歎也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舊書志陝州陝郡本宏農郡屬河南道陝虢觀察使治所

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

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

陝縣有陝陌注曰

博物記二伯所分後建以

迴鑾佛寺高多少

舊書紀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繼駕幸陝州十二月還京徐曰佛寺必還京

報功者望盡黃河一曲無

循推河百里一小由千里一直一

報功者

曲水經河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

悟曰佛寺高居比源黃河一曲白喻屈就縣尉毫不着迹但覺雄渾

荆山

元和郡志虢州湖城縣荆山在縣南卽黃帝鑄鼎之處新書志覆釜山一名荆山采曰明一統志收此詩於富平荆山非是接荆山有三一在漢

左馮翊懷德縣南禹貢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在荆豫界南條之荆下和得玉處也漢書鄧祇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此則唐

志湖城縣之覆釜也韓昌黎詩
荆山已去華山來卽此山也

壓河連華勢辱顏

司馬相如大人賦放散畔岸驛以辱顏

鳥沒雲歸

一望間楊僕移關

百里

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山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慶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水經注楊僕以家儉七百人築家徒關

唐白居易之山京謂外也不直言

可能全是爲荆山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

一作京

元和郡縣志宏農縣望義州郭下本傳調補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餘詳年譜初文苑孫述傳述曾孫簡範並舉進士會

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必此孫簡傳未詳核耳

黃昏封印占刃

徒愧負荆山入座悵却羨卞和雙刖足

韓非子楚人下和得玉璞于楚山獻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刖和右足及武王卽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刖左足及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璧歷三世楚王他本不同此從太平御覽所引韓子也荆山借用玉受誣比民受冤又蔡邕琴操云荆王剖之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亦可

與將罷去爲喻

一生無復沒階趨

韻語陽秋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跖諸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

已不能賞此

曲江

史記司馬相如哀二世賦龍山江之墮州崇隱曰墮卽磈字謂曲岸頭也
在杜陵西北五里舊書鄭注傳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嘗吟

杜甫江頭篇知天猶色前環曲江四面有樓臺行宮廡署心竊慕之既得注

言卽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澗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

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旗旛射談錄

曲江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

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

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羅錄唐曲江本秦墮州至

漢爲樂遊苑隋營京城以其地高不便故闢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爲池

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

旦爲芙蓉園

望斷平時翠簾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

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舊書樂志子夜歌聲過哀苦

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孟珙譖陸機於成都王穎機被

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金輿不返傾城色

漢書李夫人傳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

老憂王室泣銅駝

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

官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

音書

宿宦人

中耳華氏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

舊作陽今從皮鑑

春意未多

涪曰朱氏謂前半追感明皇貴妃臨幸時事後半謂王淮等被甘露之禍非也凡詩須玩其用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証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卽所謂傷春五六乃陪筆耳此蓋傷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也文宗后妃舊新書竟無傳可考今據安王溶楊嗣復傳安王溶穆宗第八子也楊賢妃有寵於文宗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謀於宰相李珏珏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妃與宰相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迷惑此事諱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五六則以甘露之發作翻而謂傷春之病較甚於此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塗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保深宮一夢姪哉語極沉鬱頓挫朱氏誤會故解至末聯而其詞弱矣余深味此章與下章楊賢妃之死也必棄骨水中故以王涯張良并謂水爲破質可補史之闕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棄骨水中故云分波

景陽井

陳書隋煬帝墮臺城張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

黃妃傍於青溪中橋南史後主逃於井軍人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直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晉王

廣命斬貴妃於青溪中按玩史文是斬處棄諸溪水也

景陽宮井剝堪悲不盡言誰看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

西學紀聞墨子謂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曲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楊慎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浮

西施於江令驅鷗夷以終浮沉也牧之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安知不謂子胥乎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擣衣欲效蘋李義山景陽井詩亦叶此意故牧之云一舸則必非子胥必謂隨范少伯也此章只用水葬以痛楊賢妃不必辦水葬之可信否也舊本皆與上首接編猶可悟其一時一事之作所箋確矣長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楊封妃封字既有誤詳閱史文又按華中丞新校長安志陪葬楊賢妃元案會要必無仍令陪葬之事此訛傳也云章陵無陪葬非愚謂會要實足相証並非臆斷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韓非子秦穆公問由余曰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政余對曰常以儉得

之以奢失之何須琥珀方爲枕

後漢書王符傳注廣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罽賓及大秦国西京雜記

趙昭儀上皇后飛燕傳

豈得眞珠始是車

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

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運去不逢青海馬

一作烏誤隋書西域傳吐谷渾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放

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等得波斯草馬放入

海因生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駒焉

山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

之不得五人相助大呼批蛇山崩壓五人及秦五女囚命曰五婦山裁句意本劉向災異封事去後幾人曾預南薰曲

禮記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終古蒼梧哭翠華

禮記舜崩

力窮莫拔蜀山蛇

華陽國志蜀有

海因生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駒焉

移

山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

之不得五人相助大呼批蛇山崩壓五人及秦五女囚命曰五婦山裁句意本劉向災異封事去後幾人曾預南薰曲

禮記舜崩

終古蒼梧哭翠華

禮記舜崩

南史宋武帝紀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甚麗

于蒼梧之野上林懸建翠華之

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命卒分賜諸將

旗注曰以翠羽爲葆也華藻也

言儉成著敗國家常理帝之儉德豈有玼枕珠車之事今乃與亡國同恥深可歎也

宋曰史稱文宗恭儉性成衣必三縫可謂令主矣迨乎受制家奴自比周叔寢獻故

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嘗聞之矣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全是故君之悲託於

詠史耳姚曰青海馬惜駕馭者無英雄蜀山蛇恨盤結者增氣槩

浩曰合采朱氏

姚氏之解已明爽矣文宗儒雅好詩夏日與學士聯句帝獨謳柳公權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見舊書傳結聯統美其好文方得大體不

可專指義山得第之年恩賜詩題也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

魏文帝柳詩柔條
條婀娜而蛇伸

朝暉皆垂地仙衣盡帶風

七賢寧占竹

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共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三品且饒松

白香山從龍潭寺主

少林寺詩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絃考少林寺有則天皇后

楊斷靈和

天皇山從龍潭寺主

殿先皇玉座空

王南史張緒少有清望吐納風流每朝見武帝目送之劉惔之爲益

玩客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

州獻蜀柳數株枝綠苔長狀若絲綾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

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浩曰此借喻朝貳之爲新君所斥者詩意顯露當在文宗後作或者垂柳卽垂楊暗寓嗣復之姓歟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宋已許渾集有李定言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遷右史詩當卽其人極

鼓吹選本作送李宣殿院歸而許集先有送定言南遊詩似定言名宣抑誤刊歟

海燕參差溝水流

草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日漸水頭雙蹀躞溝上清水流東內流

擣花下非秦贊

漢書賈充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贊核賚增古所賤始皇發贊

對泣春天

舊皆作春天朱本一作風前

類楚囚

左傳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書王導傳過江

人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顥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興

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

西京雜記昭陽殿纖珠爲西京雜記昭陽殿纖珠爲

莫驚五勝

校初解只

舊本作五勝戊錢作玉勝或云南宋本作五

勝又聞他本有作玉勝豈戊錢誤爲勝耶秦始皇本紀攝終始五德之傳

周傳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以爲水德之始漢書

律無志秦兼天下亦頗據五勝自以爲獲水德

水字猶老子云上善若水而唐人賦水直以上善稱之也言莫驚香骨竟棄水中卽得

葬地下悲苦均耳又何擇焉似與曲江一首同意然水中不可言埋白頭字亦無着目

必不可云閑與戲也若云作玉牋追悼亡妾戲其地下傷春亦有白頭之歎然意

義大減故究難定其孰是也白頭似卽用白頭吟閑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唐曰諸家疑李定言亦王茂元壻似也更以爲同悼亡則非蓋別有所感耳三四謂原非秦晉何至不得居官而相對泣耶蓋以婚於茂元致累故云然也五六正詠曲水境地恰緊接出埋香玩起聯是兩人皆將出遊也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

宋曰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

西北有高齋

荷曰文選古詩西北有高樓篇注此爲明高才

之人仕宦未達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發端本此

舉仁者君之事也故假里名寓意核何說足見讀書之細

昨日主人氏治井

堂西陲工人三五輩

輩修井也

輦輶出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

井甃畢

易井甃无咎修井也

用土益作堤荷曰以比沙堤

下

古老文在其中

去寘寘穴上承雨露滋寄辭別地脉

史記蒙恬曰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因言

謝泉扉昇騰不自意

疇昔忽已乖

意見此伊余掉行鞅

左傳桀伯曰御下兩馬掉鞅而

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萋

四面多好樹旦暮雲霞

還

姿晚落花滿地幽鳥鳴何枝蘿幄旣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

上如與佳人來

狀井泥昇騰許多生態妄想義

因之

一作蒸感物理惻愴平

生懷

二句一篇之主以下雜拉

茫茫此羣品不定

一作論與蹄堯

程日應

作堯

得舜可

喜得亦通然發端不宜

不以瞽瞍

杜牧秋娘詩後幅亦然

半此則倍題取與

用意却在中後

禹竟代舜立其父吁唏哉

舊愈曰於鮮哉

帝口吁唏哉

嬴氏并六

合所來因不韋

史記呂不韋傳不韋政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遂戲其姬姪自隱有身至大期時生子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天道是爲始皇

漢祖把左契

無親常與善人王弼注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微可人之過也移轉嗣之說如此而本文殊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後人以言王者受命用之熟矣然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曰右

爲尊以先書爲尊故也戰國策有操右契而責德於秦魏之語是黃人者操右契也漢時銅虎符右留京師左與郡守亦右尊於左也老子本誠而不爭之意有德則天心歸

之自然司契何事早爭召怨哉後世則以左爲重舊書志符寶郎凡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與老子本義自異今偶爲晰之

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當塗佩國璽

漢書元后傳初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輒道奉上始皇至高祖御

言一布衣

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當塗佩國璽

漢書元后傳初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輒道奉上始皇至高祖御

五谷主詩詳注

卷一

七

服其聖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聖後漢書徐璆傳注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魏志曰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兩觀闕是也又曰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綬化虐人父嵩乞丐擣養凶憾買位操姦閭遺醜本無令德

注曰曹驥傳及郭炳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傳之叔父居前強弩在後漢書龜錯傳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句舉一以該五兵爲羯前燕慕容氏之爲鮮卑前秦苻氏之爲氐後秦姚氏之爲羌皆其類也詳晉書載記

佐興王不藉漢父資

列王仲子生乎空桑邑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祀臼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獨與志伊尹無父核古來稱人曰漢如北史解律金傳爾所使多涉邢勸傳此漢不可親近及好漢醉漢番石溪老釣叟坐爲周之師

自書

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有玉瑣刻日周受命呂左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水經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曰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谿中有泉謂之茲泉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几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大平石釣處其投竿距鉤兩膝遺蹟猶存

史記樊噲傳以屠狗爲事

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

龍陽縣治陽販縫者也

與販縫突起定傾危

亞

漢書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飾侍者唐見使夜

文

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

發豈已

之緣乎

帝問主人翁有自賣珠兒

漢書東方朔傳寶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

之緣乎

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

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上從主飲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自引董君伏殿下

主迺贊館陶公主抱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時董君見

武昌昔男子老苦

漢書董仲舒傳

道源曰搜神記漢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武昌則

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醕樂於庭董君貴此天下莫不聞

是徐氏引武都丈夫化女子爲蜀王妃亦非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

見哭蕭

郡首武昌縣也未定

侍郎

淮南鵠

賦

翻

譖

萬世此事愈云爲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

韓非子故周書曰母爲虎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傳翼也揚子雲賦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

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

善輕狡獸

往領之

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棲

詩雞棲于埘何旦此四句乃是本旨猛虎

不仁之獸鳳凰戴仁之鳥與彼仁相應

向雲中飛
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白日昇天餘藥器置在中

廷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大鈞運羣有龍

鷗鳥啄大鈞搖隹以一理推顧一作於冥冥內爲問秉者誰我恐更

物今块块無琅玕

萬世此事愈云爲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

韓非子故周書曰母爲虎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傳翼也揚子雲賦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

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

善輕狡獸

往領之

我欲秉釣者竭來與我偕半
浮雲不相顧誰爲梯

曾子歸耕操竭來歸耕歷山盤兮充鑑車旣駕兮竭而歸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竭來兮說文解字何日浮雲蔽日之意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拉九辨云何氾濫之浮雲兮燕羅蔽此明月賴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楚辭九辯沉寥兮天高而氣之在陸之先矣寥沈誰爲梯清注曰沈寥曠蕩而虛靜也

將

但歌井中泥

漫何時旦意

胡震亨曰嘗讀元微之古韻各篇怪其講道理着靡不謂此趣士亦復爾爾宋易云井泥不食故以起興深刺世之況洿下才而倅居高位者中幅雜言古今升沉變悲雅以理斷後既小人乘權君子失位三秋於浮雲蔽天而不可梯也錢曰取義僻而無味程曰到李辰宿候語云負風暫顧草當貴上昇天不見山廟椅搖枕下爲新韋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塵詩意本此唐白行行來自西自長安至東都也遇其遊蹤玩其引古蓋當文宗崩武宗立楊嗣復輩遠斥江湖李德裕由淮南入相之時語雖雜拉尚有總索可尋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員

舊書職官志

千牛刀卽人主防身刀也後衛有大將軍正三品將軍從三品中郎將正四品下階備身左右正六品下

階又曰備身左右衛官以上王公以下高品子孫起家爲之此李千牛當是已爲從三品之將軍故詩有紫綬及趨朝出位之語非起家爲之者集有少將詩可證千牛乃西平王之孫程氏遂以李聽之子孫官千牛將軍者實之

瑜非嫡長誤矣表多闕略無可全考至招國李家余揣其爲李執方家茂元娶之族也徐氏取以証此尤誤

照席瓊枝秀

公詩見安平

當年紫綬榮

呂氏春秋王有嘗年而不耕者高誘訓解當

興服志二品三品

紫綬綵當時正當妙年見垂柳朱氏謂指李

令誤紫綬不可引漢書相國丞相太尉至徹侯皆金印紫綬也

典渠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滿

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至陪位備身府

勲伐舊西京在昔王綱

秦因誰國步清

詩國步如無一戰

月在周一戰事載而納

王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子爲天王

夏啓以昌注日以荆火趣文正橫也庚庚橫貌

子將軍受命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鑿凶門而出史記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接

以下致亂之由定亂之業余悉爲訂正舊書宦官傳自魚朝恩誅宦官不復典兵德

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爲軍士取其餉直身無在軍者通鑑禁兵東

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

待之此聯

中台終惡直

漢書東方朔傳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注曰泰階三台

正指其辭

也每台二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

上將更要盟

左傳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公

人後漢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左傳惡直配正羊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桓朱泚之爲涇原隊兵所奉由於曾帥涇原也舊書傳及

通鑑云楊炎獨任大政專復恩督奏請城原州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涇原節度段

秀實以爲未宜與事召寇炎以其沮已徵入爲司農卿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將劉文喜不受詔上疏復求秀實不則朱泚乃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及文喜授首加泚兼中書令而以姚令言爲涇原留使泚自涇州還鎮鳳翔朱滔以輒書遁之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京泚惶恐請罪上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因畱長安私第賜予甚厚以安其意是則泚之鎮涇原由於楊相惡秀實之直言泚之居京師由於滔之約與同反切指二事以見禍生有源並非泛論

丹陛祥

烟滅皇闈殺

一作無同

氣橫喧鬪衆狂怒

莊子桓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狂皆喜

容易

八盞

舊皆作八盞殊無謂必八盞之誤竟爲改正

八盞始究未書禮志漢制金

根車駕六黑馬施十二轡五時副車駕四馬施八盞顏食鑿通作鑿道建

中四年發涇原兵救京十月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及將發淮水犒師惟櫓食菜餚衆怒躍而獲之鼓譟還趣京師上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不可復退召禁

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自苑北門出

壽

左傳顧頽氏有不才子謂之

幸奉天此謂偏師作亂違驚驚御

防風戮不行

家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

木後丘禹綏而戮之其骨車車

檮杌

檮杌句謂久優容泚而居之京師也舊書傳及通鑑云姜公轉叩馬諫曰朱泚

嘗爲涇帥廢處京師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歸後患亂兵若奉

以爲主則難制矣諸召使同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娛令言與亂兵謀

乃迎泚於晉昌里第八房舍元賀徒白華殿防風句謂不從公輔之言也又言於免徒

素事始息然此時豈親征禮記孔子曰我此禍種哉

捨晉眞非策

余曾何適矣

居邠未有名曾無

力牧御

帝王世紀黃帝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萬羣寤而驚曰千鈞之弩異力者也

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求之得力牧於

大澤進以爲將宋均曰力罿或作力牧黃帝七輔之一

寧待雨師迎

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風傳說共工之子爲元冥時元冥雨師也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

乘石

魏略諸葛亮攻祁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周禮夏官歲僕王行洗乘石

雲橋逼禁營

舊書紀朱泚津城傳泚自乾陵下駁城內西明寺僧法鑒爲

領兵侵逼奉天於城東三里下營矢石不絕又分營乾陵下駁城內西明寺僧法鑒爲

造雲橋攻城東北問兵仗不能及城中憂恐矢石如雨賊廢風推橋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渾城預爲地道雲橋脚暗不得進城命焚之雲橋與兒黨同爲灰燼

於是三門皆出兵賊徒大敗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

火箭侵

絕刃

漢書李廣傳不擊刃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鏃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不夜見機槍

舊雅彗星爲機槍注曰亦謂之

孛其形孛孛如搖彗史記天文書注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

竟天體無光假日之光天撥者在西南長四丈銳主兵亂天撥者長數丈兩頭鈍出西志槍機彗異狀其殃一也

屢亦聞投鼠

漢書賈誼傳欲投鼠而忌器

如史記始皇自以大弩射殺一大魚之類說文鰐海大魚也或从京玉

箇魚之王此謂諸軍擊賊者前後屢有小勝而未即誅元惡皆詳史文

誰其敢射

謂人心不固從賊之徒反笑爲國拒守之自輕其生也朱

箇念亂

物議笑輕生

沈傳及通鑑云源休引符命勸淮僭逆及圖奉天時遣使

京射

環城招誘公卿士

大鹵思龍躍

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中國曰
太原夷狄曰大鹵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一行并

庶笑其不識天命

蒼梧失象耕

論衡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文選吳都賦注越絕書禹葬會稽牧民鳥田舜死蒼梧象爲民田相類而有異也

郢辭九歌靈衣兮

靈衣沾愧汗

舊書紀朱泚據乾陵作樂辭多悔慢適蠶賊斬

披披玉佩兮陸離

儀馬困陰兵

舊書紀朱泚據乾陵作樂辭多悔慢適蠶賊斬

拔拔玉佩兮

儀馬困陰兵

舊書紀朱泚據乾陵作樂辭多悔慢適蠶賊斬

詳後復京接儀馬具馬之儀漢書郊祀志木寓車馬寓車寓馬謂寄其形於木也陵廟

石馬義同通鑑開成元年遇立仗別給儀刀法曰具刀之儀而已其義亦同乃源師引

甘澤謠許雲封乘義馬入長安而改善義爲儀謬哉

別官蘭薰告

史記周本紀秦

程旦原廟之衣愧爲沾污儀仗之馬難於陰助

另食蘭薰告

史記周本紀秦

黃山遮舞態黑水斷歌聲

漢書地理志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西京縣號黃

天迴思長安育宮館皆爲賊據歌舞皆爲賊娛而

縱未移周鼎

史記周本紀秦

帝困於奉天也非朱泚初入宮燭炬星羅之事

何辭免趙坑

史記秦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坑降卒四十餘萬

公於懸狐

此言縱未能滅我王室而困守圍城何以免害是泛論

非有所專指也長平本殺降事今借用之者舊書傳建中四年十月泚僭卽僞位稱大

秦皇帝十一月泚解圍入長安明年爲吳元二年正月一日更號曰漢當圍奉天時僭

稱秦故用二

秦事以切之空奪

一作專剽也漢書李陵傳轉閩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奪注

秦事以切之空奪

車驥也

漢書李陵傳轉閩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奪注

傳張良參曰白朴注曰參弩弓也矢盡故張

數板不沉城

史記智伯卒韓魏攻趙

晉陽引汾水灌其城

城

不壞者三版

且欲憑神算

後漢書王渙傳京師稱歎以爲漢有神算此取神明之意

無因計力爭

舊唐書陳琳傳以饑弱之衆

當効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

幽囚蘇武節

色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置大窖中又徙北海上使牧羝武杖漢節牧羊卧

棄市仲由

纓史記石乞董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絰纓而死通鑑盧杞言於

上曰朱泚必不爲逆願遣大臣入京宣慰金吾將軍吳徽請行遂奉詔詣泚殺之泚

召段秀實等誦稱帝秀實等源休笏擊此賊衆爭前殺之劉漪竇岐靈岳等相次死

閻城時龍武大將軍呂布倚鬱死將軍高重捷爲賊伏兵所斬舊書李

晟傳上還京晟表守臣節不屈於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沆趙曄薛岩等

念宋書武帝絕大通六年突厥入南斗說曰突厥入南斗天子下殿

馬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乃慚曰彼亦應天象耶

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衛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晉

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策奉天城舊書方伎傳

帝倉卒幸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已卒命祭之場同碑

增埤事早萌

惠帝還洛陽

城上女牆也左傳授兵登陴漢書劉向疎增埤爲高

道中有老人蒸雞素木盤中盛以奉帝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王日一舉鼎十有

二物皆有俎以樂角食王齋日三舉大羹大飴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漢書

官帝經今歲不登其令太官損膳省省皆書成帝絕詔太官減膳

屑麪異和羹

晉書裴徽傳北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

太倉有麪數十甕，麪丸屑爲粥以供帝。食新書鹽奉天園，久食且盡。以蘆牘帝馬大官糲米，北二斛。固解父老爭上臺，發餅飭通鑑。每伺賊休，夜縫人於城外采無薺根而進。

之以上全敷固奉天事。

否極時還泰屯餘運果亨流離幾南度

舊書記興元二年二月

李晟表李懷光反狀已明，車駕幸梁州。檢傳書帝欲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繁。舊書記頭城營館第數十修塉壁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此卽舊書韓滉傳。滉恐有永嘉南渡之事者也。此句固非虛設。

倉卒得西平

舊書記上南幸梁

州李晟大集兵賊以收復爲已任。

八月

神鬼收昏黑

舊書記去

奚兒首

舊書記

滿盈官非

論功最

以合川郡王改封西平郡王

一神鬼收昏黑

舊書記去

奚兒首

舊書記

滿盈官非

督責貴

通惠。漢初置西域都護爲加官也。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晉宋以後，論功最，以督護爲加官也。

督責貴

舊書記

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

舊書曰：廣州西南別置督護專征討之。

督責貴

舊書記

人貞

易師貞丈人吉。舊書：唐歲引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朔方節度李懷光自河

人貞

舊書記

果叛，晟以孤軍獨當二賊徒。

以忠義感人心，故英豪歸向。

果叛，晟以孤軍獨當二賊徒。

以忠義感人心，故英豪歸向。

前烹莽卓

舊書記

王莽

莽卓壇上揖

舊書記

一作韋彥

韓信彭越，皆與抗拒，與抗拒。荀子議兵篇，湯武

前烹莽卓

舊書記

月，晟大破賊，追擊至白華。

朱泚、姚令言遁去。晟收復京師，御賊數十，休頤亦破賊於咸

陽。

六月，晟上收京，露布涇州。

田希齡斬令言，幽州軍士韓長，斬泚並傳首至行在。

舊書記七月壬午，車駕至自輿。

舊書記

元光尚可孤。

以其衆奉迎步

履蹕三才正回軍六合晴。

舊書記

頭以有榮辱從李晟。

李晟路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

履蹕三才正回軍六合晴。

舊書記

騎十餘萬旌旗數十星都民歡呼感泣

李

此時惟短劍仍世盡雙旌

新書志節度使賜雙

旌見於三橋自陳牧復之遲上慰勞追之謂歎在當時只知用兵無家室爲賊所質皆所不惜故能成功而子孫各以功名顯恩憲德皆爲節度聽子琢亦爲節度編附屬籍羣從從兄弟也屢見史書

王碑載西平十二子愿聰摠遼愚如憲德聽基歷唐史宰相世系表同而新舊史傳皆云有十五子也舊史云侗仙偕無錄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

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穆神道碑乃太和元年奉勅撰必可據也侗既早世未必有後凡西平子嫡出庶出皆無可考此嫡長似爲愿子舊紀德宗

部西平郡王李峩長子愿賜勳上柱國與晟門並列戟也杜牧之分司洛陽司徒愿罷鎮閒居牧之有李尚書席上作則有家于東都也新舊表列聽子琢瑄璫璗璵瓊六人

恭子堆一人其台諭詔願在名卿諭詔願孫謀

隼擊須當要

義惡之人問撫侯文文曰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搏扶

搖羊角而上霸陵杜撰季贊曰其次文曰豺狼樹道不鳥搏莫問程宜復問狐狸實默然此不善要用其事朋搏莫問程

魏略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虧駕銅人承露盤漢晉春秋帝徙盤盤折御刀弓箭升殿列御座左右

者九萬里

走

朝

排玉座

舊書志凡受朝之日千牛將軍則領備身左右昇殿而侍列於御坐之左右新舊儀衛志朝會有千牛仗以千

牛備身備身左右爲之皆執

辟間數十里金狄或立因

陷於霸城餘見陳後宮

幸藉梁園賦

更記梁孝王世家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苑園在宋州俗人言梁孝王竹

園也。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死國之樂作驩華之宮築鬼園，園中有落猿巖樓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雀洲。扈諸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又曰：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

叨蒙許氏評

後漢書許劭與從兄靖好共聚論鄉黨人

見送裴封定遠侯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中郎推貴婿

十四 定遠重時英

後漢畫班超

校家語孔子曰帝王改號於五

行之德各從其所王夏后氏以金德王尙黑殷人以水德王尙白周人以木德王尙赤此三代所以不同三尙用此上云泣金莖者千牛當於文宗晏駕時罷歸今武宗立朝政一新不啻三代之各易所尙而千牛將起用矣舊注引忠質文相似而猶誤又改引三尙署誤矣

人今佇一鳴

史記涓稽淳于髡傳此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長刀懸

月魄

新書車服志千牛將軍執

快馬駭星精

玉篇駭猶天駭房也注曰龍爲天駭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駭

慚深眷睽離動素誠

春晝晚

春曉

於阮切晚夏令故曰畱春北與惜別夏乃半

似松待歲峯嶧嶢

鮑照舞鹤賦歲嶧嶢而愁暮心惆

異縣期迴雁

古樂府他鄉復異縣徐靈

潭州

登時已飯青

抱朴子自敘入齋酒脩候洪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

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鵠世稱五侯鵠以爲奇味焉

去程風刺

七跡

東別夜漏丁丁庚信生

感

廣信袁

江南賦

楊朱死

有情

取路岐

絃危中婦瑟

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
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

冷想夫箏

樂苑

想夫憐羽調曲也

國史補子頓以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

謂離其家室也

朝相府會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詣說耳

此句直取想夫之義

自餘見無題五古

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鶯

當在春

洛川迷曲沼烟月兩

心傾

點明洛中送別

婉志管輶傳邑水火之難登時之驗

田旦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義山於少陵於此信之
牛亦茂元塔時將赴闕而義山將南遊也前半頌美先世後幅趨朝二句謂其官京
師而暫歸也幸藉二句謂叨其賞譽中郎二句實指千牛爲王壻興縣二句謂我將
往異鄉迴雁峯前今日過別迷遷餞飲也庚信以寓江南楊朱以悲岐路中婦瑟想
夫箏則謂已之與其妻別也情嗣姻姪不妨語之昵耳會與二句訂歸期也語意全
爲明白朱氏輩以迴雁爲雁書以絃危二句爲悼亡遂至前後皆不可通又曰語
皆覈實字盡精甚大氣鼓蕩通重若輕鶴音道敘太繁未免貪使才耳

崇讓宅東亭醉後偶然有作

韋氏述征記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

曲岸風雷罷

東亭霽日涼

新秋仍酒困

一作因病

幽興暫江鄉

搖落真

何遽

楚詞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交親或未亡

舊皆作亡朱本作忘忘字似是詩箋亡之言忘也本可通用

帆彭蠡月

禹貢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傳曰彭蠡澤名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居此澤陸氏釋文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

正義曰是江漢合處荊州記宮庭湖卽彭蠡澤也按余初以義山至潭州必渡洞庭疑其却用吳錄之說今以江路往來或果經彭蠡不可妄斷通典曰彭蠡在江州潯陽郡

之東南九江

數雁塞門霜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

漢書

梅福九江壽春人也爲郡文學補南

昌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北史儒林王孝廉傳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

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桺梅福之狂指福上言變事

輒報罷成帝時王氏受盛復上書諭切終不見納

漢書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

萬古山空碧無人憐免黃驥騁憂老大

魏武

漢書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

萬古山空碧無人憐免黃驥騁憂老大

魏武

甚者必取而更張之乃可致也

萬古山空碧無人憐免黃驥騁憂老大

魏武

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鳥鳴戶芬芳

離騷

鶗鴂之先鳴分使百草之爲不芳王逸曰常以春分鳴也音題決矣書揚雄反韻

烈土暮年壯心不已

是夫如芬芳

離騷

鶗鴂之先鳴分使百草之爲不芳王逸曰常以春分鳴也音題決矣書揚雄反韻

驥作鶗鴂師古曰鶗鴂字也一名子規嘗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鶗鴂音大系反

鵠音桂鵠字或作鶗亦音題決所謂鵠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

竹沉虛籟

郭氏述征記崇讓大竹及桃

孤蓮泊

一作

晚香

白沉

日汨皆因風當初罷

勝淹卧劇清章

劉楨詩余嬰沉病疾見身清涼潤

涪曰集中江鄉之遊一爲開成五年辭尉任南遊一爲大中二年歸自桂管途經江漢皆詳平譜此章當屬開成五年四句幽興暫江鄉吾將暫江鄉與異縣期迴雁

同爲預擬之詞搖落句謂罷官慨入官未久已遭失意交親句謂所親或未忘我將往依之一帆二句預擬江鄉之程俗態四句言尉乃俗吏耳以活獄忤上官何其狂也唐人每云仙尉矣聲名佳句虛說亦可或卽指廬州刺史之篇去職他遊猶之不謂更張且將寄人幕中與仕於京朝判然矣萬古四句言高隱未能徙畏遲暮末四句應轉首聯以物態之摧抑比已之志不得舒因疾羈留也數章中頗相貫通但與陶進士書九月初東去則三句不合玩書中往來皆晉數語大約夏半別令狐補闕之後九月東去之前又有東西往來小贊耳若屬大中二三年作則搖落句謂鄭亞遽貶交親句及下聯謂更至江鄉訪舊求遇也仙標近狂謂遷尉盤屋地多仙跡近京師也以下皆撫身世而感歎之解亦可通但細跡總屬難詳他篇少可互證且其時意緒無聊與此之倣兀激昂又有不同故酌移數過而附編於此又曰江鄉之遊大旨確得而篇章紛雜此情居多無可細編皆收入第三卷也此時南遊及桂管歸程之外惟閒居承業數年當更有行役之事然詩云我獨邱園坐四春更何從憑處妄測耶

酬別令狐

英華作
令狐入

補闕

約早爲補闕此服闋起爲原官也詳年譜

惜別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

贈行詩

謂夏半告別預期秋歸不料秋

始成行更勞賦贈也此解方與五韻合

錦段知無幸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張衡何以報之青玉案

青萍肯見疑

魏吳志

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青萍子將之器極呂氏春秋青萍豫讓之友也爲趙襄子驛乘

固過豫讓退而自殺典論曰三劍三刀惜乎不過薛燭青萍也是青萍以人名劍如子

將之類矣史記鄒陽獄中上書曰燕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怒食以駁驥注曰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鄒陽書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

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又曰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乃伺意所用人一作吾

有通塞公等繫安危

詎於升沈得喪之際婉而成章

警露宿禽侶記鶴

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

卽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

吸風蟬抱枝

家語孔子曰蟬飲而不食莊子姑射神人吸風飲露

浪嶠蟬賦借喻晨風渴飲清露此借爲景言跡雖暫離心仍永託

彈冠如不問

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又蕭何之傳蕭何結綏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又到掃門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勤而侮之得勤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王拜爲內史獨曰結句樓挽其詞昇其志苦矣

晉書王衍進士書九月東去景態相合也繼綿之中半舍制白與令狐交誼之垂大可見矣

臨發崇讓宅紫微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

羣芳譜紫微四五月始花開謝接續可至八九月謝眺觀雨詩散漫似輕

不先搖落應爲有

被英華作應有待似非句意謂應爲有我來看故不先搖落耳

已欲別離休更開桃

生

綬含情依露井

後漢書與服志注引丁孚漢儀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綵三采采武帝賦或帶桃花之綬桃綬泛用不拘品秩餘見後判春

綿相憶隔章臺

牡丹見回中

天涯地角同榮謝

要移根上苑初修上林西京雜記

柳

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二千餘種植其中

唐白中書省爲紫微省而秘書省隸中書之下也白香山詩紫薇花對紫

微郎此章暗用蘇省寄慨四句深懷別離兼憶家室結則強作排解也

過伊僕射舊宅

晉書傳伊慎兗州人大歷以後累討哥舒羌梁崇義李希烈吳少誠前後多戰功封南平郡王節度安黃等州安黃

置奉義軍額爲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卽位入貞拜右僕射後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授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安黃節度治安州而當慎入觀時詔其子宥領安州刺史見權德輿所撰神道碑南平郡有作南充者誤舊新書志表元和元年罷奉義軍節度使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蘄黃安申光等州五年罷節度使置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又按此宅在舊治之地義山至江鄉而過之非如長安志所載街東光福坊有伊

慎宅也有伊

朱邸方酬力戰功

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穆朱門朱邸在京在外可通用南史謝朓牋牋朱邸方開

歎逝波窮迴廊簷

簷一作斤一作去又一作入誤小閣一作閑

塵凝人語空

云谷三寺羊主

卷一

五

三

集中雙聲疊韻甚多此聯尤巧變者入蜀乃經何能更涉弔哉

一作欲乾殘菊客

一作餘香猶入敗荷風

深秋雨非澑爲江水通稱見送從

之何能更涉龍江去獨立寒沙

一作流今

甲楚宮

瀟東川楚宮遠在巫峽

景

入蜀乃經何能更涉弔哉

田曰袁音清苦但多亮節而少微情一結猶存風雅。潘曰用評不曉用意耳高錯出銀都岳義山當至其地題以舊宅寄慨結云更涉龍江高已由鄂岳遷鎮西川義山不更汎江而上矣故

有寄成都從事之作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自註時二公從事商
隱屋主府府一作所

紅蓮幕下紫梨新

文選蜀都賦紫梨津潤善曰西京雜記上林有紫梨楊慎曰選

証極下文二江切蜀紫梨詞賦屢見非專蜀產孫楚秋賦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此以紀秋令故曰新

命斷湘南病渴人

漢書地理志長沙國

湖南縣注曰衡山在東南舊書志潭州長沙縣漢臨湘縣湘潭縣漢湘南縣地接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皆東北流至會洞庭湖水而東北入大江故自桂州至衡潭皆可曰湘南韓昌黎送桂州嚴大夫詩茲地在湘南也然桂州究多稱嶺南而長沙連郡則皆據古稱湘南此句定指潭州宋氏謂桂管非矣餘見送裴十四

今日

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

揚雄蜀都賦兩江珥共前南史江祏及弟祀劉惔劉晏俱侯謝朓朓謂祏曰可謂帝二江

之雙流餘詳招

李十將軍

(浩)商隱座主高錯也題之書法必高苗二人從事成都也余初疑其爲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高錯爲河南尹而以天津指東都洛水今知皆甚誤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郎高錯爲鄧岳觀察使至四年七月又書錯尹河南舊新書傳錯於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爲鄧岳觀察卒皆不敘尹河南也錯兄錄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舊書紀傳同紀於錄他無所書傳則云開成三年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是四年傳文之錄卽紀文之錯而有一誤矣且錯三年方至鄧岳宣四年卽內召尋又出尹耶紀又不書何人代領鄧岳也與陶進士書係五年九月稱錯爲夏口公則必尙在鄧岳而錯尹河南之紀文洵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鄧岳者爲崔龜見爲濮陽原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首句言秋深入暮末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泛言寄漢言從此上升也次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更合檢舊新書紀傳表通鑑開成二年十月李固言罷相節度西川會昌初入朝會昌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爲崔龜大中元年李回罷相爲西川節度使二年二月責授湖南觀察是時卽杜悰節度西川然則會昌朝數年鎮西川者史文多所闕軼如崔龜鎮蜀見紀文而傳渾云歷方鎮此必高錯於五年深秋時遷鎮西川紀傳皆闕之耳以詩証補必不诬矣詩見成都文類亦一証也(又校舊紀言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然疎略已不免故徵事箋詩甚費鉤校也)

贈劉司戶蕡

(舊)新書傳劉蕡字去華湖州昌平人寶歷二年進士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之志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蕡切論黃門大橫將危宗社考官不敢畱蕡在籍中物論頗然不平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皆表蕡

幕府授秘書郎而宦人深嫉賈誼以罪贬柳州
司戶參軍卒後舊僚費終使府御史此從新傳

江風揚

一作浪動雲根

唐音於鐵雲根六朝人先用之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

漫四溟已在前矣但景陽是狀擾風穴積水溺雲根極晉張協雜詩雲根臨八極雨足

積雨尚非實境宋孝武方指石碇同可玉篇砾石也陸曰江風

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

已斷

昌平燕地對策爲進

恣威柄凌夷一齊寫出

燕鴻初起勢

身之始謂不畱在籍

歸魂時在楚地故漢廷急召

一作昏

吹浪而山爲之動日爲之昏只

云以驛客日之

漢書賈誼傳

既以遁去二年後

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源

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餘詳

後楚路高歌自欲翻

用接與歌辭事

誰先入

漢書賈誼傳

既以遁去二年後

且東坡句九重新

掃舊巢痕本此

落已義山與司戶相逐之跡詳年譜矣王泉子云劉蕡楊嗣復門生也中官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流郎嗣復懼而答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竊疑義山赴潭司戶必因謁座主來潭故得相晤而於春晝時黃陵送別也

潭州

水經注臨湘縣北昭山山下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亦謂之湘州潭

舊書志秦漢爲長沙郡屬晉置湘州隋爲潭州以昭潭爲名屬江南西道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

在今故曰今古無端

湘淚淺深滋

竹色

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遂異記湘水岸有相思宮
帝臺舜跋葬蒼梧二女追之不及歎哭淚下沾竹文悉斑斑然水經注大舜陟

方二妃從之溺於湘江神遊

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楚歌重慶怨蘭叢

史記屈原列傳楚人既咎子

爲戰楚所向必破後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八州討杜茂平蘇峻

封長沙郡公朱伺逼侃以伺能水戰號作舟艦乃造作大艦

史記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鴈飛入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鴈曰服生以長沙卑濕

齋不得長傷掉之乃爲賦以自廣西京雜記鴟鳥集其承塵釋名承塵施於上以承塵

土也水經注湘州郡縣西臨倪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上敞下大狀

似壺旁有一脚石牀縱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柏樹亦云誼所

植靈宇記賈

誼廟卽誼室

陶公戰艦空灘雨

守加督護拒陳恢以迴船望

勤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

蘭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

辭九歌稱澧蘭者不一故曰重慶

陶公戰艦空灘雨晉書陶侃傳侃爲江夏太

守加督護拒陳恢以迴船望

酌松醪

酌松醪

賈仲承塵破廟風

徐曰此作於楊嗣復出爲潭州時三指文宗四指武宗放逐諸臣蓋蘭指賛皇門下

也疑嗣復鎮潭義山曾至其幕

浩曰徐說約略得之矣舊書傳通鑑嗣復於武宗

卽位之年五月罷相守尚書九月出爲湖南觀察明年三月遣中使往殺嗣復李珏

宰相李德裕崔珙崔鄆等極言乃再貶湖州刺史餘互詳前諸篇此章在潭州作中

二聯皆從潭境借古以喻今也首云暮樓空結云人不見是義山有意中之人也時

惟贊皇得君當國會昌一品集有論教三狀獻春記曰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

華德裕雖與嗣復不協而以公義力救其時之誣二王與賢妃反嗣復者固中人爲多也徐氏以叢蘭指李黨非然矣又曰湘淚句雖故君常語然武宗云嗣復全是有希楊妃意故以比楊妃點明嗣復得罪之根下句謂嗣復重疊被譏尤工切也余疑楊妃死在嗣復出鎮後者於此亦可參悟又曰校定年譜嗣復貶潮之時義山漸已還京故此段遊跡往來終難得其細確

杏花

上國昔相值

亭亭如欲言

文選長門賦澹懷遠而待晤兮
荒亭亭而復明注曰亭亭遠貌

異鄉今暫賞

脈豈無恩

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去

語注曰相視貌四向扇對起援聲

槿當列墉即之槿蘿也

牆高月有痕爲含無限思

意一作

遂到從英華

不勝繁

今之主一篇

仙子玉京路

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度人經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爲諸天仙說此

生天得道真經

按唐人主一作佳每以王京喻科第事

人金谷園

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宋經注石季倫金谷詩集敍

云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

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草蔽翳志燒鉛成胡粉落

爐藏桂燼溫

北堂書鈔引傳休奕七漢瑤席玉假藉桂薪

神時鉛華不御

火藏桂燼溫

北堂書鈔引傳休奕七漢瑤席玉假藉桂薪

綠桂之晉然以照夜

終應催竹葉

張華賦

薄簾蒼梧竹葉清宜城

先擬詠桃根

張協詩

尺牘重尋桂

淮口有桃葉

妹曰桃根今秦

莫學啼成血

寓遙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臨海

與物志

杜鵑鳴晝夜不止取母血塗

失

其口兩邊皆赤

後燕臺上天自言乞恩

從教夢寄魂吳王采香徑

吳地記香山吳王遣美人採香於山因以爲名故有采香徑

入烟村

九醜酒發景陽七命豫北竹葉

先擬詠桃根

失

路入烟村

宋曰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可見陳叔曰疑爲令狐綯排筆而作援少風多
篇高月淡喻己之援引無人而彼之門牆忽峻也下遂言含意未申對此發之程曰
此追憶及第以來之情事而歎末路之不得所也唐曰二說近似而非余謂必寓
一座主府中之極也進士曲江遊賞杏園安慈恩塔下題名見唐摭言諸書故因杏花
感觸也亭亭如欲言指約向夏口公三道李商隱者而不爲薦託之辭也脈脈豈無
恩何今日異鄉暫遇恩不我施哉援少四句謂共受諸而疏我有跡故含情寄慨也
令狐與高雅善必以背恩言之矣仙子四句謂是仙官恩地出就外任而我未依之
也鏡拂四句喻己之美才熟腸終望與之合歡而且暫遊江鄉也或以詠桃根比先
寄詩高苗二從事結則謂啼雖深切夢竟低迷何素叨采取之處乃至失路無聊乎
如此看去這篇融洽情味深長否則有可通不可通者凡集中託意之作不得眞解
則觸處迷悶一爲悟

出何嘗不明顯哉

岳陽樓

通典青草洞庭湖在岳州巴陵郡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

欲爲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

解覆舟

本歎長路風波却用反託時之覆舟謂所望又變更也

離思

氣盡前溪舞

見回中牡丹

心酸子夜歌

見曲江

峽雲尋不得

用巫峽朝雲詳後代元城吳令

溝

水欲如何

見同年李空言

朔雁傳書絕

程曰雖用蘇武事其義理則用庾子山賦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粧臺雷鋤也

湘

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

簞染淚多

見潭州

無由

因一作

見顏色還自託微波

何曰通首是寫離中之情

寫離字思非單

程曰離騷古樂府多託婦人女子以爲言唐人往往效之如獻主司則曰桂罿低聲問夫增畫眉深淺入時無辭辭聘則曰遠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詩亦其類也怨有力者之不加物色俗曰首歎氣竭心酸次謂不能追尋已相離絕猶何能更涉龍江之意也五謂音書不至六點明和中結言雖不得見猶欲通詞言情與命斷湘南病渴人同一意

緒徐氏謂爲令狐作非矣

楚宮

何曰宮疑作厲程曰詩與楚宮無涉當作厲程舊本皆作宮

湘波如淚色漻漻

戰國策食湘波之魚莊子以平其清

禱

一作迷魂逐

長遙

正字通屬周禮俗本誦作禡

楓樹夜猿愁自斷

招魂在湛江水兮上有

九歌山鬼

九歌山鬼援兮夜鳴風颯兮木蕭蕭

女蘿山鬼語相邀

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承經油汨水又西爲屈潭

卽羅淵也淵潭以屈爲名

烈湘中記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原棲於此山而作九歌

空歸腐敗猶難復

後漢書吳宏卒遺敕葬以爲棺槨一藏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

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注曰復謂招魂非士有巢氏民食果

死埋黃壤猶腐敗但使故鄉三戶在

左傳襄公四年以尹楚帥子三戶注曰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吏記項羽本紀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章昭以爲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瓊曰楚人悲秦雖三

戶猶足以亡秦二說皆非左氏云云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後

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續齊諧記屈原五月

接三戶自以地名爲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義

采絲誰惜懼長蛟

續齊諧記屈原五月

五日投汨羅死楚人每至此日竹筒貯粉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

一士人自稱三闾大夫謂曰常年所遺並爲蛟龍所齧若今若有患可以棕樹葉裹其

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言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作棕并帶五色

絲及棕葉皆汨羅之遺風也詩言楚鄉人賴不絕誰惜棕絲而不以之懼蛟龍乎

唐白居易詠三閭而自有寄慨願俠君何義門陸圖玉皆以爲傷王涯等乘舟渭水

間爲近赴憲意題作楚宮蓋因楊賢妃棄骨水中而觸類鳴冤乎首句暗寓湘妃

之意
啼竹

破鏡

百帖引苦絕句破
鏡飛上天謂殘月

玉匣清光不復持

菱花散亂月輪虧

飛燕外傳昭儀奏上三十六物中有

秦臺一照山雞後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倒見以手捲心而來則見腸

五歲歷然無破缺

逐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

戲之公子益舒令置大鏡共前鋪坐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便是孤鸞罷舞時

山雞事相類

吾曰以衡著言選才古今通例也詩謂鏡光散亂照山雞而頓棄孤鸞必爲間之於座主者寄慨詳年譜及前詣詩余初疑爲令狐細玩必非或以爲悼亡更誤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

朱本作夢後作

然當從舊本

初夢龍宮寶殿然

梁四公記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中有龍宮梁武帝問杰公公

處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

方言箇枚也集韻亦

作个俗作個郭曉達仙詩左挹浮邱右拍洪崖肩

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

遇瀟湘雨打湘靈五十絃

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皆見馮夷殊悵望

山海

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冰夷都焉人面乘雨龍泣曰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檢諸書言獨夷怪詭不一而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宏農華陰嵒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冰仙而爲河伯以爲鮫绡休賣海爲田見送從翁東川與海上此

此所取義

鮫绡休賣海爲田

暗寓悲泣之情更張之局見送從翁東川與海上此

亦逢毛女無憊

極

列仙傳毛文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此似卽化詩所謂惄川相識也

龍伯擎

將

華

嶽

蓮

博物志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龍伯頂上馮

性

恍惚

恍忽同

魄

史記留侯論項上毛女謂所思者仍爲貴人據之也龍伯而榮嶽蓮失山水之

矣

恍惚

恍惚同

魄

老子惟恍惟惚

低迷不已斷還連

嵇康養生論夜半而坐則低迷思寐二句

慕慕

悲

覺

來

此係律詩唐人律詩不對者頗多皆以假夢境之變幻喻身世之遭逢也首

極精

精

覺

來

之於言外而託爲聽雨忽夢之作時固未解衣而寢也或謂獨背寒燈則二秀

才已

去乃不點題而視題之法不知聽雨平階固未嘗有去者是爲誤會耳

錢

此係律詩唐人律詩不對者頗多皆以假夢境之變幻喻身世之遭逢也首

二句

比官闈之美富

三四比爲秘省清資

仙人指注擬之天官必非猶謂座主也五

六比

外斥爲尉得聞京華消息而地已隔矣七八指洞中之遊九似以馮夷比楊

弱柳取公

華陰之居也十喻又有變更我無所依臨海上絕句之歎充海也十一

謂翁人指

令狐

毛女指及元女

班玩不得河伯之解余亦自嫌大鑿然議山用事

隱僻却似得之此變未必句句貼合而大意不誤也詩係古體古禮原有似律者觀初唐人集便曉無虧故爲高論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燕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風舊作月未旦西谿叢語作風何日此日安得有月過迴塘萬竹悲

次退南都賦分背迴

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

錢曰情深於言義山所獨何曰前半自是變體

悠揚歸

夢惟燈見落生涯獨酒知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瓠之種我樹矢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嗁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注曰瓠司馬音護簡文云瓠落猶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權曰濩應作瓠接濩落亦習用卽瓠落之義

崇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此在崇讓宅譜別而下半全從問中着筆時義山與妻京洛分處結

詩終固借隱比集中寄內言

浩曰題紀月日似與上章連也會昌元年義山自江鄉還京二年始又拔萃此必元年七月之作又曰以上諸篇未必年月前後悉符但得其大要足矣

華州周大夫宴席

原注西銓稿舊本皆作西銓當誤朱本作西銓周大夫爲周墀文集有爲汝南公表舊書傳周墀字德升長慶

二年擢進士第至開成二年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帝卽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灤關防禦等使嚴官志吏部

三銓尚書爲尚書銓侍郎二人分中銓東銓舊會要乾元二年改中銓爲西銓移杜牧之周墀墓誌銘云武宗卽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愚意開成時墀似曾以本官權判銓事舊書傳中如鄭肅權判吏部西銓出爲陝虢防禦觀察之類頗多義山似曾爲所注擬故特標明但史傳卽或漏書墓誌何亦不敘是則未可定也據唐摭言會昌三年王起再主文柄墀以詩譽賞其時猶刺華州也

郡齋何用酒如泉

裴秀詩有肉如

邱有酒如泉

謝靈運詩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

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

漢書張禹傳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

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取之崇每候禹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鍾磬極榮昏夜乃罷而宜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內卮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此似席間有同出門下而其人已稍尊貴者故以戴崇自比以彭宣比其人言外慨已之蒙厚遇而位不進非怨周大夫疎之也

鸞鳳

舊鏡鶯何處見陳袁桐鳳不棲金錢餽孔雀

南州異物志孔雀背及尾後宮

錢帛段落山雞

倉頡解越鵠似鳳凰南越志增皆因文五色相繞如帶千

降紫泥

西京雜記武都紫泥爲臺室加綠綃其上龍右記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符書二句以鳳笙鸞書分頂

天人

分相望不應迷

晉書上半喻已之不得所依讓不如我者之得意也下半喻得爲清貧之官可望高
躋安路王子義山自謂天人注擬之天官也玩其情味必從江鄉還京拔萃重入秘
省時作無疑矣

贈子直花下

是會昌二年子直爲戶部員外郎時詳年譜

池光忽隱牆花氣密侵房屏緣

以絢切

蝶茜粉窗油蜂印黃官書推

小吏

舊書志每郎中各有令史書令史並流外也令史掌案文簿

侍史從清郎

後漢書鍾離意傳葉恭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餉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尚書郎伯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史從至止車

爲尚書郎十年未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勸戲呼爲清郎瓦見醜令狐見寄
吟去尋思有底忙

哭劉蕡

上帝深宮

一作居

閉九闕

見日高

巫咸不下問銜冤

鑑略巫咸將夕聞分懷椒柏而要之王逸曰巫

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何旦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甘泉賦遷巫咸分叫帝廟開天庭分廷羣祠從來用巫咸者殆因此而訛棲史記封禪書殷太戊世巫咸之興自此始注謂以巫咸爲巫魂蓋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除穀之災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而巫陽之名見海內西經諸巫中呂氏春秋巫咸作筮史記天官書注巫咸本吳人家在蘇州常熟海鷗山上巫咸之說不同而其爲巫一也巫陽固同類而招魂帝告巫陽王逸曰文曰巫陽其名也句意尙未遠謂其死用巫咸正合不可疑也

黃陵別後春濤隔

即所云春雪黃陵也舊作廣陵必誤今改定餘詳下

溢浦書來秋雨

番當半於秋此書卽許音

晉書潘岳字安仁詞藻

何曾宋

玉角

招鬼

招魂序白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二句痛其竟死不得再延

平生風義兼師友

不敢同君哭寢門

相馬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舊書傳令狐楚牛僧孺待如師友新書傳皆以師禮禮之接況義

乎山

哭劉司戶二首

司戶之卒當在會昌二年詳年譜考舊新書傳牛僧孺於開成四年鎮襄陽會昌二年徵爲太子少保留守東都則

贊在其墓當開成會昌際也玩詩語雖貶柳州而實卒於江鄉似未至貶所也唐西文獻言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乃後人爲託者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凝餘桂

桂酒見楚辭索曰王建集中有與去華絕句言其病酒此故云書

鐵冷舊芸

徐曰：贊表
授祕書郎

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熏

想其卒於江鄉之
景物所謂迴首也

一叫

千迴首天高不爲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溢浦應分派

漢書志嘉江郡尋陽縣注曰江自尋陽分爲九

郭琪江賦流九派乎尋陽舊書志江州隋九江郡理潯陽縣隋時改潯城縣武德時復名郡國志有人此處洗銅盆忽水漲失

盆投水取之見一龍啞盆奔之而出故曰盆小又曰源出青益山因名

荆江有會源

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

荆江合通鑑注天江自蜀東流入荊州界謂之荆江口卽

洞庭水與江水會處二句似喻劉與已跡不同而心相合

并將添恨淚一灑問

乾坤

魏王曰此恨只堪訴與溢浦荆江耳然將此二水都化爲恨淚亦訴冤不盡也

浩曰容齋續筆引義山詩而曰甘露之事相去幾七年未知贊及見之否今考之其爲及見審矣二章結句皆倍沉痛。又曰義山重脊致哀細味之實一時所作或有一代人之作而並存者如後漢書贊辭得從事班彪以師友之道陶諭接鄭元以師友之禮若七律結聯用此類意似非義山分誼矣是竟愚之多所惑乎

哭劉司戶贊

何日言行路
爲之嗟傷

言皆在中切

陳仲

興空聞遷賈誼

史記賈生傳
文帝召以爲

路有論冤滴

爲之嗟傷

博士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後疏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

不待相孫宏

漢書公孫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宏徵爲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令意上怒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贊良文學萬川國復推上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至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程曰宏以再徵擢用至相苟資不死未必不然所以曰不待也按遷訛不必拘看猶前贈詩漢廷急詔之意二句言遷斥之後不能復被用

烹但撫膺

何旦五不是哭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又合黃陵水入其水上承太湖

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通典岳州湘陰縣有地名黃

陵卽二妃所葬之地韓昌黎貢陵廟碑自前古立以祠二妃者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

新書宰相世系表獨孤雲字公遠官至吏部侍郎核其世次卽此人

通十三年紀文

御覽引粵地記武昌郡率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者古今相傳云昔有貞婦其夫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爲石因此

名爲

徐曰詩中無妓席意妓席暗記四字必義山曾住武昌因獨孤去而追感也落曰詞意沉痛必非徒感閑情也座主觀察武昌遷鎮西蜀義山不能依倚必有懲恨故

於謠送同年大鳴積憤聲與淚俱所暗記者此也聊以妓席晦其迹耳上二句卽從武昌悵望蜀中之情景非紀客蹤也此種箋釋是爲以意逆志乎（又曰寄在朝四同年獨孤與焉此似在前也無可定編聊附於此）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自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舊書志河東道蔚州興唐郡本隋雁門郡之靈邱縣領縣三靈邱

飛狐興唐突厥何力傳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貞觀六年何力率衆千餘

家詣沙州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將軍後封京國公

舊書紀會昌二年詔契苾通何清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按時因討

回紇也回紇傳清朝銀州刺史通蔚州刺史會昌一品集云通本蕃中王子

諸識虜情先在蔚州任使已熟通鑑云通何力五世孫新書志天德軍在豐

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合之詩中第七句必二年赴天德時贈送之

作通後節度振武見

文苑英華制書類

何年部落到陰陵

舊書北狄傳貞觀時鐵勒契苾回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

何力內附在其前也漢書匈奴傳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舊新書志

關內道豐勝二州界有陰山龍右道庭州亦有陰山旗信五聲調曲陰陵朝北附

一作左傳求諸侯莫如勤王舊書傳何力三十

旗千帳雪

舊書傳貞觀七年同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厥川何力欲傾其巢穴

乃自選騎兵千餘騎直入突厥川突厥破牙帳渾主脫身以免行其妻子

夜掩

掩捲非一作

牙突

草子羽騎

一河冰

舊書傳龍朔元年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次于鴨綠水其地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

遂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

蕃兒強負來青塚

新書傳宇虧青塚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

登七日注曰白塚在平城東南傍地志朔州定襄縣

曰晚

烏烏泉畔獵

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

層冰大合趣卽渡兵鼓謀而進賊

此其上草色常青

本漢平城新書傳子明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誘附

二萬帳徐曰三四何力事五六子明事所謂突厥也

新書志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鶻鶻泉父回紇傳貞觀中回紇南踰賀蘭山

境遣使獻款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歸命乃詔置南鶻鶻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

史記酷吏傳郅都行法不避貴戚號曰蒼鶻景帝拜爲雁

門太守匈奴竟都死不近雁門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

莫能中見憚如此此取微屬

相關點明趙天德備胡寇

人遙識

一作郅都鷹

人遙識

認

莫能中見憚如此此取微屬

相關點明趙天德備胡寇

平時

二月

東巡守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頻

幾處冤魂哭虜塵灞水橋邊倚華表

三輔黃圖霸

水出藍田谷

西北入渭跨水作橋古之注程雅問曰堯設誅磬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藏衢路今西京謂之交午

按橋旁表柱見檀弓三家視袒櫛疏

筆書歲二月

雷旦此爲計回紇作非大中時討党項也會昌二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掠雲湖北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會軍於太原六鎮皆與東都密邇唐自天寶亂後久不復幸東都故慨之也古者函闢以東皆謂之山東六國惟秦在山西故過秦論山東豪傑並起而後漢書陳元傳陸下不當都山東謂洛都也互詳樞言草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北周書太祖起帝率將東伐遣于謹徇地至盤豆拔之至宏農隋書楊素傳西至閼

鄧上乘豆拔盤豆館至今
有其名漳關外四十里矣

驚魂稍息夏景深郵亭覽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

徐旦江南湘江之南項羽紀放殺英帝於江南楚辭草句遷屈原於江南也據此可証湖湘之爲江南實則唐時江南道甚廣浙江東鄂岳江西湖南福建黔州凡七觀察使所管詳元和郡縣志

此日初爲關外心

見荆山盧荊江鄉最多今身宿

思子臺邊風自急

漢書

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玉嬈湖未
臺於潤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閼鄉之東山玉女臺誤甚而王死亭秦蜀驛程後記云過閼鄉盤豆驛澠節水卽義山所云之玉嬈湖未知其據何書也俟再考又檢太平御覽臺類下引水經注河水南至華陰又東西玉湖水注之此乃玉澗水卽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者原上有思子臺御覽傳本多訛不足據然竊疑唐時或作玉澗或卽此玉嬈湖蓋二句正寫宿字必近地也斯誠妄測耳風急月沉

清聲不遠

逐

行人去一世

又作宿

荒城伴半

夜一作任

占荷曰遠當作逐世當作任
石皆不必改二句收足宿對

何日昔客江南黃蘆偏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曾無流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爲關外之人不覺淒冷其悲因蘆葉之稍稍而百端交集也腹聯皆是所感末句指
蘇蘆。潘曰何評頗妙然上半稍廓矣三句江南客者指江鄉之遊也五六紀地而志慨合之四句似喪母後將謀出居采桑故以從陳中徙關外對景寫情也岑參集有夜宿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閑中詩可以取證故釋於此然是否尚難定斷舍此更無由尋蹤索解耳

卽曰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碧暉天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飛亦嶺久無耗

舊書紀開元二十二年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新書地理志吐蕃傳烏曰

鄯州

鄯城縣

西南過石壁城右行數十里上有

皆亦曰赤嶺其西

吐蕃江門猶合

舊書地理志武帝元朔四年置河西郡統三十六縣有鴻門縣又有離石縣其地

與雁門馬邑相接唐時河東道之邊也烏介入犯正其地舊注引項羽屯兵之鴻門

謬矣上指成吐蕃者久不歸此指遼西絕者猶苦戰又

唐人用顏色字每以假對真鴻字取同紅音餘仿此

後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清持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

有蠶錦爲迴文旋圖詩以織滔宛轉銜環詞甚悽婉凡八百四十字得兒小名錄滔寵
姬趙陽臺蘇苦加撻辱滔深恨之與陽臺之鎮襄陽絕蘇音問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
餘首名璇璣圖寄之滔覽錦字感其妙絕與車從迎蘇氏接他書不一其說錦字錦書

習用不必定拘此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鸞

鴦

裁

爲

合歡

被

梁

元

帝

鴦

賦

文

連

新

錦

之

穢

錦

機

亦

習

用

浩旦上半詠女郎春愁歡聚之態下半以思婦對映言外見世路干戈離情不少人愁我亦愁矣

淮陽路

後漢書志淮陽國高帝置明帝改爲陳國晉書淮河

南道

陳州

淮陽郡

按

道

經

淮陽

之

境

非專

指

陳州

也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年嘗聚盜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二朝事始平

事詳韓碑采自陳蔡接壤吳氏據
蔡歷德順憲三朝始討平之程曰

德宗猜忌人情不安陸贊督屢諫之遣賈元元年陸贊以河中就平慮衆勝討淮西李希烈刺四方負罪者就不自疑上奏極言之乃詔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二年陳仙奇壽殺希烈舉淮西降以爲節度統數月詔發其兵於東西防秋仙奇遣精兵五千人行吳少誠殺仙奇爲畧後密召防秋兵歸上敕陳號觀察李泌舉殺其三分之二又命汴鎮劉元佐以詔書緣道誘而殺之得至蔡者幾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歸少誠縕兵完城欲拒朝命

雷旦分兵謂調遣也會昌二年討回鶻三年討劉稹皆以汴蔡陳許之兵矣其討劉稹擊敗以爲不可故結句借舊事爲隱諱斯誠謬見哉

賦得

笑賦得字註一本無

稻梁猶足活諸雖如敵專場好自娛

劉孝威詩錄篇丹雅
劉真張如敵得專場

可要五更驚

穩

一作
曉誤

夢不辭風雪爲陽烏

蜀都賦陽烏迎翼
於高標餘見東南

語曰刺蒿鎮利傳子孫故如教專權而無勤勞王室之志三句謂其自謀則固也

作曉字殊少味矣雞取戰國策連雞之義當爲討澤潞宣諭河朔三鎮時所作

鄭州獻從叔舍人處

晉昌二年出守絳州後鄭州者正當劉禪叛亂時啓

皆以多病事頻乞移他郡而詩言好道意其養疾攝生習等
引之衛叔濟舍人者唐人重內輕外授贈外官有書與京銜

蓬島烟霞闕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

後漢書劉焉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受其道者甄出米五斗故謂之米駁注曰張角爲五斗米道篤人爲鬼丈士爲病者請禱之法昔病人姓字訛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若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宮手書黃庭經傳得可授告三官注曰天地水也念此玉簡道

仙曹貴

洞仙傳茅盈字初成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入華山修道昇天其邑歌謠

日神仙得者茅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集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天

皇大帝拜盈爲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許掾全家道氣濃

一名山後入臨安西山改名元字遠遊

莫測所終皆謂羽化矣上清源統經目詳序許遜之第五弟謐真位爲上清佐卿謐之

第三子玉斧長名韻字道尹郡舉上計掾不赴後爲上清仙公被穆即謐也道書玉斧稱許掾玉斧子黃民黃民子掾之皆得仙真諾言登升者三人先生遇長史謐孫玉斧也度世者五人玉斧兄虎牙玉斧子黃民張子榮黃民二女道育瓊輝也又玉斧

五谷七寺羊主

卷一

三

之姑適黃家曰黃娥，本名娥皇亦得慶世。絳簡尚參黃紙案。

黃庭經王書絳簡亦丹文齋會要開元三年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詔制敕並用黃麻紙通鑑注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輕重之別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

用紫泥封

真誥紫微夫人詩慶雲鑾丹爐錄玉飛八瓊太清中經有九鼎丹法廣舊城皇帝六鑿皆白玉螭虎經皆以武都紫泥封

日華陽洞許上經棲第幾重

南史處士傳陶宏景止句容之句曲山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衛歷名山尋訪仙藥承元初更築

懷求古翁

原編集外詩新書藝文志李遠詩集一卷李求古大中建州刺史丞徐曰溫岐集有寄岳州從事李員外遠詩共三首是遠嘗以郎署出爲幕

職故此起聯云然稱之翁者必於義山分尊年長也樓飛卿寄李詩諸本題字不同李一作韋遠一作跋故不足據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基愛酒詩云分符頌川政似卽李遠又曾守岳然與此詩不符許渾有寄岳遠李遠詩云不須倚向青山住則遠曾在宣州故此用謝朓他篇南陵寫使可以相証非岳陽時也

何時粉署仙

郎官曰粉署詳後行舊書吐著傳徵兵用金箭裴行儉傳是日傳其契新書北史猶傳箭番但其與兵以七寸金箭爲契育子兵驛人臆前加銀鵠

傲兀逐戎旃

詩元傲若頽酣關塞用謝朓他篇南陵寫使可以相証非岳陽時也

江湖莫繫

谷時方需才未欲收棋子

卒張固坐開鼓火宣宗朝令弘徽薦送爲杭州刺史曰我

舟宜久淹江介欲

欲收棋子西廂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共

可以聽都哉對曰詩

人之言非有實也乃愈之然則遠固素好奕而後又會刺杭矣北夢

瑣言亦載之作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巷張固他書或作張同似誤

竟把釣車眠

前孔珪嘗令草製表以示姚璵璵吟良久手自折簡寫

之謂珪曰士子整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若書載記魯徵謂趙榮

忌前客游北客李榮與務連忌前徐曰義山每代人屬草故有懷於斯事

德曰與下篇參看李遠嘗在宣歙觀察幕而義山寓使南陵或曾至宣州藉共雅意

今則既歸而重懷之也傳前句似是舍昌二三年因鶴入犯時故編此餘詳三卷中

和章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

書晉

志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案曰杜牧川有處州李使君墓銘使君名方元字景崇田起居郎出爲池州刺史凡四年會昌五年四月卒於宜城客舍蓋時方移處州而遠卒也故更存牧之祭李文可証李之刺池當始於會昌元二年也本集有十字水韋潘侍御同年而此乃曰前輩下篇劉蕡二前輩不書其名舊本列此草於永樂諸詩中疑卽韋前輩而潘字或有一誤或有兩輩潘皆未可定韋出詩見示而和之不必義山至池也今以李之刺池酌綱此

桂含爽氣三秋首蓂吐中旬二葉新

帝王世紀竟時蓂莢生於階每月朔一葉望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

葉厭而
不落
正 是 澄江如練處

謝朓晚至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元暉應喜見詩人

南齊書

朓字元暉爲中書郎出爲宜城太守

吾旦筆起與人日卽事相似然不類本集可疑也

和劉平事永樂閒居見寄

舊書志河東道河中府永樂縣

白社幽閒君暫居

晉書董京字威整初與竇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數就社中與語

業我全疎

顏延之五君詠仲容背雲器

看封

一作已看

諫草歸鸞掖尚責

一作

衡門待

憤誤

青雲器

俱

鳥書

文選北山授文崔晉赴龍注云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筆波皆有其稱通典梁陳時墨曹以黃紙錄

雀

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通典梁陳時墨曹以黃紙錄

名八座奏可出付與名書其

送所授之家

蓮瓣碧峯開路近

華山記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石化因名華山授所

名帖

鶴頭板送所授之家謂太華筆頭玉井璽也御覽云華山三峯蓮花毛

荷翻翠蓋

一作水堂虛

女松檜也永樂中條山造對蓮花峯故近蓮閣

九歌葉室兮水中央之

自採典籍忘名利

欲枕時驚落蠹魚

荀子鵠蠅白魚

分荷蓋又水周今堂下

羽陵此義山未移居永樂時作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

首注全爲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詩章隋圖經稷山在絳郡后稷播百穀於此

亦左氏傳所調晉侯治兵於稷元和郡縣志絳州屬縣稷山因縣南稷山爲名

絳臺驛吏老風塵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元和郡縣志晉靈公臺在絳州西北二十一里左傳靈公從臺上彈人卽此後漢書馮衍傳贊文齊

於絳臺分注曰國語晉悼公食與人之城杞者終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歟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時人

左傳晉悼公食與人之城杞者終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歟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登霍山驛樓

元和郡縣志晉州平陽郡霍邑縣霍山一名太岳禹貢曰壘口北鎮霍山祠核似雷首至于太岳鄭氏注曰新舊志霍邑有西

皆太原往來之作

廟列前峯迴

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

小者或謂之耳鼠王粲藝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傳物志鼠最

爾雅賦注曰有蟄毒者疏曰春秋食郊牛角者也傳物志鼠最弱柳子條露衰荷一

反義近本向作面誤風白香山詩風荷一向翻可相証也

壺關

有狂孽

漢書志上黨郡有壺口關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置關隘府所理城是也狂孽謂劉備

速繼老生

力舊書紀隋武牙郎將宋先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銅運不給有白衣老父

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嘗濟師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先生後指用此事應轉首句廟字謂宜和祐破賊也非謂諸將當繼此功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殘日

言鐵翮不能高飛

郊園寂寥時曉雞驚樹雪寒驚守冰池

荷月於

比急景倏

一作忽又

云暮

鮑昭隱鵠既窮陰年殺節急景渴年

禿年寢已衰

陸機應詔恨如頽年之方侵如

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

語曰此母喪中作郊園當是京郊之園卽所云移家關中者必在四年春移家永樂之前也下歎年漸長而志不遠文足以行跡詩篇每於事情不類無可細訂年譜中標明之矣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良中充昭義攻討

舊書志天
史誤

寶二年分

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改爲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舊書志昭義軍節度使治潞州領潞澤邢洛磁五州

昭義本相衛六州軍號也其後杜衡早爲

田承嗣盜取所移領者潞澤邢洺磁五州
藩鎮會昌三年劉稹拒命詔襲

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討俱詳文集序注中不備引李郎
中李丕也藩鎮傳丕善長短術從諫署大將稹拒命軍中忌其才不懼遂自
歸擢忻州刺史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時節度振武卿坊會昌一品集有授
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又有代丕與郭誼書云今蒙改授晉
州充石尚書副使茲石雄代李彥佐爲行營攻討而不副之也凡用將出使
曰招討使曰招撫使曰攻討使名小與毅質同也會昌一品集有授
授王宰攻討使制矣而於丕亦云攻討副使程氏乃疑之誤矣

將軍大旆掃狂童通鑑李德裕曰召選名賢贊武功會昌一品集授丕汾
康國屯翼龍而飛既濡其兩露刑馬所
而誓已表於山河則不固名家裔也東逐虎牙臨故絳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
將軍拔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茲延爲
之左傳士爲城絳注曰終晉所都今平陽慈邑縣又晉人謀去故終遷於新田
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

含雞舌過新豐

鄭玄注丹墀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西京雜記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燒燭邱延與陳伯之書遊於沸鼎之中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

早勒重庸燕石上

周禮司勳王功日勳民功日庸後漢書襄武大破北之集覆天鳥單于於稽落山遂登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

玉谷上寺羊主

卷一

三

光綸綺漢庭中

禮記

王言如絲其出如

綺

其出如綺

如絲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一前輩二公

錢曰壯麗渾雅詩出金石何曰頗似夢得

相門才子稱華簪篇落句猶有開寶風氣

嘗於此縣寄居

大鹵見送李千牛舊書紀會昌四年正月朔河東都將

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監軍李義忠收復

太原生擒尹諤斬其亂軍二月以晉降觀察使元式充河東節度

觀察使極云一前輩二公固以先進待之也餘詳和韋溫前輩

極漢書司馬相如傳過鶴鵠望露

原點北都故得用之余意以謂移家而來曉行抵此故疑作曉若作照

寒露寒觀名在甘泉宮外朱曰太

而用露寒觀義既不合句亦不妥也程曰露寒泛泛爲景不用宮觀名

依然五柳

王晉書陶潛嘗著五柳先生傳

在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焉

從戎鐵

一百花殘

餘

昔去驚投筆

後漢書班超常爲官傭書以供養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

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投筆從戎遂爲入幕常語

後漢書董建胡廣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又胡廣傳六世

左傳室如懸磬空室如懸磬後漢書陳龜傳注引左傳亦作

憂縣磬乏

鼓言如磬之懸下無所有愚意擊磬古當通用非盡守之義

分挂冠

後漢書董建胡廣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又胡廣傳六世

左傳室如懸磬空室如懸磬後漢書陳龜傳注引左傳亦作

憂縣磬乏

鼓言如磬之懸下無所有愚意擊磬古當通用非盡守之義

祖剛平帝時大司農馬少卿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不

年臺灣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三
安

漢書東方朔傳連四海之外以安爲帶安於覆盆動猶運之掌

舟沉壹暇看

通典河陽縣古孟津謂之關河洛魏杜畿試

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船沈沒之所魏志杜畿傳文帝征吳畿受詔

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曰忠之至也

援上句後漢書太原閻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太原此喻王茂元卒於河陽不駁失送如祭文所云者

何其懸切

虎頭錦虎鬚

千後漢書太原閻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幾不免虎口哉

勒吏當給仲叔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

後漢書太原閻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取不逢佳餚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移疾就猪肝

千後漢書太原閻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少年之意誰懼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移疾就猪肝

千後漢書太原閻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夏畦難逸忘鴻鳥

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入新年白顏無舊日丹

千後漢書太原閻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持一杯酒坐想一公歡

田巴有懷皆苦無句不妍

我幾不悅於虎口

更記叔孫通傳通曰

古人每以喻罷

官台之脫身句似此時爲李石幕官而遭亂逃罷也程氏謂王茂元兵敗身死義山始離其戎幕徐氏謂太原當有王茂元宅皆謬甚也余聞續西陽雜俎與北齊瑣言所載三枝槐曰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裕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職惟福歷七鎮使

垂說鄧竟陵免官後

曰不能不恨於破鏡

相而已然則李不家居承業而義山卜居未曉因依何人也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

閩晉詩采菊東籬下又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本草九月採花十一月採實王回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採名玉

英六月採名容成九月採名金精十二月採名長生郢曲新傳白雪英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

梁簡文帝采菊篇月精麗草散秋林浮

十人庭辭餐秋菊之落英素色不同籞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

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爲水玉司馬相如上林賦水玉

全非移綴水精庭之山多偏稱含香五字客

郭頤魏晉世著司馬景王命磊柯郭璞曰水玉水精也

背分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

松更定經時思竭不能改中書郎錄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告景王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餘見送李郎中

始芳榮鍾會菊花賦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時昭義已平

舊書紀晉昌四年七月潞州將郭誼殺劉稹以降八月傳首京師九月誼等皆伏誅隋書志京兆郡華陰縣有興德宮元和

郡縣志同州馮翊縣南三十二里義旗將赴京師次于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與德宮後忠武園新書志作忠武里同州與華陰縣接近而隋與唐則異也末聯則指華陰時馬郎中白永樂入朝詩語顯然

仙郎倦去心

白帖郎官曰星

鄭羣暫登臨

屢見水色瀟湘閣

水經湘水北過羅縣西瀆

水從東來流注之注曰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榜蕩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後注則謂湘水至此兼名瀟湘非又有瀟水也圖經言湘水至零陵北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時往復漢書司馬相如傳序文鵠注曰鵠水鳥畫其象於於首

沙程朔漠深

文選雪賦朔漠飛鳥沙徐曰二句比地益丹

時往復

鵠

鳥恣浮沉更想逢歸馬悠悠獄

革山之陽

馬于

革

山

之

陽

喜聞

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

徐曰使府

同年之什

侍御爲奇祿官臺拜則卽真矣故聞而喜之也按舊人以太原爲王茂元者誤此太原稱地不稱郡望也太原同院若謂太和六年令狐公尹太原義山當至其幕於事無徵且詩意不符頗疑此時曾在李石太原幕故曰同院但與母喪時甚相近參考不細合味其意致必閑居永樂時也又按李石先在今狐楚河東幕必與義山夙契當有往來之跡惜無可明考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沉一會中

似與崔同遭險難

而俄判升沉也

劉放未歸雞

樹老

魏志劉放涿郡人說漁陽王松附太祖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文帝時爲祕書監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尤見寵任放善爲書檄詔命招喻多放所

玉谿生詩詳注

卷一

毛

爲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急就篇注皂莢樹一名雞栖

空

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詡鄒陽之屬鄧

至長安餘見送李千牛

寂寥我對先生柳

見上篇

赫奕君乘御史驄

後漢書桓

二句謂英出幕至京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異憚

若向南臺見鷺友

通典御史臺采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詩啜共鳴

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遯驄馬御史矣求之

爲傳垂翅度春風

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浪池張衡傳子觀木雕獨飛惑我垂翅故接

宿曰此章極似裴得

寄令狐郎中

新書傳綱擢右司郎中舊有書郎中綱子高傳綱於會昌二年任戶部員外郎則爲郎中必在三四年

休問梁園舊

秀才見贈任

嵩雲秦樹久離居

謂舊在河南雙里京師之蹟史記司馬相如稱病閉居不慕官爵爲孝文聞令既病免家居茂陵徐見贈趙協律銓曰以楊得意望令狐楊

曰其詞甚悲意在修好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

舊書志鄆州東平郡屬河南道按靈仙閣在永樂縣見太平廣記木怪類所引傳奇

開成中江叟事也韋評事曾居

永樂而已出赴鄧幕詩意自明

愚公方住谷

說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之中間一老公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名之故畜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谷義山自謂

仁者本依山

韋謂

尊俎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華蓮開茜苔

見庚

荆玉刻辱顏

樽俎

史記周易周易

爽氣臨周道風光出入

非漢關前景也評事先至京始赴鄧

從蟲泛

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曹植酒賦素蟻浮萍

高閣已苔斑想就安車石

漢書儒林傳武帝使

使東帛加璧安車以

蒲襄輸駕駕迎申公

期負矢

米誤還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

節未必以再到故居爲望

晉書夏侯湛傳湛美容觀與潘岳友

去半舟閑定笑幽人跡鴻軒不可攀

顏延之五君諱交呂叔鴻軒攀嵇亦屬其弟已幽人自謂鴻斯

謂

明神

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由來有禍門

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史記趙世家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莫爲無人欺

一作猶

物他時須

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慮石能言

又傳石言於晉魏榆師

信曰昭義平後李訓兄仲京郭行餘子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子渥賈鍊子庠凡亡歸從諒爲其撫養者皆斬詳舊書紀與通鑑其餘多所誅戮當時諸臣大有議其免澑者此故特傷之言已逃居暗室豈知禍復有門盡舉而殲之也覆巢遺種無人護持原同一物之可欺然安知其冤橫所結不憲物而爲厲哉用事皆切晉地晉解謂甘露地晉解謂之變非也

過姚孝子廬偶書

徐曰邵氏聞見錄唐永樂縣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貞元中嘗成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

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墓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刻石表之河東尹渾斌上其亭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她孝子必卽其人次聯指藍墓事三聯哀慕不衰七句旌表里間也嵇邵氏聞見錄謂栖筠而下至宋政和中葬居二十餘世專以一人守墳墓世推草長公平者主家政三百餘年無異爨者祖水蒸談錄筠作雲宋史孝義姚宗明傳亦作雲云經唐宋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拱木臨周道

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龐氏詩母至孝妻夫之木拱矣

荒廬積古苔魚因感姜出

詩妻龐氏詩事母至孝妻

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餉又不能獨食夫婦努力作供饑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永平三年察孝鳥

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佩傳佩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

服鮮異知非常人遺隨而看之但見雙鯉舞而冲天

御覽引

聖朝文德備貞見矣蕭何非獨路人哀

洛口義山喪母未久故觸緒成篇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遂作憶雪
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於遊舊

舊書志武德初置蒲州開元中改河中府

憶雪

竇人方樂

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注曰冬日可愛

同雲候稍愆

上天同雲雨雪零霽

徒聞周雅什

卽上小雅謝惠連雪賦詠南山於馬稚非此所用

願賦

一作誦

朔風篇

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雪時歌北風於衛

欲俟千箱慶

誠乃求千斯倉非此乃求萬斯箱

須資六出妍

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詠畱

五谷主詩詳注

卷十一

七

飛絮後

展歌倡

落梅前

樂錠橫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

庭樹思瓊蕊

尺日

左傳平地尺爲大雪

豐待兩岐年

詩傳明年之冬必有積雪後漢書張堪爲漁陽太守勵民耕種以致殷富

粧樓認粉綿瑞邀盈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預約延枚酒

雪照微霰零密重下王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虛乘訪戴舟

古語林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聞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在剡乘興棹

舟訪之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書孤忘業

宋齊語孫康家晉書王恭傳恭披輦裘涉雪而行孟昶範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披輦阻神仙

家語孔子曰周公下白屋之士

幾向霜階步頽將月幌褰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願然

風起誰言非玉座

殘雪

日月首七十八
註曰白屋草舍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

何遜詠雪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座

遠牆全剝粉傍井漸消

銀牘

拆用粉牘用冰左傳王使周公閭來聘享行昌歎白馬形鹽辭曰國君文足邪也武可畏也則有鹽虎形以獻功吾何以堪之爲

山幽玉人

晉書裴楷傳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餘見日高

珠還猶照魏

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珠實而海出珠寶通商貨雜

先時宰守貪穢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嘗到官去珠復還餘見詠史文記蘭相如奉璧西入秦說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秦

星碎尚留

柱落日驚侵畫餘光悵惜春簷水滴鶯管

真地記太湖小山洞庭穴中有山液而成空中相

屋瓦鑊魚

楚辭魚鱗屋分龍堂質信賦魚漢后舊例卽用魚鱗之瓦

管

松曉翠粒新

述異記松有兩鳴三鬚七葉者言如馬齒形也言枝者非矣本草圖經粒讀爲釐

雍林愁拂

一作瑞誤

著砌恐行頻

焦寢忻無患

盡

因履見此謂

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

言退居者惟此

寒食行次冷泉

晏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馬食禁火三日前明統志冷泉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二十里炎夏清冷一本朝王阮亭寒獨驛程後記抵介休縣過冷泉關關爲太原

平陽要害又抵靈石縣縣新舊志汾州孝義縣有隱泉山頗長音近卽後稱冷泉

者

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

一樹花介山當驛秀

史記晉文公反國介子推自隱至死不復見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新書達汾州介休縣有雀鼠谷有介山

汾水邊關

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浸汾潞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又南

余過冠豸津汾津名也在介休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

梁陽道纍石就路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

北史周武帝大舉東討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

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賈

新序文公求子推不得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鄴中記并州之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核後漢書周舉傳并州舊俗以

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曰龍星木位春見東方心爲大火忌火之盛故謂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然傳文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以盛冬去

火發損民命非賢者意作書置子推廟宣示愚民風俗頗革豈是後

乃改於清明前耶琴操云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尤異辭矣

田日禁地悄然能使歡人生悲浩曰昔云歸家歸永樂也時方閑居故感子推隱处之事

評事翁寄賜食粥二筆爲答

評事翁似爲劉評事韋則赴鄭矣題一作寒食詩誤

粥香餬白杏花天

王煥寶與寒食節今人悉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餬引傷寒之

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

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遙

意秋遷見無題

五古

縣中憇飲席

晚醉題詩贈物華罷吟還醉忘歸家若無江氏五色筆

見牡丹

爭奈

河陽

一縣花

庚信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百帖潘岳爲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徐曰飲席似妓席與牧之忽發狂言同一豪致浩旦元歸家字則宜永樂縣也

花下醉

羨芳不覺醉流霞

揚雄甘泉賦曉青雲之流環今漢書注曰暖日旁赤氣也文選注善曰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發朝霞與瑕古字通此則謂酒互詳

武夷山更燒高燭照紅

粧從此脫出

皓日最有韻

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

蘇東坡詩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裁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卽事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

晉書陶潛爲彭澤令餘見移家永樂

桃散武陵

霞

閩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得一山有小口舍船從口入其人云避秦來此不復出焉停數日辭去

枳嫩棲

驚葉

後漢書仇覽傳枳棘非鶯鳳所棲

桐香待鳳花

詩鳳鳴矣于彼高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禮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

藤紫弱蔓

綏形如藤紫詩家常用

袍草展新芽

古詩青袍似春草

成蹊跡尚貽

史記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芳年誰共玩終老召平

瓜

更記蕭何國世家名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後謂之東陵瓜錢曰寶敍六句又以瓜字落韻律法犯矣後列敍一革一木結從今

春推下

似無碍

自喜

自喜

牛舍

古今注蝶牛陵螺也野人結圓舍如其殼故曰蝶牛之舍魏志注案魏畧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蝶牛螺蟲之有角者俗或呼爲黃犧先等作圓合形如蝶牛蓋故謂之蝶牛廬

藥定香草

謝朓詩紅藥當階副

虎過遙知穿魚來且佐庖慢行成酩酊

醉酊見山西簡傳詩後之有筠也

系

樂營鄰壁有松

移都壁暗用畢卓阮籍事詳
酒酉後輒懷寄秘閣餘見淳州

置酒

次句言家室相聚三

四節上章悉已芳茂之意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閑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

俗曰念歲華是不能忘

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

苔荒任逕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題道靖

一作靜

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虢州刺史捨

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宜室志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文宗時

雷首山控中條山括首山兼跨數邑之境永樂舊隸虢州徐曰英華有權德
與中蘇宋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云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三
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上獻卽此人也顏固好道矣校宜室志鄧太元
錄案留貯院內輔人侯道華在院爲供給者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
之於口曰天上無恩憎仙人一旦不見惟耽盤桓友挂松上畱偈一

首方驗籍太元藥仙去時大中五年正月也此詩在前偶附志之

紫府丹成化鶴羣

抱朴子頃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餘詳後神仙傳蘇仙公軒升雲而去後化白雀止郡城東北樓又丁令威事見下喜雪

青松手植變龍文

按拾遺記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有東得節皮如龍鱗盤根樛枝四時青青以龍狀松習見語也抱朴子松三千歲皮中

別有仙家曰

後漢書方術傳苑長房爲市吏有賣藥老翁感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走入壺中移神仙傳凡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皆出自壺公

賓上猶多隱

士

者

雲

陶宏景答詔詩山中

獨坐遺芳成故事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幕席而坐故不歸號曰

寒帷

舊貌似元君後漢書

王琰爲冀州刺史舊傳車駕臨赤帷裳即日刺史當遠觀廣聽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太素三元禮道書屢見

徒望朝嵐與夕曛

王琰爲冀州

刺史舊傳車駕臨赤帷裳即日刺史當遠觀廣聽何垂

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太素三元禮道書屢見

題小松一作柏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寂寞雪霜多後

始青葱

爾雅青謂之葱蘋雄草
泉賦翠玉樹之青葱

一年幾變

度

一作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

魏文帝芙蓉池作秉蓋夜

功

漢書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

爲謝

西園車馬客定悲搖落盡成空

魏文帝芙蓉

行遊逍遙步西園曹植公宴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又云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芙蓉秋蘭俱不耐久故云然以此嘲黃河已殊覺疏薄不似義山手筆浩旦頗如何評而首句與前題無非自裁合故從原編列之

七夕偶題

寶文搖珠珮

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故或名

河鼓爲牽牛也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女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常娥照玉輪

車遠爲之照輪珮輪皆謂

織女

崔嵬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故或名

之渡河也靈歸天上四

史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

之渡河答曰管詣牽牛

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節選引大象列星圖曰古歌

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爲吳音訛而然後爾雅本作何鼓注曰今荆楚人呼

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則知原不作河宿人七日夜歌靈匹怨離處

巧遺世間人

或以金銀鏹石爲鍼陳瓜果於

中是以乞巧有喜子稱於瓜上以爲符應

花果香千戶笙竽濫

一作

四鄰明朝麗嬪鼻方信

阮郎

一作
貧

符林七賢論

阮咸籍兄子也。讀阮俱善居室，惟籍一巷尚道業，好酒

家誤

而貧七月七日晒衣諸阮庭中，燭然莫非綺錦，咸時總角乃暨長竿

標大布犧鼻補於庭中

未能免俗，聊復共爾。

告旦極平實，却有寓意。蓋借言婦於王氏也。一二謂作合者，卽戊辰會。靜中西山南吳之意三四，謂成婚得佳偶五六，卽事七八，則自訴清貧與王氏之富於財者異也。餘外易文中有數語，可互參。

秋日晚思

桐槿

日零落雨餘方寂寥枕寒莊蟬去

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曉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此之謂物化。

謂物化

窗冷角螢銷晝費車胤字武子，祖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取適琴將酒忘

名牧

與樵平生有遊舊一在烟霄

菊

暗暗澹澹紫

融冶冶黃陶令離邊色

見移白菊，霜露含空，致

仕還家陪庭

幾行之感

幾時禁重露，貫是怯斜

一作陽，深憂遲暮，願泛汎金。

鳥鳴西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御覽晉咸康起居注詔送遼東使鸚
娶武鳴杯領表錄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觜故以此名設上青絲班文大
者可受一升設內光鑿如雲母裝爲酒盃奇而可玩梁簡文
帝詩車渠駛酌鸚鵡螺傾酒源曰金鸚鵡或範金爲之也

升君白玉堂

家居結望入朝

漢宮詞

徐昌黎續砂唐詩作杜牧詩檣的是義山筆

青雀西飛竟未迴

山海經西山經玉山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噴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三青鳥已見聖女祠又見西山經三危之山又見海

內北經注皆云爲王母取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東方

朝曰酉王母欲不

來有頃王母至

卽華清宮長生殿側見舊書紀此則用漢事種曰以武宗架望仙臺比事屬辭

臺皆言有

承露盤

田曰深庭不露方是謾諱
韻曰武宗
韻曰山間居時多借以自慨非謾諱也

玉符士詩詳注

卷一

七

所居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雞黍隨人設
蒲魚得地生

周易青州充

利蒲魚

前賢無不一作

謂容易卽遺名

曹植七啓君

子不逐俗而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

會昌一品集有
河東留後任曉

卽此
人也

萬里誰能訪十洲

十洲記祖洲瀛洲二洲炎洲長洲元洲沈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

斤斤亭雲構壓中流河

鮫

一作
蛟

縱玩難爲室

不尋海區鮫人之室郭璞江區鮫人構館於懸流

難爲室如世說陳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之意海蜃

遙驚心化樓

使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江瑞文對牀夜語不過蛟室

蜃樓耳而點化如此世稱王禹玉鳳輦蒼山之可本斯意也

唐六典造

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鑿輕舟

徐昌東岸河東縣西岸河西縣唐六典造

舟爲梁河三洛一蒲津浮梁河之一也

更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

閭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

義曰今蒲津橋也新晉志河中府河西縣

蒲津關一名蒲阪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雜浮梁

荷曰只可施之新船移

掇泛題不得所以尤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宋曰曲名緣起未詳後當是義山自撰之曲取義於北齊耳隋書樂志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

倚絃而歌別采新聲爲無愁曲自彈切至晉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曲終樂闋莫不悵然舉往哀來竟以亡國

東有青龍西白虎

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西宮參爲白虎張衡靈憲蒼龍連結於左白虎搔據於右

度更記天官盡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索隨曰物理論云歲行一

次謂之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正義曰天官云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福

中含福星包世

笑清潭鑿天不到牽牛處

校北史齊周紀齊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定居焉及文宣帝受東魏禪都鄴而晉陽往來隔在鄴在東晉陽在西故首句云然兼取漢世蒼龍

天河謂笑其一壺之水不其莽

一作易路雲天馬也校賦國齊策世無骐驥足顧忌開墮所不到也馬賦雲騎蹠同

猶駕耳王之駒已備矣商子亦云駢駢驥耳後漢書秦彭他屬驥驥之瑞又李斯傳注引孔子曰剝胎殺天則

駢驥不至南史梁武帝紀鑿井得玉錢駢驥諾史中駢驥字甚多蓋唐以前駢驥駢驥轉移互用不足疑也乃注開策及杜詩者頗疑之故詳述焉

漢書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又越宛馬作天馬歌五詳及陵

牛山撼碎珊瑚聲

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捨地志牛山在臨淄縣晉書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王愷珊瑚樹

秋娥占

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

十二玉樓詳九成宮北史齊紀文宣營三臺於鄆下踏雲二句指周師之至後主走青州故用牛山也周武帝平鄆詔僞齊東山南園及三臺並毀撤諸物入用者盡賜百姓晉陽十二院當亦毀矣故曰無故釘

推烟

唾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

接詩義疏有青桐白桐赤桐朱陳翁相諧頗

孫之義紅桐言貴

種指神武子孫也

白楊別屋鬼迷人

古詩驕車上東門遙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已口音此善麗魯春秋胡玩蠶作蠶晝校墨數云秋胡妻作梁處辭論晝表子敬門生言女蠶系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北齊書周軍奄至太子恒淑妃及韓長智等皆爲所獲時齊之太后諸王同送長安至建德七年數十人無少長皆賜死神武子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改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此故言其人已死惟有暗記其事者

日暮向西非

風牽短絲

接上白楊謂楊柳絲也

血凝血散今誰是

活口寶詠北齊而暗有寓意也蓋追悼劉從諫之作東晉西羌喻南北司如水火也福星謂天子也玉壘二句暗道從諫欲入清君側之惡也騏驥四句謂天兵往討夷其茅土也牛山暗言七國石崇寓石雄入潞州也推烟以下謂誅劉稹後其母阿裴及弟妹從兄輩並停至京斬於獨柳下也亦皆載晝書紀傳又新書言郭諱斬稹恐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役之矣空留句謂徒有暗記從諫之事實者其以北齊爲言者澤潞爲河東道與北齊晉陽鄰接也蓋至劉稹方拒命而其先從諫尙扶王

室又頗得士大夫之
心故猶有默傷之者

寒雪

朔雪自龍沙

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葱等尺寸龍沙注曰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據此注龍沙似分言亦有謂沙形長直如龍者

呈祥

可嘉有田皆種玉

水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父母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

田求得五隻徐氏妻之送回家為陽氏指教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因而氏

焉陽公受玉田之賜今耕九分玉田固極他書陽多作楊或作羊翁伯亦小異

無樹不開花

劉庭琦瑞雪篇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裏不生梅

班扇

一作班婕妤好怨歌行新制班婕妤辭難

曹衣詒比麻

衣如雪

薰歸免少

宅

晉書王羲之傳字逸少善書要錄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性好鵞山陰毫磯村有一

道士養好鵞十餘頭往求市易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而無人能書

府君若能自屈求道德經各兩章使入以摹

度之便住半日爲寫畢能盡而歸

崔鵠滿令威家

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

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爲寫畢能盡而歸

崔鵠滿令威家

人後化鵠端遼集城門華

表柱有少年欲射之乃飛掣相空中言

日有鳥有烏丁令威千年今始歸

王詩注

卷之二十一

寒雪

令造戶曹操排闥問定定已絕數妻子皆

依稀履跡斜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卧在床令造以乾糗就迺之定乃受半

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人疑遊

洛水妃虛如

洛神賦飄飄分若流風之迴雪

服鹽車而上太行

洛水妃虛如

若流風之迴雪

東晉謝玄重羅幕乘冰雪白

策驥

戰國策

聃辭追一作許謝

屢見謂追雖

和曲本慚巴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日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千

人餘見移白菊

此謂閩中唱和

粉署閣全隔

見行次昭應縣

霜臺路漸

正

賈

通典御史臺

時

爲風霜之任

此時

價貨酒相望在京華

洛水妃虛如

若流風之迴雪

東晉謝玄重羅幕乘冰雪白

策驥

戰國策

小園獨酌

洛水妃虛如

若流風之迴雪

東晉謝玄重羅幕乘冰雪白

策驥

戰國策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來半展龍鬚席

洛水妃虛如

若流風之迴雪

東晉謝玄重羅幕乘冰雪白

策驥

戰國策

雷鳴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來半展龍鬚席

洛水妃虛如

若流風之迴雪

東晉謝玄重羅幕乘冰雪白

策驥

戰國策

時

爲風霜之任

此時

爲風霜之任

此時

爲風霜之任

此時

爲風霜之任

此時

虛信感前梅

何日苟句生動與小
桃園詩皆是管體

小桃園

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暄坐鬪當酒重送客出牆繁啼久艷粉薄
舞多香春誤一作雪翻猶憐未圓月先出照黃昏

自貺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

晉書隱逸傳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

小人邪解印去縣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居曰似永樂開居作或以紙有傲情更無他慚

疑前尉宏農乞假歸京時作亦合今且編此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壽得雨因賦詩

甘一作井誤膏滴滴是精誠

春秋僖公三年六月雨公羊傳注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後漢書諒輔傳爲民祈福精誠懇到

畫

玉谷主詩詳注

卷一

七

夜如絲一尺盈

張協詩密雨如散絲

祇怪閭閻喧鼓吹邑人同報東長生

晉書東晉

字廣徵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皆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晉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贍之報東長生此用反託法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
眼穿仍欲稀一作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漢賦臨水遠望泣下沾衣田曰起趨忽連落花亦

看作有情矣結亦雙關楊旦一結無限深情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邱園坐四春當至會昌六年矣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一作無人貨曰無酒無人反不如併花月而去之二語沉痛青袍似草年年定屢見白髮如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

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

過故府中

何旦中字衍

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舊書志北京太原府領縣十三交城隋分

晉陽置初治交山
後移治却波村

畫則亦有
熊羆之士

信陵亭館接交

卻覽別園經凌儀有信陵亭在畱城內卽魏公子無忌勝樂之地

水經注晉

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曠景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爲廷尉賓客閑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非用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風飄大樹撼熊羆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

中號曰大樹將軍爾雅熊虎醜羆如熊注曰

能拔樹木昔日多賓客部曲今惟燕雀熊羆

引董澤之蒲是乃爾稚楊蒲柳可爲箭者誤矣餘見移家永樂縣此則以投筆謂封侯也

芳草如茵憶吐時

謝萬春遊賦草

書丙吉取吏嗜酒數適蕩嘗從吉出醉歌永相車上西曹

山下祇今黃絹字

後漢

主更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書孝女曹娥傳上虞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會稽典獄邵淳爲曹

娥碑文操筆而成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並曰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

碑下楊修見碑背題字已解魏武行三十里乃得之與修同黃絹色緣於字爲絕幼婦

少女於字爲妙外孫女子於字爲好鑿曰受辛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接連之史書

蔡邕亡命遠至吳會自可題字魏武與修何緣得過碑下注世說者已疑之

晉書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封南城侯鎮襄

陽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遷憲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北齊書李稚廉饒高祖行經冀州捨令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

活曰百朱長孺妄以武威公爲王茂元諸家得仍其誤王稚瞻濮陽人父子官蹟皆未一至河東何得交城有莊且有碑紀功哉義山爲茂元壻何僅曰故府茂元諡威

何加武字哉太原王氏亦有封武威者如北齊王儼之父贍武威王之類而此必非也余初以漢有劉武威定爲追感劉從諫之作舊新書言失意不逞之徒皆投潞州

故以信陵好客比之舊紀開成元年從諫奏開儀夷山路通太原晉州故次句云從諫加同平章事故六句云六州兒者指河北魏博諸州也舊新書繼威傳自至德中

田承嗣盜據和魏濬博衛只等六州募置牙軍語曰長安天子庭府牙軍謂其勢強也魏博六州唐時常語如舊紀元和七年魏博田興請裴度至六州宣達朝旨太和

九年歲飢河北尤甚賜魏博六州粟及平淮西碑魏將首義六州降從之類蓋河北

以魏博最強而昭義本由相衝分擅一氣相依故此云六州兒而文集亦以六州向

化指河朔之來服也劉氏之鎮昭義從諫居其中故隱曰中武威公也稹以叛誅而

從諫頗可追惜也今思交城自屬太原地不相涉武威之稱亦太假借恐又非也再

檢唐表武威李氏抱真喜招致天下賢雋飾臺沼以自娛其所鎮亦昭義非太原范

陽李氏載義封武威郡王太和七年鎬太原其吏下諸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詞開成二年卒似相近而實不可得其他李氏之或家太原或封武威者皆無可徵其曰

故府曰感事必有實事在焉尋考未符惡可妄斷又曰願以爲李光顏也舊書傳

紀李光進父良臣光進光顏兄弟家於太原光進以破賊多戰功封范陽郡公進武

威郡王元和六年賜姓李氏十年卒光顯討吳元濟功冠諸將穆宗卽位之年由邠

淚痕猶墮六州兒

晉書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封南城侯鎮襄

寧赴闕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司徒兼侍中敬宗寶歷元年由忠武移太原尹北京留守二年卒謚曰忠光進光顏皆大著功勳屢爲節鉞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光顏忠誠尤烈金石錄云榆次縣有李良臣碑而朱竹垞嘗集跋榆次唐碑兼光進光顏也光進傳晉武威郡王碑晉安定郡王其詞令狐楚撰光顏碑李程撰開成五年立傳不書封爵而紀於邠寧入朝時書武威郡開國公矣前明統志云榆次縣北十里良臣與子光進光顏孫昌元等五墓並列墓有碑今磨滅夫光顏家在太原墓在榆次則有莊在交城似亦可也次句似謂與太原家祠靈爽相通六句點明曾加平章光顏討淮蔡時却韓玄美妓之遺座對三軍誓死無覩今之討昭義者有是忠勇之師與題所以云感事也惟故府字與五六句或疑義山昔在李石幕而追感之選書傳石封體西都開國自會昌五年後卒此云武威相類而稍隱之亦未細符也又曰自和劉評事永樂閒居以下約四十章皆將居永樂及以後數年作也舊來集本頗倒錯亂惟中下兩卷中所編永樂時詩頗有連十餘篇尙能彙敘者余得會其意而通之不必皆有確據之語也乃又雜政前後之確有可憑者並列焉要之皆非武斷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
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如自者犧牛釋游器於市中

金微却是無情物

國史趙廣中雷氏斬琴常自品古詩上山采蘿無下山途故夫像見送裴十四何

不許文君憶故夫

旦以無情謂金微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儕輩

蜀桐

梧

玉蟲高桐

一作

拂玉繩

見後武侯廟寄令狐學士

上含非

一作

霧

下含冰

使記天官

畫若霧非

徐子曰

機

霧衣冠而不濡見
則其域被甲而超
詩齊儻采南吟秦娥張女彈彈與館漢叶作去聲琴操第十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按
英華及諸舊本皆作壞考御覽玉海引琴操本皆作壞而他書或作壞說也廣陵散詳
晉書嵇康傳意取

壞陵必非廣陵

告曰

此二章余早悟爲間之於西川者發也但初定爲大中二三年有希望於杜悰之
作今乃知其非矣當與成都高苗二從事互看唐人托與每以夫婦之情喻君臣師
友之契合寄蜀客篇文君故夫喻本是師生情更濃至其人必離西川故言今豈還
有長卿哉何向之工於排闥也蜀桐篇言其身名高顯蒙上凌下昔年爾實壞我豈
知今亦遭斷壞哉其人或廢棄或已逝也皆未定何年所作以會昌末鎮蜀者已非
高錯故酌綴此愚細味詩情詳探遊跡始能得之舊解動指令狐於蜀客奚取焉壞
陵或謂當作廣陵以喻杜悰由蜀移淮
南不知移鎮依然頽蕪義必不可通也

昭肅皇帝挽歌二首

舊書紀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帝不豫疾篤是月

八月葬端陵送左傳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卽挽歌之始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蓋追羽林孤兒前擢歌者六十人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

喪及大臣之葬執紳者挽歌古今注趙幕高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全唐詩中大行挽歌亦有奉勅

撰者此疑代人之作

九縣懷雄武

後漢書九
縣賦回

三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

史記周本紀共王崩子懿王葬立懿王崩共王

弟辟方立晉書紀遺詔立光王爲皇太子卽皇帝位

更記封禪書天子病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

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詩是用此事非用長陵女子也晉書紀禹重方士服食

修飾親愛法錄至是藥根通鑑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

更記封禪書律歷志候氣之法殿中若朝露尙欲延年益壽乎古今註

露露之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金莖夜切雲

三輔故事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享大七圓餘詳漢宮詞

玉塞驚宵柝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庭以玉門陽關而古日陘塞也此謂破回鶻也晉書劉曜遣石雄至振武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

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遂

金橋罷舉烽玉海地志金橋在上黨南二里景龍三年明皇經此橋至京師史記公子

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王懼漢書音義書則燃燧夜則舉烽此謂平劉稹

始巢阿閣鳳集於林苑餘見隋書太平則鳳

武功既成將致太平也

旋駕鼎湖

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頸

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頸龍頸拔墮黃帝之弓乃抱其弓曰

烏號

門

因通神鼓

秦質漢復凡宮中漏夜盡鼓鳴

則起餘見覽古又臨海記郡西有白鵠山山有石鼓相傳云此山有白鵠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劉琨定軍禮或曰鵠鼓精也昔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鵠破鼓而飛乎雲表古今樂錄及吳錄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鵠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遂通神用此非用周禮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之類

見覽古張衡西京賦晝夜巡晝

此謂晝夜鼓沉冥冥長夜矣

小臣

見晝武帝元封元年東巡登封泰山

莫駿昭華

昭華之琯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隣相次銘曰昭華之琯

甲以居神乙以自居海迷求藥使

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秦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漢武帝東巡海上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餘互詳海上

雪隔獻桃人

拾遺記西

王母進周穆王陳州甜雪萬歲冰桃餘兒聖女劉蕡書紀會昌元年六月衡山道士劉
元靖充崇元觀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命與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受法錄

三年築望仙觀於禁中四年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五年築

望仙臺於南郊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生之術帝遣中使迎之

折三輔黃圓桂宮漢武帝造閒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宮北從宮中西上至延章神明臺

蓬萊山西京雜記武帝爲七寶牀鞋寶按廁管屏風利寶帳設於桂宮接桂庭當用

此而兼用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好樓居於是上令

松房白新柏松屏柏城

作飛廉桂管使卿候神人青雲用仙人乘雲而下之意

松房白新柏松屏柏城

習用語也舊引符子堯白余坐華殿之上森然面松生於棟立檻屏之內

霏然而雲生於牖似之而非也白露亦因陵習用此更切八月初葬

松房白新柏松屏柏城

見送李千壁動滿秋塵

舉一作舉誤宋本作舉極滿一作淨今從皮錄

牛赴闕

與史記封禪書作乘轂後世喪儀每作輦謂葬時輦輿

也若如朱本謂舉樹而旌爲之淨

亦通然此體只取莊重故韵定

田云安整哀切就挽事作歎不失謨序之體清曰武宗大有武功

篤信仙術絕類西漢武帝三詩用典大半取之極辭贍中殊含棲婉

茂陵

漢書武帝

漢家天馬出蒲梢

史記樂書武帝代大宛得千里馬名曰

天馬之歌互見無愁有愁曲

郊

皮錄首二句誤出韻按唐人不拘漢書西域傳天宛左右以蒲陶爲酒俗者酒馬者

日宿漢使采蒲陶日宿種驥天子以天馬多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旁

丘谷

仁寺羊主

苜蓿榴花偏近

蒲梢作天馬之歌互見無愁有愁曲

極望焉。博物志裏卷使西域遺得安石榴胡桃蒲桃

膠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已斷之絳刀劍折之金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此膠武帝以付外庫不知妙用也。帝幸華林園射虎。弩絳胶使者特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絳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膠終日不脫。膠色青如碧玉。戊鉛含鳳嘴謂口濡膠也。

層車無復面佳羽後漢書有九旌雲罕鳳韁戟皮軒鸞旗鸞旛者編羽旄列繁幢旁民或謂之難翹非也。餘見陳後宮此謂已殂落。灣絳可續而壽命難延。五六又追述。

憐方朔

神農經王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服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抱朴子內篇五原蔡延入山而返。家云到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須

王井水洗之便軟可食。餘見聖女祠楊慎曰本是瑤池宴罷。王母俗作此句直似小兒語耳。宋曰漢武內傳王母降承華之宮若瑤池西宴自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偏檢朱本俱無之不可以語出用修而不疑其實。輕此游極是不可震其名而爲所欺也。

金屋修

一作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

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

屋。時之漢書外戚傳武帝卽位陳皇后擅寵貴十餘年此舉一以該後宮。

言未

屋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傳武子卿爲校中郎監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昭帝始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

出及還被髮嚬目。

宋白

此詩全是託謔武宗制曰首二謂鈍遠路三四謂好猶五謂好仙六謂好內結信蘇卿一禪謔刺自見言外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清曰武宗武功甚大故

茂陵松柏雨

音節

信蘇卿一禪謔刺自見言外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清曰武宗武功甚大故

首聯重筆寫起不僅游獵武戲也推之好仙好色而仍歸宿邊事武之所以爲武也亦非專是託諷謂借發故君之感則合乎忠厚矣蘇卿未必有所指徐氏謂宣宗立武宗朝貶逐五相李宗閣楊嗣復牛僧孺在珙李廷同口名遷義山本牛黨蘇卿指僧孺等深文之論吾無取焉又曰此章的是極武宗矣然謂正詠漢武以爲諷戒意味固已深長詩中妙境其起苦博隱人自領之耳

漢宮

通靈夜

三輔黃圖王褒雲陽記曰鉤弋夫人卒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後通鑑泛指此事亦可太平廣記引漢武內傳

承露盤晞甲帳春

見履一作不來王母西歸

宋華旦集作王母西歸何

處去武帝內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

北上冉冉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帝崩餘皆別詳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恩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姣姣共來遲接李夫人對禪晉書王夫人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虛追

一作隨誤

落日行

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驥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駒綠耳

天子主車遣父爲御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李父山山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驛驅緣耳盜驕之乘獻穆王使之駁以見西王母

沒喪天子傳天子西北口姪姓也盛桓之子也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華之臺天子東

廟天子永念傷心乃南葬史記周本紀穆王卽位春秋

葬盛姬於樂池之南

君王猶自不長生

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莫恨名姬中夜

采曰新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絢顏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俊服光
侈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惑方士餌藥寢不豫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顧
與汝辭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死及大漸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帝崩卽自經幄
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葬歸陵之柏城義山豈感其事而發歎榜曰康駢劇談錄有
孟才人範於武宗帝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無復生爲是日令
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聞者涕零後宮車妥惄哀痛數日而頰名姬亦可指此徐曰
張祜詩有孟才人歎序稱才人以笙簧獲寵上曰吾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
以此就絃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謡對上歌一曲以泄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
頰上令醫候之曰肌尚溫而脣已斂其事皆大同小異豈宮闈事祕傳之者不得其
眞乎祜曰以上兩章皆武宗崩後作無疑也漢宮首句指道場法鏡下二句言王
母不再來方朔又去帝求仙之道絕矣未匱以重見托出李夫人之早卒運筆殊妙
隔帷遙望豈果能重見之耶或謂宮車晚出却與李夫人重見意亦通也考舊書后
妃傳云武宗王貴妃事崩而絕火卽位之年三月詔宮人劉氏王氏並爲妃及葬端
陵德妃王氏納焉通鑑載王才人事而考異引李贊皇獻督記曰王妃有專房之寵
至是嬌姪忤旨一夕而殞又引蔡州王貴妃傳帝升遐妃自縊仆於御座下又引劇
談錄孟才人窓於端陵之側而曰此事正恐是王才人傳聞不同也今合檢諸書竊

以德妃賢妃卽一人孟才人王才人事亦卽王妃也唐末紀載厖雜附會者多不足盡信

文曰欵晉記書於五年十月張祜詩序才人先帝而殂與廟後從廟不同合

之此二詩則妃必先帝

而卒史文當有舛耳

瑤池

穆天子傳卷三天子賓於西王母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詔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何無死尚能復來

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穀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瑤池阿母綺窗開

稱王母爲元都阿母見武帝內傳

黃竹歌

穆天子傳卷五日中大寒北風

萬里

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日貫闕寒云云陰玩傳文黃竹當在嵩高之西長安之東與西王母相遠固不必拘耳

八駿日行

二

萬里

穆天子傳卷四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裏列子穆王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狂子美集靈馬讀原注穆天子傳飛兔驥驥日馳三萬里按宋書符瑞志飛菟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天應其德而至驥驥者神馬也與飛菟同社策所注俟再檢

穆王何事不重來

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餘蹕見

錢曰此方
事錄學仙

過景陵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鉛金丹小不豫庚子暴崩葬景陵新書志景陵在同州奉先縣金城山

武皇精魄久仙昇帳殿淒涼煙霧凝

通惠葬儀備列吉凶二駕神駕至吉帷宮帳殿進轎車靈駕至凶帷帳

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

三國魏志太祖武皇帝葬高陵故在鄭之西岡故稱西陵許後東

阿王餘見

挽歌辭

浩曰此篇意最隱由假景陵以諱端陵而又追慨章陵也鼎湖喻新成陵寢西陵喻

章陵而痛楊蕡妃賜死事也有前諸詩可証言豈獨文宗不能庇一姬耶憲宗與武

宗皆求仙餌藥致疾故用黃帝

上仙而篇首武皇微而顯矣

四皓廟

戊鑄無
廟字

本爲留侯慕赤松

史記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顧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

漢磨方

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

史記淮陰侯列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問自追

得虛當第一功

見韓碑

無雙者國士

孫曰此詩爲李衛公發衛公舉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故假蕭相以譏之浩曰徐陵甚精舊新書武宗五子並逸其薨年然通鑑云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則其時武宗之子未盡也留侯之使呂澤迎四皓已在多病道引不食

毅赴門不出之後歲餘矣衛公始終秉鈞而竟不能建國本扶中人何哉蕭何爲相至惠帝二年薨詩故確據漢事而婉轉出之會昌一品集賜石雄詔云得飛將於無雙此擬韓信正合集又有天性論爲莊恪太子事而歎無人似一言悟主也比類而觀其能解於此章之冷嘲歟

玉谿生詩詳註卷一